

月栖湖，安邑坊最贵的妓馆之一。

不像那些价钱便宜的地方，这里只招待达官贵人，所以没有喧闹的大厅，进门就是一条狭窄的步道，两边都是雕花的榫木门，旁边的木牌上用墨笔写着“雪浓”、“伐柯”、“中山”、“朔月”一类的曲牌名。看似一模一样的榫木门，推开来各有天地，每个房间的装饰都不同，有的是晋北的简约，有的是南淮的奢靡，有的则效仿帝都公卿家，用具字画都是真品，还有的看起来像是北陆蛮人的帐篷，满地铺了丰厚的皮毛，女人弱不胜衣地趴在皮毛上，抱着靠枕，媚眼如丝。

厚实的门和墙把里外完全隔开，对着走道也不设窗，所有的声色都被锁在小屋里，只供那些贵客消遣。

苏铁惜一身小厮衣裳，端着个盛满酒的锡壶，沿着楼梯级级而上，听着步道里回荡着自己的脚步声。他登到最高处，停在走道尽头的门前。这扇门比其他的门都要厚重和精致，雕着千万朵盛开的细花，旁边的木牌上是“棠棣”二字。“棠棣”这屋是整个月栖湖里最大也最奢华的，天女葵初来月栖湖的时候这几乎是她独占的房间，苏铁惜每每上酒，推开门就听见琴声袅袅。

苏铁惜扣了扣门，推门而入，没有琴声，只是一片死寂，可屋里坐满了人，清一色的男人，每人面前一张小桌，桌上只有清水。

“关上门，你来晚了。”中间主座上的年轻人冷冷地说。那个人看起来年纪和苏铁惜差不多，一身华贵的青袍，漆黑的长发随意地束起在头顶，几缕凌乱的发丝也不收拾，垂在眼前，遮掩了他的眼神。苏铁惜第一眼没有看他的眼睛，而是手，那个人端水杯的手上有七枚质地不同的戒指，动静之间光芒刺眼。

苏铁惜点点头，把自己胸口的铭牌摘下来挂在门外，而后把门紧闭。这是告诉他小厮这屋有人伺候了，不要贸然闯入。

“坐在我身边。”一身白衣的师范拍了拍旁边的座位，他在屋里仍旧戴着斗笠，斗笠下的嘴角露出一丝笑。他像是这屋里唯一一个注意到苏铁惜的人，其余的男人有的半阖着眼睛，有的看着自己的手，有的低头喝水，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或者说，什么都不做。

“苏家，苏秀行。”主座上的年轻人撩开遮眼的发丝，瞳子里仿佛有刀光一跳。

“诸位不必自我介绍，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名字，你们做过的事，你们能做的事，一切。你们可能还互不相识，也有可能是从小的朋友，但是不要说名字，更不要打听如今各自的身份。”苏秀行冷冷地说，“你们都是本堂最出色的刀，刀只需会杀人，无需知道很多。”

“是。”只有一个人含笑应了，依然是苏铁惜的师范。

“苏徽，有些话我不需要别人回答我。”苏秀行漫无目的地看着前方，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看任何人，好像在座的都不值得他看。

苏徽再次笑了，却没出声，转向苏铁惜，竖起一根手指封住了嘴唇。

“我年轻，资历浅，没杀过多少人。”苏秀行接着说，“但是我召你们来，不是因为我是唐公爵的表弟，而是我代表苏家，带着老爷子的手令。你们心里或者不服我，可别露出来，我年纪小，脾气不好。”

没有人说话，男人们依旧把目光投向不同的地方，喝水的仍旧喝水，看手的还在看手，阖眼的也没睁开。

“你们从前听命于不同的人，但是从我进入帝都开始，直到我离开，天启城里只有我说话，你们照做。”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一（2）

“这样的事以前没有过。”座中一个男人冷冰冰地说。他刚才一直看着自己的手，此刻抬起了头，却不是看向苏秀行，而是直视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方面浓眉的男人，那个男人一直在喝水，却一直没添水，按照他这么喝，那杯水早该喝干了。

“这几年来很多事以前都没有过，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杀的人比不上这几年的零头，本堂过去几十年里死的人加起来，包括老死的，都没有这几年死的人多。”苏秀行冷笑，“龙夏，是不是？”

喝水的男人龙夏默默放下杯子，扭头看着苏秀行，浓眉不悦地皱了起来，“刚才春山君说不要提彼此的名字。”

“我是说你们，不包括我自己。”苏秀行说。

“带着一份老爷子的手令就可以这样嚣张？”龙夏摇头，“春山君，那就实话实说，我们并不介意你年轻资历浅。可任谁也不敢这么嚣张地做人做事，几百年来本堂都有一套做事的方式，每把刀都有固定的联络人，合起来就是蜘蛛网，哪一根丝线出了问题就切断，谁都可以被牺牲掉，除了老爷子自己，他是我们这张网上唯一

的蜘蛛。可如今看春山君的意思，是要把所有的丝都收到自己手上，那么春山君是要当我们的蜘蛛，我们大伙儿得全力保护春山君，如果春山君落入辰月的手里，受不住刑罚把我们都供出来，本堂在天启城里的势力就毁于一旦。是吧？”

“龙夏，天启城里龙家的好手，有多少人在你手下？”苏秀行并不回应，换了话题。

龙夏不明白苏秀行的意思，沉默了片刻，“七个。”

“我早就听说龙家家主很赏识你，居然给了你七个人，果然真器重，在天启城的龙家人里，你大概能排进前三？”苏秀行还是直视前方，“你是个有地位的，是不是觉得我来这里抢了你的风头？”

“我为家族出过十三次刀，杀过四十七个人，受伤无数，命是刀下捡回来的，所以有今天的风头，我的风头硬得和刀一样，不是一般人能抢走的。”龙夏说着抖开了袍子，把两只袖子在腰间系紧，露出野兽般的身躯，筋肉紧得像是铁块。他虎一般扫视众人，端起面前那杯水一口饮尽，冷冷地说，“没有酒，为什么？”

屋里回复了寂静，呼吸声都轻了许多，所有人都在扫了一眼龙夏的胸口之后立刻挪开目光，有几个人脸色微微泛白。龙夏的左胸原本罩着一块纯银的护心甲，脱下袍子的时候，龙夏也摘下了那块护心甲，露出一个漆黑的洞，横着两根肋骨，隐约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跳动。

那只能是龙夏的心脏。

银质的钩子穿入肌肉把肋骨勾连在一起，时间已经不短了，钩子和肌肉完全长合在一起。看到这样一个伤口，不知该惊叹那次受创之重还是惊叹疗伤大夫的手段，那是把已经塌陷的半边胸膛用金铁重新架了起来，把死人从地狱里生生拉了回来。

“我听说过阴家那次手术，至今阴家家主还借此夸耀阴家医术之高。”苏秀行居然笑了，“我原来还不信，现在看来不得不信了。”

龙夏把杯子扔到地上，重复了一遍，“没有酒，为什么？”

“只是我不太喜欢喝酒而已，”苏秀行转向苏铁惜，“小铁，你进来的时候是不是端了一壶酒？给龙家这位前辈倒上一杯。”

苏铁惜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苏秀行会称他为“小铁”，他听说过这个声名显赫的春山君，身兼本堂精英和世家公子的身份，苏秀行在天罗中的地位无可比拟，他又是个傲气之极的人，按说不该对于苏铁惜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杀手有兴趣。他起身端起托盘，走到龙夏的桌子前，拾起杯子，放回龙夏的面前，要给他斟酒。

“换一个干净的杯子！”龙夏扬眉呵斥，“脏了的杯子怎么用？”

苏秀行那张俊俏的脸上，神色微微一变。他原本慵懒地枕在靠垫上，此时却猛地收紧身体，微微离开了垫子，举杯的手凝在半空中。龙夏心里冷笑，转头看向苏秀行。他眼角的余光一直瞄着苏秀行，想看看这个年轻人的水有多深，龙夏知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在挑战苏秀行的权威，他要的就是苏秀行发怒，发怒的人就有破绽。

但是一个白色的人影忽地就站到了龙夏和苏秀行之间，挡住了两人的视线。他细瘦的身躯在双方凌厉杀气的夹击之下，显得越发得孱弱，却又如狂风中的瘦竹那样弯而不折，把一切压力都自己吞下了。苏徽站直了，微微一笑，迈着缓步走到龙夏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把一只白瓷杯奉上，“这是我的杯子，尚未用过，是干净的，我以命担保。”

龙夏只能看见苏徽斗笠下的半张脸，但那半张脸上的笑容却是格外诚恳。

龙夏微微收了气焰，“苏家确实有了不起的人才，你就是如今七卫苏晋安的死敌白发鬼？”

“我只是个守望人，真正的白发鬼是他，”苏徽一指苏铁惜，“我虽说是个师范，手上功夫却比学生差得太多。”

“真正的白发鬼不是那柄杀人的刀，是握刀的人，他是刀，你才是握刀的人。”龙夏举起苏铁惜斟满的酒一口饮尽，不屑地瞟了一眼苏铁惜。苏铁惜十九岁了，还长着一张大孩子的面孔，眼角眉梢甚至有些女孩儿的俊俏，眼帘总低垂着看向地下，还穿着一身妓馆小厮的衣裳，也没佩刀。龙夏刚才呵斥他的时候他也只是一愣，似乎想转身去拿杯子来。龙夏看不上这种人，根本只是个没脑子的杀人木偶。

苏铁惜把酒壶放在龙夏的桌上，和苏徽一起退回到了自己的桌旁。龙夏再一次看到苏秀行的时候，苏秀行又慵懒地枕着靠垫了。

“随时可能死的人怎么能不喜欢喝酒？”龙夏不再看苏秀行，自顾自斟酒。

“我只是觉得喝了酒手会慢一些，手慢一点可能就得早死几十年呐。”苏秀行的声音也温和起来。

龙夏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高，他停止斟酒，举起酒壶大口地痛饮，酒浆沿着嘴巴两边倾泻而下。那是一壶醇厚的烈酒，酒香在整个屋子里弥漫。龙夏饮了

一半，高举酒壶，“我敬一下今日在座的诸位，如果不是春山君，我们在这帝都里杀人，可能十年都碰不上一面。想起来我们这种蜉蝣一样朝生暮死的人，聚在一起怎么能不大口喝酒呢？”

他把壶里剩下的酒泼向自己的左胸，所有人都微微战栗，仿佛那冰冷的酒浆是倾入了他们的胸膛，和热血混在一起，辣得要烧起来。

龙夏把酒壶在桌上重重地一顿，冷傲地笑了，“胸上开了个口子也不错，我这颗心就这么在酒里泡出来，死了都不知道痛。”

所有人都沉默，龙夏的笑声里，本堂的特使苏秀行似乎已经被逼到了墙角，而显然以春山君在唐国的名声，也是一个不甘于认输的人。都是带刀杀人的人，如果你不愿退我不能退，是不是只有把刀拔出来了？

“听！有人在外面！”龙夏忽地神色一凛，做出倾听的样子。

原本已经绷紧的情绪这一惊之下爆开了，所有男人都在同一瞬间有了动作，有人是俯身贴地倾听，有人是猫一样无声地接近门口，更多的人半坐起身，扣紧了刀簪，几种形制诡异的武器不知从何处滑入主人手中，满屋都是金属的鸣响。苏铁惜抓住衣襟茫然四顾，苏徽则拍了拍他的肩膀，端坐不动。

“哈哈哈哈哈！”龙夏忽地又大笑起来，指着那些如出鞘之刀的男人们，“玩笑玩笑，这是什么地方？可是帝都最贵的风月场月栖湖，缇卫想破脑袋也猜不到我们这些杀手会来公卿们玩女人的地方密会吧？只不过，此刻在帝都的本堂精锐都在这里，如果真的被缇卫知道了，一定是全军覆灭吧？”

他转向苏秀行，“虽说托春山君的慷慨，好不容易来这种地方享受，不过是不是有点考虑不周？”

“哥哥！”龙夏对面那个一直看着自己手的男人压低了声音，一边使眼色一边摆手，示意他不要再紧逼了。以春山君在天罗苏家的地位，得罪他有什么后患谁也不准。龙夏几个得手的手下警惕地看着苏秀行的脸色，其余的人也面露不安。

一个咳嗽声打破了死寂，也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

苏徽俯身向苏铁惜，“我的杯子给了龙夏兄喝酒，我有点渴，能喝你的杯子么？反正我们师生多年，你也知道我从不在烟花之地混迹，不会教你染上什么病的。”

众目睽睽之下，苏铁惜拿起自己的杯子递给苏徽，苏徽喝了口水，仿佛真的解了干渴那样舒了口气，微笑起来。等到所有人都意识到苏徽真的只是喝口水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紧绷的气氛已经微微松开，屋里回荡着苏徽自然的笑声。苏徽摸出烟

袋，慢悠悠地填上烟草，苏铁惜也很自然地擦着火镰给他点上，师生两个旁若无人。

“你抽的什么烟？”苏秀行忽然问。

“离国山里产的烟叶，没名字，比淳国菸河那边产的不差。”苏徽舔了舔嘴唇。

“可惜我不抽烟，否则也试试了。”苏秀行转向龙夏，“你刚才说得对，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唯一一次一起开会，之后我的命令会单独送达给你们。在龙莲的事解决完之前，天启城里只有我发令，你们做事。老爷子的手令就是这么说的，再清楚不过，违抗的人，家规处置。”

龙夏没有说话。刚才的锐气被苏徽无声无息地截断了，龙夏冷静了一些，苏秀行毕竟手持老爷子的手令，在天罗山堂一切都是家规为准，违抗首座，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老爷子，是家规中最不能容的事情之一。下面的男人们互相传递着眼神，都保持了缄默，苏秀行无声地笑笑，他在沉默中获得了来这里之后的第一份认可。

“今晚的月光真是不错，”他对着窗外的明月举杯，杯中水光荡漾，“龙莲和我们也都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吧？”

九州志·葵花·玄之殒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二（1）

顾西园此刻和苏秀行之间的距离，和苏秀行到龙夏的距离差不多，只不过隔了三层楼板。

在一楼挂着“朱提”牌子的小屋里，以紫纱结庐，顾西园坐在羊裘上，后腰塞了两件靠枕，独自饮一壶来自北陆的烈酒。他酒量不大，又喜欢喝烈酒，且喝酒时候不喜欢吃菜，总是喝着喝着就躺下睡着了。

他很喜欢在酣醉中睡去。

他小时候既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睡觉。那时候顾家的老妈子们有两个专门伺候顾大少爷睡觉，中午饭后立刻把他领到铺了丝罗锦被的床上，让他把头枕在帮助安神的香砂枕上，打着扇哄他睡。春天花发的时候，夏天结果子的时候，秋天落枫的时候，冬天下雪的时候，顾西园满脑子想的都是出去玩，可是老妈子们不许，于是顾西园学会了装睡，眯缝着眼睛看到给他打扇的老妈子靠在床边睡着时，他就悄没声地爬起来溜出去玩。那时候他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比睡觉更无聊了。

他开始喜欢睡觉，是因为他父亲死了。忽然间顾家的顶梁柱塌了，千万金铢的巨额财富、千万金铢的债务、顾家老少的期望、还有那个聪明又不懂事的妹妹，都落在了顾西园一个人肩上，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岁出头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又

不知道该往哪里躲，去灵堂听着女人们嚎啕大哭，去账房先生们就叹着气对他说这些借贷的人都趁着家主过世催款来了，大少爷你肯可怎么办，去书房有成群的人等着他拿主意，要不要典铺面，父亲怎么发表，怎么应付那些要来分家业的亲戚，怎么回复诸位世交的慰问……而那个死犟死犟的妹妹则无休无止地和他闹脾气，不知什么事就不理他了。他小时候觉得顾家大宅就是他自己的整个世界，春花秋月夏实冬雪，什么时候都是乐悠悠的，每一寸地方都有每一寸的好玩，可父亲死了，一切都变了，每个人都在逼他，每张脸都那么沉重，每个问题都叫人无所适从。

他登上家里最高的楼看见外面吊唁的人、讨账的人、要分家的亲戚混在一起人山人海，想着那些人都要自己一个一个应对，终于忍不住抱着脑袋跑回了自己的卧房。他像具尸体那样静静地躺在以前最讨厌的床上，第一次感觉到丝罗锦被的柔软和枕头的清香，觉得自己慢慢地放松下来，可以暂时地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去。

将睡未睡的时候他听见门外两个老妈子说话。一个说门口那些讨债的骂得难听极了，其实不过是家主去世一时周转不过来罢了，这是要落井下石啊，要不叫醒大少爷去跟他们说几句？另一个叹气说大少爷可也够累的了，你看他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孩子不容易，我们先看招呼着，让他好好睡个觉吧。

顾西园听到这里无声地笑了。他睡着了，做了个很长的梦，梦境里只有漆黑一片，却格外香甜。

从此他喜欢上了睡觉，睡前喝点酒让他入睡得更快，他也就喜欢上了喝酒。

门开了，首先入耳的是笑声。轻袍缓带的年轻公子光脚踩在羊裘上，走到顾西园面前，也不叙礼，盘膝坐下，抓过酒杯自己斟满，一口喝干了，啧啧赞叹，“不错，月栖湖的酒一直都好，很解渴。”

“这可是烈酒，就算你酒量好，还真能用来解渴？吹什么牛皮。”顾西园坐直了为来客斟满，“你来晚了。”

“整个帝都敢把平临君晾在这里的人，是不是只有我雷颂秋？”来客又是一口喝完，“我特意晚点来，让你等我，下次我就跟朋友吹嘘说，这帝都里几个人我雷颂秋放在眼里？顾西园我照样叫他等着！”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二（2）

顾西园抬眼瞟他。年轻公子大约二十多岁，一头漆黑的长发用红绳简单地一结，盘在脖子上，额发留得很长，快把眼睛遮住了，身上只有一件月白色的宽袍，敞着怀，露出锁骨和一片消瘦见骨的胸膛，却不显得羸弱，他的骨骼清秀异常，肤色明晰，作为男子实在是过于秀美了，但配上那付玩世不恭的笑，又丝毫不显女气。

“穿得那么风骚，真以为我请你赏花？”顾西园语气带着嘲讽。

“和你这样古板的男人一起玩女人，想着也没意思。”雷颂秋笑，“我改邪归正了，我成亲了。”

顾西园一愣，“成亲？我怎么不知道？我好像没有随礼吧？”

“上个月的事，我没请什么人，只是两家宗祠的老人们观礼，几个亲戚小聚，喝了杯酒。按说以老板你和我的关系，比亲戚还亲，不过你名声太大，如果请了你，被其他公卿知道会有想法。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在太清宫里当内臣的，最忌讳得罪公卿，人家是掌权的外臣，我们得罪不起。”

“你总有各种借口。”顾西园摇头，“娶的那位名门闺秀？”

“谢家的女孩，谢程程。”

顾西园仰头看着头顶的紫庐想了想，脑海里忽然跳出了个人影来，“是那次新春我们进宫觐见陛下，看见的那个吹笙的女孩？我可记得你当时说她身段儿虽然不错，可惜是个塌鼻梁。”

“是啊，现在也还是个塌鼻梁。”雷颂秋说。

顾西园一愣，雷颂秋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点头，似乎是要告诉他自己的夫人是个塌鼻梁这点千真万确。

顾西园伸手一巴掌拍在雷颂秋头顶，“跟我开玩笑呢？成亲这种终身大事不请我观礼，还跟我开玩笑？你还把我当做你大哥么？”

雷颂秋呵呵地笑，可是忽地又不笑了，“我是跟你开玩笑，因为我猜到接下来的事情可能就笑不出来了。”

这一次他是真的很认真了，顾西园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你说得对，你有时候聪明过头了，你将来会死在自己的聪明上。”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每活一天都是赚的。”雷颂秋耸耸肩，“现在还有了孩子，真死了我也不埋怨。”

顾西园又愣了，“你有孩子了？”



“你以为我忽然抽风了要成亲？当然是不小心跟夫人弄出了孩子来，夫人找我又哭又闹，说如果不成亲就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头撞死在太清宫前，我这才痛下决心的。”雷颂秋叹气，“奉子成婚。”

顾西园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你长大了，我就要老了。”

雷颂秋嗤笑，“平临君顾西园老了？老板你手段强绝，从宛州来帝都不过几年，已经贯通了两地商道，抢了多少人的饭碗，叫多少人看你眼色，又有多少人背地里恨你恨得牙痒？如今又是背地里的义党，声名显赫的‘四大公子’之一，和白曼青那种人并列，你好意思说自己老了？一付要解甲归田的样子。”

“我是想解甲归田，可我不知道自己能回哪里去啊。”顾西园摇摇头，“这场战争打了那么些年，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是个义党，暗地里一直和辰月为敌，就算现在想洗手，辰月的诸位大师也未必肯放过我。人一入局，不到棋下完就再难回头。”

“像我这样生个孩子接掌你的家业咯。”雷颂秋说。

“嗯，挺有道理的，”顾西园点了点头，“不说这个了，改天我让顾襄送一份礼到你府上，悄没声收下就好。你知道龙莲这个人么？”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二（3）

雷颂秋仰起头，沉默了很久，自己斟了一杯酒喝干了。他直视顾西园的眼睛，眼底流动着冷光，“五岁我就认识那个女人。你找我真的是为了这件事……你不该来找我，这件事会要人命的，你的、我的、你我两家所有人的。”

“义党和辰月之间，你支持谁？”顾西园也直视雷颂秋的眼睛，声音枯寒。

两个人久久地沉默，终于是雷颂秋先叹了口气，两人各自把目光挪向一旁。

“我们这么说话，一点都不像兄弟了。这些年你帮我，帮雷家很多，从未要求过什么报答，你是不是始终让我欠你的债，等着到那一天叫我全部偿还？我们都是生意人，生意人的账都算得很清楚。”雷颂秋轻声说。

“我是这么想过，也是这么做的，”顾西园也轻声说，“不过我以前总是约你喝酒，却不是为了让你欠我债，酒钱能有多少，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

“你是说你只是喜欢和我喝酒？”

“你是雷家最后一个男人，我是顾家最后一个男人，我们两个有点像吧，同病相怜。”

雷颂秋呵呵地笑了，“同病相怜？说得真凄惨，我虽然没有你有钱，可也算是帝都里一号人物，我过得有那么惨么？”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顾西园顿了顿，“义党和辰月之间，你支持谁？”

雷颂秋摇摇头，“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对。我不像你顾大公子，商会领袖，堂堂的大胤皇商，气运和皇室气运相连。你这样的人才要忧国忧民，我这种人不过要在乱世里娶个老婆生个孩子，安安分分过日子，义党取胜还是辰月取胜，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真能在两派夹缝里安安分分过日子？”顾西园摊摊手，“你看起来是尾活鱼，靠着跟皇室的关系，在帝都里吃得很快，可我知道你很奋力地游，对各方都逢迎巴结，半脸黑半脸白。过得很不容易吧？你这样子还能笑得那么没心没肝，我真佩服你。”

“是啊。”雷颂秋坦然地笑笑，“我在你顾大公子面前逞什么威风？我就是条小鱼，两边都是鲨鱼，牙齿锋利如刀，我游慢了，就被咬死了。”

“如果义党取胜，东陆就会回归以前的秩序，皇室会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对你难道不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我不是你，我如果现在露出半点对辰月教的敌意，可能悄无声息就被抹掉了。我先要保命啊，老板。”雷颂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而如果你敢于露出半点对天罗的敌意，你也会被悄无声息地抹掉，是吧？”

雷颂秋挠头，“谁说不是呢？这两方谁是好惹的？”

“我指一条路给你走，走不走看你。”顾西园推开窗户，望着外面黑蓝的天空里月如冰轮，“天罗苏家的苏秀行给我带来他表兄百里恬的亲笔信，要我帮他们一个忙，这个忙就是找到龙莲。我答应了，因为如果此刻天罗覆灭，辰月教就得以腾出手来对付诸侯，诸侯为了起兵勤王的事情还在犹豫，我们需要靠杀手拖住辰月教的诸位大师。我会让我的手下在整个帝都撒网，为我干活的人在这帝都有上万人，我还要请你帮我，因为没有猎人比一头狼更善于寻找狼群，你就是那头狼，龙雷！”

“别说那个名字来吓我，”雷颂秋作势捂住自己的耳朵，“我怕。此外，你的开价不合理，我帮你去找龙莲，对你是好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是一头离群的狼，我知道对于天罗那个狼群来说，家规是至高无上的，离群的狼一定会被咬死，而你，居然活了下来。你欠天罗一份很大的人情吧？或者说，欠他们一条命。”顾西园扶着窗回头，“如果你帮我们找到龙莲，我就代表顾家，和唐国的百里家一起请求天罗山堂，把以前的一切恩怨都抹去，从此天罗跟你再没有瓜葛。你看怎么样？”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二（4）

“我在宫里能得到很多消息，龙莲的事我也知道，她现在是辰月最想要的人，如果我帮你们杀了她，我绝没有活路。”

“没人要你杀了她，只需要找到她，告诉我消息。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辰月更不会知道，之后的事情就跟你无关了，你接着去太清宫里当你的内臣，你和天罗山堂的事情，我会亲自出面去和唐公爵百里恬谈。如今百里恬的话，天罗山堂的老爷子也不得不听听吧？”

雷颂秋两道修长漂亮的眉一挑，“只是打探消息那么简单？”

“只是那么简单。”

“不是不能考虑，”雷颂秋眯起眼睛，“但是出价还不够，如果我不掺和进这件事里，本堂也不会立刻把我收拾掉，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天启，没杀我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我掺和进去了，却可能得罪辰月。你再加點价。”

“那就再加我们两个过去的十年吧。”顾西园拍着窗栏，声音孤凉，“其实来这里之前，我已经想好了。”

“过去的十年？”雷颂秋的声音低沉下去，“意思是我做完这件事你我就算两清了？”

顾西园深深吸了口气，他已经准备好了，可这话要出口，心里还是很堵，不得不调整一下呼吸。

“两清了。”他点了点头。

屋子里安静起来，顾西园在窗边看月，雷颂秋一杯一杯自斟自饮。那壶酒见底的时候，雷颂秋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让我想想吧，尽快给你回音。”

“可以，不过得快。你要走么？这么急？”顾西园扭头看他。

“我是有家室的人了，要回家陪老婆呀，否则老婆会大吵大闹。”雷颂秋笑着往外走，“老板你不和我一起走，是在这里约了相好的女人？”

顾西园按住额角，摇摇头，“我喝得有点多了，不想车上颠簸着回去，我要在这里睡一觉。”

“要人陪么？”雷颂秋眉毛一挑，嘴角一翘，那付玩世不恭的表情又浮上了脸，“月栖湖里，我可知道几个色艺双绝的女人，伺候我都伺候得很好，对于别人我舍不得，对老板你我是可以割爱的。”

顾西园一愣，“你不是改邪归正了么？”

“我家里已经有了女人，我还经常回去陪陪，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好丈夫。至于其他的，只要我家谢大小姐不知道就好。”雷颂秋说得认真，“这就是我的改邪归正。”

“这叫改邪归正？”顾西园几乎无语。

“岂止改邪归正，简直正气凛然！”雷颂秋义正词严的同时，把手伸进袍襟里，似乎要去抓虱子。

顾西园看着他那张十二分欠揍的脸，觉得不把什么东西扔上去实在有点对不起他，于是一脚踢起地下的一只靠垫，直飞雷颂秋的面门。可雷颂秋已经敏捷地闪了出去，合上了门，靠垫砸在门背后，落在地上。

“我给你加个花红吧，如果你愿意接下这单事，我把你最喜欢的那栋‘夏庐’送你。”顾西园说。

他说完才想起雷颂秋大概已经听不见了，门关上之后，这屋子会隔绝一切声音。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三（1）

门口停着辆宽大的马车，四匹黑骏马拉车，车上没有任何标记。车旁几十名黑衣武士肃立，一个个满脸横肉，目光森冷，每人都拄着一把雨伞，倒像是那些晋北武士拄刀而立的派头，吓得无关的人绕路而行。守在月栖湖门前的老管家往里面探头探脑地看，忽地拍拍手，黑衣武士们就呼啦啦地围了上去，雷颂秋那身月白色的袍子出现在月栖湖门前的一瞬，几十柄蒙黑油布的大伞张开，一片伞海完全罩住了雷颂秋，外面的人只能隐约从伞缝里看雷颂秋一线白衣。

“公子？”老管家指了指月栖湖里面。

雷颂秋只笑笑，拍了拍老管家的肩膀，两人一起在伞幕笼罩下走到车边，老管家凑在雷颂秋耳边低语，雷颂秋愣了一下，微微点头。他闪入车厢里，几十把伞又都收了，雷家武士们把伞背在背后，按刀护卫在马车两侧。

车厢宽大，可容一个男人站起来，和月栖湖那间屋子一样，也铺着厚实的裘皮，四壁都贴着锦绣，顶上坠着一盏玲珑剔透的灯，以琉璃为花瓣，围成一朵水晶莲花。车厢最里面，一个黑袍高冠的老人正襟危坐，面容清隽，目光如雷电般亮。

“老师。”雷颂秋整了整袍子，跪下行礼。

“神于高天之上眷顾你。”辰月教“阴”教长范雨时以手指在旁边的银盆里沾了点水，轻叩雷颂秋的顶心，一股冰一般的凉意渗入雷颂秋的脑颅中，让人说不出的神清气爽。

“老师忽然驾临，是有事找我？”雷颂秋在范雨时身边坐下，坐在侍从的位置上。

“是，有些很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让老师亲自出马？”

范雨时扫了他一眼，“龙莲。”

雷颂秋完全不是刚才那付玩世不恭的神情，一张俊俏的脸冷若冰封。他微微躬身，“学生猜到了，老师请尽管吩咐。”

“不是吩咐，而是请托。”范雨时淡淡地说，“我们虽然是师生，可我也知道你皈依我教不过想找个依靠，这些年你为我教做成了很多大事。但龙莲这件事不同，太危险，一个老师有什么资格吩咐学生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呢？所以我说是请托。”

“我入教之时已经发誓，愿尊教规，愿听凭教令驱使，老师不要客气，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龙莲的事情虽然隐秘，但你耳目众多，我想你都知道了。”

“知道一些，不知是不是全部。如果都是真的，这个女人也真是绝妙，那多年来，零零星星地，也不是没有人活着离开天罗山堂，可带着足足十二个人背叛，连续两个月之久销声匿迹，她真有手腕。她姓龙，她出了事，龙家是第一个要杀她的，龙家精研体术，门下精锐是三家中最多的，追踪也是他们所长，这样都没能找到龙莲。”雷颂秋顿了顿，“那她无疑是这一代中的龙家最强。”

“龙家最强。”范雨时喃喃地说，“你了解龙莲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无所知。”

“她想跟我们谈条件，那么就一定会来天启。不光是龙家的人，整个天罗山堂都要除掉她，因为她握着‘黄金之渠’的秘密，那是天罗的命脉。我必须先找到她，她随时可能死。”范雨时盯着雷颂秋的眼睛，“这就是我的请托。”

“我明白了，我会竭尽全力。”雷颂秋顿首。

范雨时微一挑眉，“你就是我们和龙莲谈判的中间人，她会相信你么？”

雷颂秋沉默了一会儿，笑了，“对付女人，学生还有一点手段。”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三（2）

“她不是个女人，她是天罗的……”范雨时斟酌着用词，“将军！”

“值得老师亲自出手的，当然不会是普通人。”

“这是天罗山堂和我教的生死之劫，谁赢了这一劫，谁就掌握天下。”范雨时抬起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要看穿车顶仰望星空，“这场战争持续得太久了，也死了太多的人，和我们最初想的不一样。我不必瞒你，我已经疲倦了……”他的话音忽然变了，如刀鸣般锐利刺耳，“但我追随教宗的心不会变，我要用强绝手段！我要一次结束这场战争！你说得对，我要亲自出手！”

他低喝的时候车厢里的空气都为之凝滞，莲花灯里的火光一闪，几乎熄灭，很久之后才幽幽地复燃。

雷颂秋沉默了很久，“老师，看起来你是真的累了……那就由我为老师的先锋，杀出这一阵的血路！”

范雨时恢复了平静，“很好，你从没让我失望过。车到哪里了？”

“该到孩儿巷了。”雷颂秋说。

“这不是回你家的路。”

“今夜原来是想去晓庐书场听听弹词，这些天来陛下那边的事情也很多，忙得心力交瘁，想松快松快。”雷颂秋顿了顿，“老师来帝都很久了，有没有领略过帝都

街巷里的生活？不如同车去听听弹词，虽说的都是些蔷薇朝的事儿，可曲调唱功颇可玩味呐。”

“弹词好，”范雨时点点头，“你如今成亲了，就不要再去月栖湖那边常走动了，听听弹词就回家吧，你妻子是个不错的女人。”

“老师这么说，就像我的父亲一样，”雷颂秋笑，“一点不像是个教长，雷枯火教长可不会这么说话。”

“我走的是神的路，你走的是人的路，我们师生两个总会在岔道口分道扬镳。”范雨时淡淡地说，“其实你叫我老师，这些年来我也没教过你什么。神的路走起来格外艰辛，不适合你，我与其跟你说教义，不如拉拉家常。停车，我下去。”

“老师不去听弹词？”

“其实帝都街巷里的生活我也有了解，这些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自己出来走走，今晚月色好，我想散散步。”

“那我派几个人保护老师。”

“用不着，我有‘伐珈御界’，帝都里能杀我的人只有教宗。”车停稳了，范雨时起身掀开车帘就要下去，却又停住了脚步，“颂秋，你和天罗的瓜葛确实是完全了断了？我并不是怀疑你，这些年来你为我办事尽心尽责，是我的好学生。只不过以前我从来不让你插手和天罗有关的事，怕再把你卷进去。”

“以前是完全了断了，不过这一次之后就难说了。”雷颂秋淡淡地说。

范雨时低低地叹了口气。

“其实不算什么，如果不是老师和几位朋友的帮助，雷家也不会复兴于帝都，老师是我全家老少的恩人呐。”雷颂秋笑笑，“我一直想问老师，当初帝都有无数公卿想拜在您座下，为什么选择我？那时候帝都里没谁会看好已经没落的雷家吧？”

“我并不是看好雷家，我只是看好你而已，觉得你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教宗会选择我。”范雨时说说着走下了马车。

孩儿巷是条细长的小巷，两边种满白榆，夜风里榆叶沙沙作响。这里以前是学舍聚集的地方，帝都里有些钱的人家都把孩子送来读书，课余孩子们就在小巷里打闹，风吹榆钱落如雨，所以起名孩儿巷。巷子特意修得很窄，这样两边老师一拦，孩子们就逃不出去。如今学舍都搬去城东了，门被砌成了墙，夜深时候静得吓人。

雷颂秋掀着车帘，看着老人背着手，背影在深巷中渐渐远去，榆叶落在他肩上，却不能沾身，顺着长袍的皱褶滑落。

雷颂秋想过去的几年的深夜里，在鬼城般的帝都里，这个老人居然还保持着独自散步的习惯，不知道天罗们知道了会怎么想。

“晓庐。”雷颂秋对车夫说了句，放下了帘子。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四（1）

安邑坊，晓庐。

“三杯出尺剑，鼓罢惊潜龙；

青山融碧血，独啸水云中！”

台下一片黑，满当当的都是听弹词的客人，雷颂秋拿着柄折扇半遮着脸，一步踏进去，正逢着先生铿锵有力地抛出这首开场诗，吟罢举起醒木一拍桌面，响彻全场。客人们哗哗地鼓掌，有人就把花生栗子夹着金铢银毫往台上扔，这就是头彩。

晓庐书场是整个帝都里数一数二的书场，来这里登台的先生、奏琴的老师、唱曲的姑娘，都算得上名师，来这里听弹词的都是有些闲钱的内行。如今帝都晚上找乐子的地方不多，四处都是杀人的，而晓庐恰好在安邑坊边上，靠着条繁华的槐香道，不远就是四卫杨拓石的驻所，一般人轻易不敢在这边生事，所以晓庐的生意反倒是越来越火爆。

“好！”雷颂秋也鼓掌，反正黑漆漆的，谁也不知他是谁。

幕后叮叮几声弦响，一个沉厚的女声悠然浮起：

“云中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雷颂秋熟门熟路，抹黑走到前排预留的位置上坐下。这是雅席，两人并坐，用纱帐隔开，面前有张小桌，桌上几样帝都的风味点心，旁边有小厮随叫随到。此刻桌边已经坐了一个人，是个老人，须发皓然，眉目慈柔，一身褐色的绋袍看起来再普通不过，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翘着脚，眯着眼睛听唱，摇头晃脑之余，一粒粒把花生往嘴里扔。

“这相传是蔷薇皇帝所唱，一咏三叹，韵味别致，是首好诗。不过大概是后来文人骚客托名写的，有人说蔷薇皇帝文字丝毫不通，也不过能看懂军报而已。”雷颂



秋眼看台上，也翘着脚，抓了把花生吃。此时如果台上的先生俯看一眼，会发现这一老一少格外地默契，连吃花生的姿势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我懂我懂，用不着你废话。”老人说，“你干什么呢？”

“吃花生。”

“废话，我说你最近在干什么。”

“宫里的事情咯，我们雷家，从蔷薇朝开始就是内臣，开疆拓土不在意，妃子怀孕反要上心。最近奉了上谕，忙着把一批女人从宫里清出去，陛下信的是辰月教，喜欢修身养性，不好女色，尤其是不喜欢那些变着法儿跟他求欢的女人。”

“他不是很喜欢六卫那个叫照姬的女人么？很想……跟她上楼？”老人淡淡地说着，掸了掸袍子上的花生皮。

“最后也没上成呐，陛下想上楼的那次，我就在外面警戒，亲眼看着的，好端端一个妖娆的女人送进去，好端端地送出来，衣服褶儿都没乱，据说陛下只是在里面给六卫长展示了一下他的小玩意儿。”

“小玩意儿？”老人一愣。

“叔公你可别想歪了，陛下的小玩意儿，都是些会报时的木鸟啊，入水不沉的铁鸭子啊，夏日凝冰的珠子什么的，还有好些是他亲手做的。”雷颂秋耸耸肩，“我总听人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们大胤是皇帝熊了，万民能不跟着熊么？难怪诸侯几十万雄兵敌不过一个古伦俄。”

“皇帝熊了，你这个内臣可丝毫不熊啊，我听说你在帝都公卿中越来越是如鱼得水，连天罗山堂的首座都有事请托你。”

听到“天罗山堂”这四个字的时候，雷颂秋也悚然，猛地回头看向背后，无疑那张薄薄的纱幕是不够挡住声音的。

“在你眼里我这个老家伙是那么轻率的人么？”老人从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

雷颂秋一颗心落回了原位，隔着纱幕，他们背后是一排魁梧的男人围坐，虽然服色不一，可冷厉的眼神如出一辙。这些人不像是来听曲的，倒像是来杀人的。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四（2）

这确实是他们所长。

“龙家主人带着那么多精锐进京，缇卫知道了不知会怎么想。”雷颂秋歪了歪嘴。

“这一次不是要和他们为难，老爷子请托你的是……”

“杀了龙莲？”雷颂秋忽地说。

“你已经知道了？”

“缇卫七个卫所都为这件事动起来了，直接呈报给了陛下，我从宫里知道的消息。”

“老爷子的意思，是你当年离开天罗，还欠了老爷子一个人情。按照家规，上三家的人，就算死了也是上三家的鬼，脱离者，死！”龙家主人冷冷地吐出这个字之后，换了个语调，“老爷子说，这次不如清账，只要你找到龙莲。她应该会想办法和辰月的教士接头，你有办法查到。”

雷颂秋轻声叹口气，“我就知道欠债迟早得还，催债的人来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提前知道。”

“你有这个觉悟就很好，没有枉费老爷子授业的恩情。”

“不，这不是感恩，是还债。”雷颂秋的声音冷了下去，“我们都是生意人，生意人的账都算得很清楚。”

龙家主人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那好，还债吧。”

“叔公只是要龙莲的人头？还是所有十三个人的大头？”

“包括龙莲在内只有十二个人，不是十三个。”

雷颂秋皱了皱眉，“辰月那边得到的消息，可是整个‘绘影’都背叛了，十三个人，无一例外。”

“原来‘绘影’这一组确实是十三个人，但有一个被老爷子踢了出去，派来天启。”龙家主人顿了顿，“就是如今让缇卫惊恐不安的白发鬼，他没有背叛。其他人死不死不用我操心，我只是要你找到龙莲，然后告诉我，你不用杀她。杀人，”老人往自己身后递了眼色，“我带了足够的人手。”

“只是刺探情报？那老爷子对我可真好，我不摸刀柄好久了，要与龙家最强的‘旗’为敌，真不知有没有胜算。她旁边还有十一个如狼似虎的男人，个个都爱她入骨。”雷颂秋撇了撇嘴。

“给她带句话，说老爷子愿意再给她一个机会，辰月教不过是用秘术折磨人的精神，秘术我们也不是不懂。”

“这都行？”雷颂秋一愣，“老爷子真的这么想？太过宽容了点吧？我还以为对我已经是额外施恩了。”

“老爷子就是这么吩咐我的，其他的，你别问。”

雷颂秋皱着眉头咬着下唇想了想，点点头，“明白了，反正我也不能拒绝。不过有件事要跟叔公说，我得到的一些消息说，春山君苏秀行已经秘密进入帝都，准备抹掉龙莲。我们行动素来是一组人做一件事，这次捕杀龙莲，到底是春山君为首，还是叔公您为首？”

“你觉得呢？”龙家主人挑了挑白眉。

“春山君现在是‘四大公子’之一，要说名声在叔公你之上，可在本堂叔公你执掌龙家，春山君在你面前是晚辈，该听你的。”

“但这次的事情，确实是老爷子写了手令给苏秀行，让苏秀行全权负责。”

“那叔公你不会是借着来帝都听弹词，顺道帮春山君的忙吧？”

“苏秀行的手令是老爷子写的，我是老爷子亲口嘱托的，都是老爷子的意思。”龙家主人斜眼看着雷颂秋，“你在老爷子那里呆过，知道老爷子姓什么么？”

雷颂秋想了想，摇了摇头，“我们都叫他老爷子。”

“姓龙，虽然一个人成了老爷子，就没什么人再喊他的名字，不过他确实姓龙。我也姓龙，龙莲也姓龙，龙雷，你也姓龙。这次是我们龙家的人出事了。但是春山君，他姓苏。”龙家主人拍了拍雷颂秋的手背，“你很聪明，明白了吧？”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一部分 葵花白发抄 葵花白发抄·龙雷 四（3）

雷颂秋沉默了一会儿，捂住耳朵，“我很想从没听到过这些话，家里老人之间的事，让我这个晚辈知道了，会死人的。”

“你要记得你是老爷子的人，老爷子相信你，才会让我来找你。”

“是老爷子的人没事，就怕这次要变成老爷子的鬼了。”雷颂秋苦笑。

“你认识龙莲么？记得她的样子么？我对你们小辈之间见没见过记不清楚了。”

雷颂秋目光一闪，唇角带着一丝得意，“岂止认识，岂止见过，我还抱着她的光屁股打过滚呢！”

龙家主人愣住了，居然脸色也变了，上下打量嬉皮笑脸的雷颂秋，仿佛被雷劈了。

“我五岁开始就跟在老爷子身边，她也是跟老爷子的，我们有七八个孩子，只有她能从我那里分我的恩宠。她太聪明，又要强，还是我们中唯一的女孩儿，老爷子虽然也看重我，可越来越宠她。我生气了，想叫她在大家面前出丑，就趁着兑水的时候从背后扑上去，把她衣服给扒了。那年她才六岁，可凶得和一头小豹子似的，光着身子还玩命地挣扎，我不愿意认输，也只有咬牙抱紧她的光屁股和她在水里翻滚咯。”雷颂秋摊摊手，“后来老爷子狠狠地罚了我一顿，我当时发誓我将来一定要那个小丫头好看！可没想到今天……我不记得她的样子了，只记得当初她梳了一条长长的马尾辫，她不会现在还梳马尾辫吧？”

龙家主人对于这个回答哭笑不得，眨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挥了挥手，把目光转回台上，意思是这事儿就别提了。

此刻台上的女角正扶栏清唱到悲怆处，声如裂帛：

“昨日青丝，冢间红骨；

月色晚来枯，吊唱相和无；

悲喜总无泪也，是人间白发，剑胆成灰；

琴木萧萧也，弦尽时秋风悲回，莫问从头；

英雄总无路，天下千年酒，不解此一愁！”

龙家主人似有所感，低低地叹了口气，在手心里打着拍子。

“这是蔷薇皇帝的唱词，是在蔷薇冢之前唱给蔷薇公主的，女人唱起来尤其哀婉。”雷颂秋说，“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曲子之一。”

“男人就是这样啊，一辈子英雄，不知道怎么就折在一个女人身上了。”龙家主人咂了咂嘴，摇头，那派头看起来也是书场里的老客。

“说起来我成亲了。”雷颂秋忽然说。

“我来的路上听说了，可我并不准备随礼，你也不必告诉我。”龙家主人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半尺长的扁铁匣，递到雷颂秋手中。

“还说不随礼？”雷颂秋笑。

“是老爷子要我带给你的茶靡膏，没了这东西，你也过不安稳，少不得难受得在床上翻滚。老爷子叫我多给你带一些，怕有时候路上耽搁你没的用。”

“是啊，这就是我的命根子啊。”雷颂秋笑笑，铁匣悄无声息地滑入衣袖中，“那我先走了，我在这帝都也算是个有名的人，被人看见就怕暴露了叔公的行踪。”

龙家主人挥挥手，“滚吧。”

雷颂秋陪着笑起身，冲龙家主人和纱幕外满排冷峻的男人微微一欠身，“帝都里也有些好玩的东西，大家不妨玩得开心点，等我的消息。”

他走了几步，听见背后龙家主人淡淡地说，“龙莲现在是个绝美的女人，只要她不化妆，你很容易认出她来。不要折在她手上了。”

“怎么会？”雷颂秋边走边笑，“我是个成了亲的人嘛。”

雷颂秋刚出现在侧门前，几十把黑伞已经把他团团围住，老管家迎了上来，一脸的忧心忡忡，往门里指了指，压低了声音，“公子？”

“没事儿，”雷颂秋拍拍老管家的肩膀，“跟叔公聊得挺好。”

“他们什么意思？”老管家愁眉不展。

雷颂秋笑着搂了他的肩膀，用力拍拍，“你也跟我跑了一晚上，饿不饿？不如一起去吃点宵夜？”

“什么时候了，公子你还说什么吃宵夜。唉！”老管家长叹了一口气，“我们雷家刚刚有点起色……”

雷颂秋只是笑，拍着他肩膀，在伞幕的簇拥之下缓步而行，那辆驷马长车就跟在他们背后，沿着槐香道一路前行，周围的行人无不侧目。

走了一段，到一条岔道前，雷颂秋皱起眉头，挥手把罩住他的那些伞都拨开，“好了好了，别挡了，我什么都看不见，还以为乌云遮月呢。我和管家去吃宵夜，你们别跟来，这么大群人跟着，叫人想不注意我都难。”

雷家武士们也只好把伞收了，恭恭敬敬地退到一旁。雷颂秋就扶着老管家的肩膀往那条没什么行人的巷子里走，这条巷子进去拐几个弯就是安邑坊夜宵铺子最密集的“汤水巷”，帝都各种小吃那里都找得到。

“到底怎么说的呀？”走了几步，老管家忍不住还是要问，“叫我们心里急啊！”

“没什么，只是要帮他们当探子而已，去找一个叫龙莲的女人。也不知道我撞什么霉运了，一个晚上，辰月 and 天罗龙苏两家都找上我，还是同一件事。”雷颂秋挠了挠头，“好在他们的请托居然是完全一样的，这么说来我运气还不错。其实我开始最担心的是有人要保这个龙莲，有人却要杀她，我夹在中间就很为难。”

“但我忽然对这个龙莲很有兴趣了，”雷颂秋目光一闪，嘴角一丝邪邪的笑，“她做下了那么嚣张的事，死十次都不够，可这三家就没有一家想她死。这样的女人，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尤物啊？”

他的笑声在寂静的夜色里越传越远，可老管家挨着他的肩膀，能感觉到他的袍子里不断往外渗出冷汗。

“没事，我出会儿汗就好了。”雷颂秋收住笑，淡淡地说，“和龙家主人并排坐，想起他拔刀杀人时的样子，感觉就像坐在鬼的旁边！”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序章 哪儿去了？

那原本是一辆半点也不引人注目的马车。破旧的车身，瘦弱的老马，面黄肌瘦的赶车人，在病怏怏的黄昏斜阳照射下，和这座萧条破败的雷州小城配在一起，当真是相得益彰。路过的行人都懒得多瞄它一眼，各自脑子里只想着今晚的晚饭。

马车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踏着小城布满灰尘的石板路，穿过城中心，向着城外驶去。赶车人看来并不准备在这里留宿，而是打算继续走夜路，就如同许多其他的风尘仆仆的旅人一样，小城对他们不具备吸引力。

奇异的变故就在这个完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发生。突然之间，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拉车的马惊了。惊马发出响亮的嘶鸣声，拉着身后的破车，偏离了道路，一头撞进路边的一间茶馆里。

对于这座缺乏生气的小城而言，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它一半的人口和一半的活力，都藏在城里这间唯一还算热闹的茶馆里。一辆马车闯进去，好比一锅沸腾的汤里面扔进了一块大石头，场面可想而知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无序，尤其是当茶馆的顶棚都被扯掉了之后。肇事的马车最倒霉，整个倾翻在地上，车厢里载着的东西掉出来了。

那是一口棺材。

就在那个时刻，茶馆里突然多出来十多个陌生人。谁都没有留意他们之前在哪里，什么时候突然出现的，但就在马车翻倒的一瞬间，他们全都冲了进去，划破了盖在地上的竹编的顶棚，直扑地上的棺材。在翻滚与碰撞中，棺材盖已经掉了，但无数双好奇地看过去的眼睛却只能收获失望。

——棺材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闲人们只是单纯地因为没能满足好奇心而失望的话，那十多个忽然冒出来的陌生人，似乎眼里就只剩绝望了。他们验看了那口空空如也的棺材之后，分成两路，几个人迅速窜出茶馆去查看，剩下的人疯狂地驱赶开看热闹的茶客们，在一片狼藉的地上玩命翻找着。但从他们的表情看来，应该什么都找到。

“哪儿去了？”陌生人们相互询问着，仿佛是要在同伴身上寻求到一点点安慰。

“哪儿去了？”陌生人们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着，像是在问身边的茶客，但是被吓得不敢噤声的旁人哪儿知道他们问的是啥啊。

“哪儿去了？”陌生人们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脸上燃烧着澎湃的怒火，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把怒火应该往哪里烧。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一章 群众传言：好像是食尸鬼（1）

让人胆战心惊的恐怖流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整个林区。此事源起于一桩违反规定的桃色事件。当时在伐木工当中做了一个小头目的老白在半夜里偷偷溜出营房，去和烧饭的阿苗幽会。两个人心急火燎地挨到天黑，在营区边会合，然后贼兮兮地溜边抹角，躲过守卫钻进了树丛里。

这一夜正好是十五，夜空中的月亮格外明亮。老白等啊等的，好不容易等到一片乌云滑过来，暂时遮住了月亮。他趁着这短暂的几秒钟黑暗，抓住阿苗的手快步疾冲，终于跑进了树林。

树林里很安静，白天伐木时尖锐的锯声以及参天巨木倒在地上的轰鸣声都已经消失，只剩下风在林间穿来绕去发出的呼啸。两个人都松了口气，老白二话不说，把阿苗按倒在地上就开始扒她的衣服。但是阿苗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有人。”阿苗轻声说。

老白狐疑地四处张望一下，林中依然寂静，连只飞鸟都没有，哪儿来的人？

“你眼花啦，”老白不耐烦地说，“咱们继续，抓紧时间！”

“真的有人！”阿苗声音发颤，“你趴下来就看到了！”

老白很无奈，只好趴在了冰凉的泥土上，他这才注意到，不远处的一座乱葬岗上隐隐有点动静，自己站着的时候，视线被树林里的枝叶挡住，没能看见。那里是埋葬苦役犯尸体的地方，虽然时间并不长，但由于环境恶劣、劳动艰苦，所以死的人相当多，坟场规模也不小，每一天都能看到许多乌鸦在乱葬岗上空飞来飞去。而到了夜里，那是一个磷火乱飞的地方，月光下的阴风惨惨足以让最大胆的人都不寒而栗。

两人不敢出声，盯着看了很久，又似乎没什么动向了。老白嘟哝一声：“大概是我们俩都眼花了，我们还是继续抓紧时间……”

“不，真的有个影子在晃！”阿苗抓住了老白的胳膊，“我怕！”

女人的柔弱激发起了老白的勇气。老白是个来自潮汕的蛮子，一向以勇武无畏著称——否则他也不敢违规和阿苗偷情——此时欲火被不情愿地浇灭，更添了点怒气。他从地上捡起一根粗长的树枝，不顾阿苗的劝阻，悄悄向乱葬岗靠近。

刚刚走近，他就后悔了。仿佛地上的泥土都带着森森鬼气，随时可能有腐烂的手从土里伸出来，一个个隆起的坟包形状怪异，很像是一颗颗带着痛苦的头颅在发出低不可闻的呻吟。那些不断释放出的死亡的气息，带着黑暗的色泽溶化在夜空中，让踏入其中的人手足发软，心跳得像打鼓一样，并不断地联想到，在自己刚刚踩过的脚下，就埋着无数失去生命的腐烂躯体，正在用他们空洞的眼睛看着自己。

而那个一闪而逝的黑影，也终于再次被老白的视线捕捉到。他在一个坟包后面冒了一下头，身子又低了下去，这时候乌云再度移过来遮住了月亮，什么都看不见了。但老白可以确认，这不是幻影，而是真实存在的。

他咬咬牙，握紧手里的树枝，轻手轻脚地靠近。这是个什么不开眼的盗墓贼吧？他猜测着，纯属脑袋被水泡了，跑到这全是穷棒子的地方来挖坟，能偷到点什么玩意儿？



我要揍死你，就冲你搅了我的快活事，老白一边想着，一边猛地一跃，跳上了坟包。就在这一刹那，月亮从浓云里探出头来，温柔的清辉把整片坟地照得明亮如霜。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看清了那个黑影，也看清了黑影正在干的事情。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一章 群众传言：好像是食尸鬼（2）

老白的眼珠子瞪圆了，手里的树枝掉在了地上，脚底像踩了棉花一样软。这时候他才明白过来，那些故事里说的“惨叫一声晕倒在地”，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一个人真正陷入极度恐惧的时候，喉头可能会痉挛，压根发不出任何声音。

老白就没能发出任何声音。他直截了当地，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地晕了过去。如果他就这么一直晕到醒过来，然后悄悄溜回营房，本来应该半点事都没有。可惜他的相好阿苗一个人躲在树林里实在害怕，也跑过来寻找他。阿苗没有看到那个黑影，只看到整张脸都彻底吓变了形的老白。她被这张脸吓坏了，发出了女人特有的凄厉的尖叫，结果全林区的人都听到了。

第二天所有人都开始谈论这件事。到了傍晚，病号房里的人也知道了。被所有病人称之为兽医的大夫罗春秋踏着斜阳的余晖走进病号房，开始每天例行的喂药和换药。在伤病员们看来，罗大夫的那些灵丹妙药，不用也罢，好像用过之后死得更快。而罗大夫包扎上药的动作，看起来也更像是漆匠刷漆，或是屠夫褪猪毛。

“疼死了，老头儿你轻点！”正在被罗大夫刷漆的一个身量肥胖的年轻人嚷嚷着，“老子没被木头砸死，倒先被你扯下来一层皮！”

罗春秋和善地报以微笑，趁着低头包扎的时候，轻声警告说：“别装得太过火了，杜衡，你喊得那么中气十足，让监工的长官听到了，肯定知道你没病。”

名叫杜衡的年轻人咋咋舌，声音微弱下去，转头看着渐渐黑下来的天色，嘴里嘟嘟囔囔：“苦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啊。”

这一片位于雷州西南的森林湿热多瘴，还有数不清的毒虫猛兽，非但寻常外人一般没胆子靠近，附近甚至于连刀耕火种的土著都没有，是一片彻头彻尾的蛮荒之地。但皇帝看中了这些林木，而一旦皇帝想要开发某些资源，就总能凑出足够数量的流放犯：杀人犯、叛逆者、异族俘虏、被株连的罪臣家人……他老人家金口一开，一支几千人的苦役犯队伍几天工夫就成型了。这也是历朝历代对付重刑犯一贯的手段，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往死地里扔，能干出点什么算点什么，死了当白死。好在这里并无土著居民，即便有，他们的生活会因此受到怎样的影响，甚至会不会因此而灭绝，也不在皇帝的考虑范围内。整个九州都是他的，少一些不开化的蛮民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来这里伐木开荒的已经是半年来的第三批人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人死的死病的病，许多人都埋骨于此，尸体被草草堆积在一个个浅坑里，墓碑之类的是更不用想了。好在这些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总算建起了一片可供人勉强居住的营区，所以后来者们来到时条件好多了。

但艰苦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没能耐的人浑浑噩噩干活直到累死病死，聪明人或者家里还有财力的人则会积极地想点办法。以杜衡为例，他在密林里不知什么地方摔了一跤，甚至有可能就是自己在粗糙的树皮上蹭的，总之弄得全身都是浅浅的皮外伤，然后就开始装得伤势沉重，成天缩在病号房里哼哼。

这点伤自然瞒不过罗春秋，但那枚偷偷塞到罗春秋手里的金铢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罗春秋是个很现实的人，多几个人砍树挖沟渠对他没有半点好处，装病诈伤的人给他的钱才是实实在在可以触碰到的。所以慢慢的，病号房里躺着的真正伤病员越来越少，一大半人其实都没什么大病，靠着给罗春秋的贿赂逃避苦役。而小道消息说，罗春秋在老家的儿子已经盖了一栋敞亮的新房啦。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一章 群众传言：好像是食尸鬼（3）

罗春秋带给人们的另一个好处是消息。他每天都会接触营区里从上层到下层的各种人等，各种各样的新闻都装在他脑子里。昨夜发生的可怕事件就是他告诉杜衡的。

“食尸鬼！”罗春秋眨巴着老眼作神秘状，“现在到处都在传，坟地那边闹食尸鬼啦！”

“食尸鬼？”杜衡微微皱眉，“怎么回事？”

罗春秋在床沿边坐下：“昨天晚上，伐木工的小头头老白和厨房的阿苗跑到林子里偷情，看到坟地里面有个黑影。老白大起胆子过去看看，结果看到好几个坟堆都被扒开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正蹲在里面，所有的尸体身上的腐肉都被撕扯开了。那个黑衣人见到老白，并没有躲闪，反而回过头来冲着他咧嘴一笑，嘴上全是尸肉的残渣。”

说到这里，罗春秋都忍不住一阵恶心，杜衡却若无其事：“听起来倒真是传说中的食尸鬼。要是盗墓贼跑到这里来挖坟，那算是蠢透了，可要是食尸鬼……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了吧？”杜衡又问。

“可不是，这么小的地方，消息走得多快！”罗春秋说，“不过大家害怕一阵子也就算了。食尸鬼虽然吓人，听说是不吃活人的，不死就没什么关系吧，要是死了……那就更没啥关系了，反正被吃了也感觉不到痛。”

“就是老白和阿苗倒大霉啦，”他又用幸灾乐祸的语气说，“他们的事儿这回藏不住了，长官很生气，撤了老白的职。老白现在也只好跟着别人一起做苦工了，而且被禁止在夜里离开营房。”

“你好像挺高兴的。”杜衡看着罗春秋。

罗春秋没有否认：“那当然了，阿苗长得挺标致的，凭什么就便宜了老白这个马脸蛮子？他那张脸，割下来卖马肉都能把秤杆撅折了！何德何能啊！”

流言归流言，该干的活一样得干，别说食尸鬼了，就是食人族出现了，这些服苦役的也不能闲着。雷州是一个气候复杂多变的地域，有人曾经总结过，九州各地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恶劣气候，在雷州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模板。

这片茂密的森林的气候就很接近越州，阳光并不毒辣，却闷热无比，尤其夏天的时候，空气里随时像要滴下水来，让人们一天十二个对时都感觉皮肤上黏糊糊的，好像和什么东西一碰都会粘上去。这里同时盛产各种专与人们作对的毒蛇昆虫，满天乱飞的蚊虫让人不把皮肤上涂满防蚊水都不敢出门。

“幸好现在是冬天，”罗春秋感慨地说，“不然那些新死的死人埋得那么浅，早就臭得不像样了。人手不够，连入土为安都难了。”

“但是春天还是会来的，”杜衡耸耸肩，“所以大家都等死吧。没准到了那时候，我们这批人都死光了，你就等着从新来的身上诈钱吧。”

罗春秋哼了一声，没有回答。两人正坐在病号房的门口，透过冬日有气无力的阳光看向远方。一棵棵的大树正在被钝锯慢慢伐倒，砸在地上。然后会有专门的组负责削去枝叶，切割圆木。这里的树木材质普遍偏硬，往往人的胳膊都要累断了也锯不倒一棵，有的树种干脆就叫“石木”、“钝刀树”，让人听名字就不由得心生敬意。所以苦役大军看起来工作得热火朝天，效率其实并不高，更何况绝大多数人都在尽可能地偷懒，除非督工的总兵严修明出现。

严修明无论何时都军容齐整，浑身上下收拾得一丝不苟，夏季或者冬季的季节变化似乎对他半点影响都没有。这位三十出头出身贫寒的年轻将军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父亲可以供他沾半点光，完全是老老实实从一个普通兵卒一步步升到如今的地位的。而这一次的苦差事，很可能就是他飞黄腾达的前奏。按照皇帝用人之前先派点苦差折磨一下的惯例，只要熬过了这一关，以后的升迁速度就会变得更快。

“这个人的脸上写满了两个字。”杜衡撇撇嘴说。

“什么字？”罗春秋好奇地问。

“权力，”杜衡回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家伙是个充满了向上爬野心的角色。”

罗春秋点点头：“那倒也是，换成别人，才不会每天那么辛苦地监督。他是想证明，不管多么艰难的任务，他都能做得很好。不过也难怪，这样没有靠山和背景的角色，除了拼命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那可不容易，”杜衡一副死看热闹的嘴脸，“恶劣的天气，要死不活的苦役犯，无处不在的毒虫野兽……现在又多了食尸鬼，真是热闹死了。何况严修明的脸上还有另外两个字。”

这次罗春秋索性不问了，等着杜衡继续说下去。杜衡诡秘地一笑。

“愚蠢，”他说，“这是个绝对死脑筋的笨蛋。”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二章 领导不说话，但看来真的是食尸鬼 (1)

杜衡这话说完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几天食尸鬼都没有再出现了。要不是那几具七零八落的死尸就摆在眼前，人们甚至要怀疑老白是在撒谎，或者仅仅只是做了一个离奇的怪梦。但就在大家快要把这事儿忘掉的时候，食尸鬼又适时地跳将出来，提醒着大家：我还存在。

当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距离食尸鬼第一次出现相隔六天，而这一回的性质比上一次的恶劣多了，食尸鬼总共啃噬了超过三十具尸体，数目比第一次多得多。这次食尸鬼扒开的是最大的、尸体数量最多的一个墓葬坑，坑里的尸体全都是上一批死去的流放犯，由于人手不够，没办法很细致地掩埋，于是被草草埋在一片坡地上。当时几名饥饿的苦役犯发现了一头还算肥的耳鼠，大呼小叫着追过去，接着发现了被挖开的墓穴。

在白昼的阳光下，被开膛破肚的腐尸显得分外丑陋狰狞，虽然时值冬天，恶臭味也一阵一阵地飘散出来，让人难以忍受。苦役犯们怔怔地看着那些狼藉的尸体里露出的白骨，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于是严修明终于被惊动了。他皱着眉头，站在尸坑旁看了一会儿，忽然向前迈出一步，不顾逼人的恶臭，亲自跳了下去。随从们瞠目结舌，但没人敢拦阻他。

严修明蹲下身来，仔仔细细地验看着尸体上的伤口。人们不明白他的用意，只能呆呆地在坑外看着他。最后严修明直起身来，跳出坑去，面无表情地发布了命令：“晚上加派一队人在坟场巡逻。其他人等，有敢再继续传播谣言者，军法伺候！”

下属们苦着脸接下了命令，没有人敢于违抗严修明的命令，所以他们不得不执行。这意味着按照人头来摊派，每一天夜里都会多出十名士兵无法入睡，而不得不在严寒的天气里离开热被窝，在鬼气森森的坟场附近转悠。

这个该死的食尸鬼，他们诅咒着。

上述事件依然是罗春秋向杜衡转述的。杜衡要装伤员，哪儿都不能去，平时的活动范围从来不敢超出病号房太远，而且就算走出房门也得作步履维艰状，好像随时都可能倒在地上当场送命。

“其实严总兵不去管这回事也没什么关系吧，”罗春秋讲完后总结说，“而且说不定不管反而好点。”

“为什么？”杜衡问他。

“反正食尸鬼不过是喜欢吃腐尸而已，一般不会主动招惹人，所以让它或者它们去吃好啦，”罗春秋解释说，“但要是派了人在那里防卫，打搅了食尸鬼……进食，惹毛了它们，就不知道它们会干出点啥了，没准就会偷袭活人来泄愤。”

“说得倒也有道理，”杜衡点点头，“不过我还是在怀疑，这世上真的有食尸鬼这种东西存在么？”

“谁知道呢？”罗春秋一摊手，“九州那么大，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也不稀罕。保住自己就好啦，哪儿用得着去管那么多。”

杜衡耸耸肩，不说话了，翻身躺下。这个人的懒惰在病号房里早已出了名，能躺着的时候绝不坐着，能坐着的时候绝不站着，所以罗春秋对他行动的限制貌似有点多余。

“成天就这么躺着不动，难怪长那么肥，”罗春秋忍不住说，“你该运动一下，我听说很多有钱人都是胖死的，要么中风，要么内脏出了问题。”

“人身上最重要的是脑子，”杜衡拍拍自己的脑袋，“活那么长命干什么？与其变成脑子迟钝的废物，还不如早点死去。”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二章 领导不说话，但看来真的是食尸鬼  
(2)

这是什么谬论？罗春秋摇晃着脑袋走了出去。

士兵们的看防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此后的几天里，食尸鬼并没有再出现。营地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但这平静只是表面上的，是出于对总兵的畏惧。背地里，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流言从来没有止息过。如前所述，这帮苦役犯已经在雷州的土地上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艰辛，如今又冒出食尸鬼这种传说中才存在的怪物，真是让人哀叹民生之多艰。

当然这种多艰和杜衡关系不大。这个死胖子利用大夫罗春秋的掩护，每天躺在病床上舒舒服服地养着膘。冬天的时候，病号房里生有火盆，所以温度也相当舒服。而死胖子真的可以在林场巨大的噪音里每天蒙着头从早睡到晚，再从晚睡到早，还美其名曰“神游”，天知道他的神游向了何方。

五天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黎明时分，天刚蒙蒙亮，病号房内仍然光线暗淡。杜衡正在床上发出响亮的鼾声，病号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他和其他的真假伤病员们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见一阵火把的光亮照进来，随即油灯也被点亮，严修明手下的士兵们两个抬一个，送进来十个昏迷不醒的同伴。看这十个人整齐的装束，应该是正在执行什么巡逻任务。而从严修明也跟随而来，可以判断出此事非同小可。

大夫罗春秋也被从自己单独居住的风子里叫了起来。他放下手里提着的医箱，一一检视着昏迷者，最后他抬起头来，很恭谨地向严修明汇报说：“暂时无法查明原因，不过他们呼吸平稳，心跳略缓，没有生命危险。”

严修明不置可否：“好好照看他们。只要有人醒了，马上告诉我。”

罗春秋唯唯诺诺，目送严修明迈着稳健的步伐离去。总兵的脚步声刚刚消失，胖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把枕头立起来，舒舒服服地垫在后背上，发问说：“发生什么事了？看老严那股子劲头，就像被踩了狗尾巴一样。”

“差不多，比狗尾巴还严重，简直就是捋虎须，”罗春秋指挥着手下的童子给昏迷者盖好被子，回过头来说，“这十个倒霉蛋，都是轮值巡逻坟地的。结果今天早上换班的时候，这十个人没有回去汇报，值班的校尉派人去一看，他们全都躺在坟地里昏迷不醒。而这一晚，有更多的坟被扒开了，而且不像上两次那样很集中，是东西南北到处都挖开了洞。”

“但是这一回，恰恰没有上一批流放犯的坟——也就是二十一号被扒的那些再次遭难，对吧？被挖开的应该都是其他地方的坟墓。”杜衡问。

罗春秋愣了愣：“这我就不清楚了，等天亮了我问问。”他又狐疑地问：“你为什么要这么猜？”

杜衡懒洋洋地指了指自己硕大无比的头：“因为我这里比你的好使。问了回来我再告诉你。”

后来天就亮了。十个人齐齐遇袭的场面实在太太大，没法儿不走漏风声，所以天亮之后，关于食尸鬼第三次出现的消息不脛而走，传得比每天稀薄的午餐和晚餐还要快。中午的时候，罗春秋带着一脸的惊佩走到杜衡跟前：“妈的，你是怎么猜出来的？还真是，食尸鬼到处开坑，就是没有动二十一号那个大坟堆，那里面尸体可不少呢。确切地说，大部分的尸体都埋在那里，其他都是零散的小坟堆，因为死人最多的就是第一批，后来的条件慢慢都好些了。”

“比如多了你这个兽医？”杜衡嘿嘿一笑，“我不是告诉你了嘛，虽然我成天呆在这破屋里，可凭脑子也能猜个####不离十。具体原因嘛，先不告诉你，你那颗长草的脑袋也该稍微运转运转了，光靠着每天做兽医糊弄人可不行。顺便，我看到你背后有一个遇袭的当兵的动了一下，他大概是要醒了。”

这王八蛋还要卖关子！罗春秋一脸的愤怒，但毕竟没忘了自己的本职，恨恨瞪胖子一眼，回过身去照看伤员。不久之后，所有的十位伤员都醒了，看来无甚大碍。罗春秋向他们询问了一番后，赶忙去向严修明汇报。

“我总算找出来了，第一个醒过来的人告诉我，他昏迷之前，觉得脚跟上微微一麻，”罗春秋说，“所以我用磁石吸了半天，吸出一根比牛毛还细的毒针，针孔太小，用肉眼根本没法看清。不过针头上抹的不是致命的毒药，只有致昏的作用，所以他们慢慢都醒过来。”

他又补充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细的毒针，真是太歹毒了。”

严修明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有趣极了。食尸鬼会使用毒针吗？”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三章 又似乎不太像食尸鬼了（1）

“食尸鬼会用毒针吗？”杜衡问。

“我觉得……应该不大会吧。”罗春秋犹犹豫豫地回答。

“所以就不大会是食尸鬼了。”杜衡说。

“不是食尸鬼，那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用你脖子上架着的那个东西好好想想，别光拿他来吃饭！”两人中明显从体型上更像吃货的杜衡大义凛然地说。

罗春秋闷闷地想了一阵子，忽然眼前一亮：“有人假冒食尸鬼，对吗？”

“显而易见。”杜衡嘴里吐出四个字。

“但他为什么要冒充食尸鬼呢？挖坟糟践尸体很让人开心吗？”

“别问我，抓住了食尸鬼问他去。”杜衡用被子蒙住头，不久鼾声响起——尽管他刚刚结束了一个漫长的午睡。罗春秋摇摇头，郁闷地走出门去。

已经临近晚饭时间了，饿了半天的苦役犯们正在有气无力地挥舞着手里的工具，饥肠辘辘地等待着收工哨响起。厨房的大锅里正在炖着稀薄的菜汤，据说这玩意儿更新了菜汤的定义：不管多少开水，只要往水里扔进一片菜叶，就能算做菜汤了；又黄又硬的馒头也已经出笼，有人说，吃这种馒头吃多了，日后刑满被释放，至少还能去表演牙齿碎钢刀来赚钱糊口。这两种东西就是营地最常见的食谱，十天里有###天都得吃它们，菜汤与馒头的气息混合在一起，顺着风从厨房远远地飘出去，那是一种让任何苦役犯闻到都想要呕吐的味道，却又是每一个苦役犯都在期待的味道。因为它意味着短暂的休息，意味着果腹，意味着我又熬过了一天还没死。比起躺在坟地里被蛆虫吃光，或者被食尸鬼光顾，那样的菜汤配馒头也成为了生活的希望。

罗春秋也不喜欢闻那种气味，而他的膳食标准比苦役犯们高，受贿得来的钱也能保证至少每天都能见到酒肉。但他还是强迫自己每天傍晚的时候去好好感受一下那种气味，按照他自我吹嘘般的解释，因为它可以提醒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己的向往的，而什么样的自己是要坚决避免的。

收工的哨子终于响起了，那尖锐的哨音对苦役犯们来说却不啻仙乐。人们先在士兵的监视下把工具放回仓库，接着一窝蜂地涌向饭堂——一个宽敞然而四面透风连墙都没有的大棚子，在拥挤不堪中全力争抢着食物。苦役犯数量太多，厨房也没办法精确地掌握每顿需要准备的原料，然而根据宁缺勿多的原则，食物往往是不够的。落在后面的人，就可能什么也吃不到，甚至连一口和水一样的菜汤都捞不着。所以每一顿饭都是一场战争，人们用血肉之躯抢占着空间，以便能往前多挪哪怕是一个位置。在那一片喧嚷嘈杂声中，人的尊严正在被疯狂地践踏。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罗春秋感慨了好一阵子，这才去吃饭。他吃了一碗虽然烹调一般、但肉块放得不少的牛肉面，然后去为营区里有一定地位的军官们诊疗。生病的军官有单独的养病用的房间，不会和苦役犯或是普通士兵混在一起。瞧完病后，罗春秋回到了病号房。杜衡刚睡醒，正在解决罗春秋为他特别安排的病号饭：几个稍微白一点的大馒头，外加一大碗还算比较浓稠的粥。



罗春秋一边听着杜衡唏哩呼噜喝粥的声音，一边对他说：“我听几个军官聊天，严修明大发雷霆，觉得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想要阻止工作的进行。他已经下令，增加到五倍兵力，每天晚上派半个百人队驻防，不信五十个人还会被一一偷袭而不被发现。”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三章 又似乎不太像食尸鬼了（2）

杜衡摇摇头：“这个严修明，果然就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无可救药了。”

“为什么？”罗春秋奇怪地看着他。

“用脚丫子也能想得到，如果是出于阻止砍伐这片森林的目的来装神弄鬼，肯定应该拿活人开刀。食尸鬼虽然吓人，细究起来也不过是啃点腐尸，怎么可能把谁吓退？所以这件事，肯定不是为了吓唬谁，要吓唬就不会用食尸鬼，吸血僵尸什么的还差不多。”

罗春秋沉思了一阵子：“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可是，那这件事的目的何在呢？”

“这个嘛，回头再说，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吧。”杜衡莫名其妙地把话题岔开，罗春秋想要追问，却忽然意识到，这个故事一定和眼下的食尸鬼作祟有点联系。

“从前在南淮城曾经发生过一桩案子，”杜衡清清嗓子，真的开始讲故事了，“在几天时间里，连续好几家卖仿古制品的小工艺铺子被盗，但丢的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是同一种货品：羽族游侠云湛的泥塑雕像。”

“云湛并不是一个在历史上很出名的人，形象也不够正派，不能拿来教育小孩，所以他的塑像生意一向不怎么好，甚至还不如他的相好石秋瞳……但是七八家铺子里都丢了云湛的塑像，那可就很奇怪啦。南淮的捕快们觉得这个案子里有蹊跷，于是加紧调查……”

“这个故事我听过，”罗春秋打断了他，“捕快们后来抓到了那个罪犯，原来他偷的都是同一窑烧出来的云湛塑像，在那些泥坯制作的时候，他把他偷盗的珠宝藏进了坯子里。但是烧成之后，他也认不得究竟是哪一个了，于是就……哎呀！难道那些尸体里藏了宝贝？”

“孺子可教！”杜衡满意地点点头，“恭喜你看出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罗春秋眉头紧皱：“也就是说，在那些尸体里，有某一具或者某几具存在问题，里面可能藏了些什么东西，于是知道真相的人就假扮成食尸鬼，开始在坟墓里寻找尸体。”

“就是这么简单，”杜衡把最后一个馒头塞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法判断这究竟是个什么事件，一直到今天早上的第三次掘尸发生后，我才能做出这种判断。”

“为什么？”罗春秋不解。

“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和第二次食尸事件之间间隔了好几天，而严修明在此期间并没有安排人防卫。食尸鬼为什么不趁着那个时候多去撕扯几具尸体呢？而且二十一号被他开膛破肚的尸体明显比十六号多多了，十六号那一天他消化不良吗？”

“是啊，我也想不明白。”罗春秋纳闷地说。

“这正是解释食尸鬼动机的关键啊，”杜衡放下空碗，照惯例往后一靠，“还是想想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故事。当时的罪犯为什么要把珠宝藏到云湛塑像身上，然后一家家地去偷盗？因为那一窑的云湛塑像并不多——不畅销嘛——所以需要偷的铺子也不多。但是如果他忘记了自己选择的塑像是什么，那怎么办？如果他选择了蔷薇皇帝的塑像，于是至少有几百个要去砸，那又怎么办？”

罗春秋搔搔头皮，慢慢明白了杜衡的意思：“你是说，食尸鬼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明白自己要找的尸体在哪儿？而他第一次挖开乱葬岗之后，又发现尸体的数量远远超过他的预计，乱挖乱找是没有希望的。”

杜衡拍手称赞：“你总算是学会一点理性的推断了。”

“那么他第二次现身，其实也就是利用那几天的空隙，打探清楚了他所需要的死者的大致埋葬地点……”罗春秋说到这儿，忽然脸色煞白，“就在第一批死亡的流放者当中！”

“没错，就在那些人当中，”杜衡说，“而第三次他之所以没去碰，是因为已经引起了严修明的注意，所以他故布疑阵，想要继续装成漫无目的的食尸鬼。可惜做得太刻意，反而被我看穿了。”

“可他究竟想要找什么呢？那一批的死者当中，有什么特殊人物呢？”罗春秋喃喃地说。

“那就是老严去头疼的事情了，”杜衡拉开被子，“我又犯困啦！”

“照我看，食尸鬼自己也够头疼的，”罗春秋说，“他找到了那座坟，和没找到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大多数的尸体都埋在里面了……喂，老子话还没说完，别大呼噜啊！”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四章 食尸鬼没有找到，找出个通缉犯（1）

当天夜里真的有半个百人队的士兵被拉到坟场去看守。坟场本来是毫无生气的阴森之地，一下子多了五十个活人，居然有了一点热闹的氛围。这一夜士兵们点着火把，不断地来回巡视着。由于有了上一次遇袭事件的教训，他们全副武装、全神贯注，而这一次，食尸鬼并没有出现。一晚上平安地度过了。

当然了，一夜苦熬之后，他们总得休息休息，于是白天监工的士兵就会少五十个，更加方便了苦役犯们在工作中偷懒，让他们满是水泡的双手和肿胀的双脚得到一点点放松。在连续享受了几天这样的便利后，苦役犯们忽然发现：这食尸鬼原来是来帮咱们的。于是他们更加期盼食尸鬼继续行动，以便让严修明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对食尸鬼的防范中。

很快新年到了。这本来是一个合家团圆的安乐祥和的日子，但对于被流放到这蛮荒之地来的人们而言，新年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除了厨房额外多准备了几扇猪肉，保证每个苦役犯能有三四片带着毛的肥肉吃到嘴里之外，除夕之夜和之前无数个冰冷凄凉的夜晚也没有太大区别。这个时候，瀚州的蛮族人大概正围着篝火狂呼畅饮，烤全羊发出诱人的肉香，婀娜多姿的姑娘们跳起欢快的舞蹈；东陆华族城市里的人们大概正坐在温暖的家中享受温馨的家宴，与此同时街道上花灯璀璨，争奇斗艳；宁州的羽人们正站在树屋的顶端，身上戴着花环，沐浴在明亮的月光中，用传统的祭礼祈求神明的祝福，寄托自己对未来的期望……

而在这里，在这片雷州的森林中，被流放的苦役犯们只能默默地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说上两句。身处困厄之中，前途茫茫无望，甚至于连逃跑都不可能——周围都是茫茫林海、荒无人烟之地，逃出去也注定要送命——实在让人很难提得起兴趣去庆祝一个与己无关的日子。

病号房里的有钱人们相比之下稍微好一点，比如杜衡，这个死胖子的手里拿着一块烤得焦黄的不知道是鹿腿还是麋子腿的肉，正幸福地啃得满嘴流油。罗春秋坐在一旁，小杯小杯地酌着酒，下酒用的花生米在此时此地显得无比奢侈。

“新年快乐！”杜衡微微扬起手里啃了一半的腿骨。

“没什么快乐的，”罗春秋放下酒杯，神情有点落寞，“到什么日子也不过是为了混一口饭吃。”

杜衡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老头儿，你是怎么被弄到这儿来的？”

“因为没有别的大夫愿意来这儿，”罗春秋回答得十分干脆，“这种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哪个傻子愿意来？所以上头就把官医中水平最低的那个派过来啦。”

杜衡坏笑起来，罗春秋反问：“你呢？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杜衡的眼光闪烁不定，最后慢吞吞地开口：“老头儿，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回答了，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

“问吧。”罗春秋点点头。

“你儿子在家乡打死了一名和他起争执的乡人，你贿赂当地官员，找了个替死鬼屈打成招给他顶罪。这桩案子要是败露了，你和你儿子恐怕都难逃一死吧？”杜衡压低了声音，以免被旁人听到，一边说，一边紧盯着罗春秋的眼睛，一贯懒懒散散的双目中突然间湛然有神。

罗春秋霍然站了起来，好像被冰冻了一样，半天说不话来。接着他的身子开始颤抖，越抖越厉害，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四章 食尸鬼没有找到，找出个通缉犯（2）

“你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罗春秋问。

“别紧张，我不是冲着你来的，甚至不是冲着任何人来的，”杜衡用宽慰的语调说，“我之所以找上你，只是想着，假如你也有把柄握在我手里，你就不会出卖我了。这样你就可以掩护我，让我在这里安心地躲下去。”

罗春秋两眼发直：“你是来这儿……躲避什么灾祸的？”

“今年夏天的时候，从东陆到西陆，有一件事情一直闹腾得沸沸扬扬，你听说过吗？”

罗春秋想了想：“雷州这地方就没什么人烟，来往的外人也少，我的消息不是很灵通，大事我只听说过一件，好像是雷州西南那边的魅又闹事了，消灭了不少人类的军队，所以皇帝很恼火，一度差点把在全九州范围内剿杀魅族提上议事日程。幸好被大臣们及时劝阻了，不然整个九州恐怕都要不得安宁了。”

“你的消息其实还是挺灵光的么，”杜衡略带讥嘲地说，“判断得也还差不多，真要那样展开战争，的确是谁都没有好果子吃……那么，你知道上一场战争人类失败的原因吗？”

“好像是说，有一个很厉害的魅布置了圈套，让我们的军队上了钩，”罗春秋回忆着，“听说后来他们一直在搜捕那个魅，但那个魅曾经在人类的地盘呆过，很聪明，所以抓了半年都还没抓到；又听说之前很多与魅有关的事件都是他策划的。直到去年，他们才总算是有了收获，第一次弄清楚了那个魅的名字……”

他忽然一把抓住了杜衡的手：“难道就是你？”

“是的，就是我，半年来一直被你们人类通缉的狄弦，”这个胖乎乎好像一个大面团的年轻人肯定地点头，“看起来不像吧？”

“的确不怎么像，”罗春秋结结巴巴地说，“我一直以为魅都长得很漂亮呢……”他为了掩饰紧张，抓起水杯想要喝口水定定神，结果被呛着了，咳嗽了很久。

“所以这就是种族间误解的后果了，”狄弦看来一点也不为了罗春秋间接说他不漂亮而难过，“我这副肥胖的体态帮了我很多忙。在我周游九州各地的时候，从来没有谁怀疑过我是魅，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魅都分两个极端，要么是长得很漂亮的，要么是凝聚失败无比畸形的。但实际上，魅的体态相貌形形色色，长成什么样的都有，但人类的思维定势掩护了我。”

罗春秋叹了口气：“我总算是又长了点见识，没想到在军方高层小有名气的狄弦居然就是你……你在干什么？”

他的叫声中充满了惊恐，因为狄弦又反手揪住了他，从手心透过来一阵电流般的震颤。

“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毕竟算是个相当值钱的通缉犯，万一你出卖了我，应该可以将功折罪甚至倒找点奖励，”狄弦阴阴地一笑，“所以我不得不和你约定一个契约咒，你要是出卖我，就会死得很难看。”

罗春秋摇摇头：“你就是不给我加这个契约咒，我也不会有胆子出卖你的。谁叫你是大名鼎鼎的狄弦呢？”

两人正说到这里，清冷的新年之夜里突然传来一阵喧哗。狄弦躺在床上，好像手指头都懒得摇动分毫：“麻烦你帮我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发生了。”

“你给我下咒的时候怎么没那么礼貌？”罗春秋哼了一声，还是出门而去。他几乎不必费什么力气，就能看到坟场附近耀眼的火光。

“又是这鬼地方……”他咕哝了一声，走了过去。已经有不少士兵守在坟场旁边，严修明就站在人丛中央，一脸怒火地瞪视着地上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看穿着，那是一个寻常的苦役犯。

罗春秋拉过一个熟识的军官，小声问：“发生什么啦？难道那家伙就是食尸鬼？”

“不是，”军官摇摇头，“这孙子吃饱了撑的跑过来假冒食尸鬼，正在刨坑呢，没想到严大人在除夕之夜也会亲自在附近巡视，被抓了个正着。严大人正在发火呢！”

罗春秋回过头，果然严修明脸板得像块石头，口气中充满了杀意：“说，为什么要来掘坟，扰乱视听？是谁派你来的？”

被绑得结结实实的苦役犯哭丧着脸，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回答：“回大人，我……没谁派我来，我就是想着，食尸鬼好多天没有出现啦，怕您把那些巡夜的士兵又撤回去。”

“撤回去又怎样？”严修明的声音里好像就能飞出锋利的刀子。

苦役犯吞吞吐吐：“那样的话……白天看着我们干活的人就又会多起来了。”

严修明的两条眉毛狠狠地拧在了一起，过了好久，才从齿缝间挤出一个字：“杀！”

罗春秋叹口气，溜回到病号房，把事情经过给狄弦讲了一遍，最后评价说：“我估计总兵不会放松，反而还会加派人手。他是那种一根筋的人，认准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手。从兵法上来说，这叫做森严壁垒，不露破绽。”

“不露破绽才叫傻瓜呢，”狄弦嗤之以鼻，“就是寻常的猎人打猎，也知道光靠围捕不行，得用诱饵设下陷阱，把猎物从藏身之处引出来。他老人家把坟地围个水泄不通，食尸鬼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出来？”

罗春秋思考着狄弦的话：“听你的口气，好像你觉得光防住不算什么，还得抓住他才行。”

“光抓住他有什么用？”狄弦说，“他想要在尸堆里寻找的东西，才叫做有趣。”

“看来你还想得挺深挺远的。”罗春秋缓缓地说，目光中有些畏惧，也有些佩服。

“作为对你深明大义窝藏我的答谢，我送你一件礼物吧，”狄弦眨巴着眼睛，“你要是能帮严修明把食尸鬼的事情查清楚，甚至于帮他发一笔大财什么的，应该能得到奖励吧？”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五章 到底是什么人，想要找什么（1）

在病号房的病友们看来，罗春秋一定收了杜衡很多很多钱，因为杜衡这厮横看竖看，除了嗜睡症之外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病来，但罗春秋一口咬定此人病体沉重，非得成天在床上躺着不可。而罗春秋替他安排的伙食也比其他伤病员高出一个等级，这一点尤其让人不忿。但没有人愿意为了这点小事得罪罗春秋，在整个营区，有两个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那就是严修明和罗春秋。这两个人一个掌握生杀大权，另一个决定生活质量，虽然地位相去甚远，却有着相当的重要性。

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件事情让大家更加郁闷，那就是罗春秋好像开始和严修明眉来眼去了。罗春秋虽然贪财无滥，但好歹是作为帮助苦役犯们逃脱劳动的帮手形象存在的，假如他突然倒向了严修明，那旁人就算有钱也不敢去信任他了。

另一件事倒是让人们很是愉快，严修明在严防了几天后，似乎是还觉得对坟地的看防力度不够，这次派上了整整一个百人队。一百名士兵通宵达旦地在一片乱坟岗上巡逻，坟中死者们得到如此待遇真是令王公贵族们都自愧弗如，恐怕只有帝王们的陵墓才能与之媲美。犯人们白天有了更多的空闲开小差，自然是巴不得食尸鬼继续闹，最好全营士兵晚上都到那儿去扎堆打牌。

“我早跟你说过，先别那么着急把我的推断告诉严修明，你偏要赶着去邀功……”狄弦好似在教训小孩，“严修明那个人，脑子太犟，就会使蛮力。还没弄明白坟里究竟有什么呢，先下那么大本钱，这家伙要是去做生意准赔钱。”

罗春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小声说：“所以他才没有去做生意，而是当兵了。指挥手底下的兵去累死累活，也损不了他的什么成本。”

“这话倒也有道理，”狄弦打个哈哈，“那个坟堆里的死者身份，他都一一筛过了吗？”

“哪儿那么容易，”罗春秋大摇其头，“这么说吧，这个苦役营，原本就没打算让进来的人活着出去。而这里周围的环境你也清楚，就算逃出营地，也绝不可能单人匹马离开森林，所以连逃跑都不可能。因此营里的人员名单一向都是稀里糊涂，死者更是胡乱埋葬，大多数时候连人名都对不上号。严总兵这几天倒是在细细核对第一批死者的名单，但是他现在连到底哪些人活着哪些人死了都还没弄明白。”

“这话怎么说？”狄弦眉头微微一皱。

“因为根本没人在意到底谁活着谁死了，”罗春秋回答，“这里的人命贱如狗，活着的时候只是一个个躺在花名册上的名字，死了就只有一个冷冰冰的统一称谓：死人。而等到人死得越来越多，花名册上的名字也就越来越难整理，基本上就废弃了。”

狄弦想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老实说，这一点倒是不必担心。严修明别的不会做，不动脑子的苦力活最擅长。等着吧，他很快会把死者名单弄出来的。到时候你偷一份给我，我来帮他筛选。”

“瞧你这话说的，就跟到厨房偷白菜似的，”罗春秋嘟哝着，“干什么不索性你自己去告诉他。”

“严修明虽然笨，毕竟不是傻子，”狄弦悠悠然回答，“和他接触太多，难免露馅。再说了，难道最后的好处不是你去拿吗？”

“我可不敢求什么好处，别羊肉没吃到倒惹一身骚就好。”罗春秋嘴上那么说，但语气也并没有那么坚定，看来还是有一些期盼的。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二部分 尸语 第五章 到底是什么人，想要找什么（2）

一月初七这一天的傍晚，朝廷的马队姗姗来迟，给营地送来了本应该在去年运到的所谓新年货品，以此体现皇帝的宽宏和仁爱。特使宣读完了皇帝的圣旨后，连留下来喝一杯茶都不愿意，就急匆匆地离去了，显然此地的艰苦条件让他觉得哪怕是稍微坐一下都会把屁股磨破，宁可选择连夜赶路回去。这一点让严修明的心情也变得格外不佳，送走了特使后，他就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里，闭门不出。

朝廷的年货包装得并不算漂亮，或者说，压根就没什么包装，但那些冻得硬梆梆的猪肉、蔫得像老太太的脸的苹果、已经开始发霉的糕饼蜜饯、淡得和白水也没什么区别的劣酒（稍微有点度数的就不能给犯人喝，以防他们闹事），对于生活艰苦的苦役犯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吸引力。除了猪肉送入厨房外，其他东西都堆放在营区前的一片空地上，那里通常被用作集合和训话。司务官在那里负责分派，犯人们一排队领取。

但上头要么是大大高估了这里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压根就没在意过什么数字，总而言之，到了天黑的时候，刚刚有一半人领完了东西，剩下的人就发现——年货已经快要没了。尽管前面的人不过是每人拿了一个烂苹果以及一片比纸还薄的糕饼，东西仍然快要没了。而这时候要把已经分发出去的东西再拿回来切成两半已经不可能了，大部分东西都迅速地填到了人们的肚子里。



不愁吃喝的罗春秋正傻呵呵地站在病号房门口看热闹，狄弦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拖了进去。

“你干什么！”罗春秋很恼火，“脖子差点被你揪断！”

“我是在救你的命，”狄弦一本正经地说，“外面要打起来了。”

“你说什么？”罗春秋没明白。

“一个苹果，或者一块已经生了蛀虫的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狄弦说，“但问题在于，要么所有人都得不到，只要有人拿了有人没拿，那就一定会打起来。”

“你说对了，”罗春秋站在窗口，喃喃地说，“真的打起来了。”

究竟是谁第一个挑事儿已经无法弄清楚了，几乎所有的苦役犯都卷进了这一场斗殴中。诚如狄弦所说，一个苹果并不是什么特别宝贵的东西，但在得到和得不到之间，却有着尊严和屈辱的巨大差别。这些已经被踩在人间最底层的苦役犯们，与其说是在为了一点可怜巴巴的食品而恼怒，倒不如说是以此为借口，发泄着他们半年以来积压的怨愤。而这样的怨愤不可能向着手执刀枪的士兵去发，那无异于找死，于是到了最后，本应该同病相怜的难友们反而成了相互泄愤的对象。

营区里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苦役犯们抡着拳头，或者捡起石块和粗树枝，不分青红皂白地相互殴打。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几乎连站在自己身前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即便是面对着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尘烟飞扬中，有人鼻青脸肿，有人头破血流，有人倒在地上呻吟不休。但总体而言，因为拿不到足够有威力的凶器，这种打斗不那么容易死人，受伤也一般就是轻伤。

所以士兵们也并不着急，只是熟练地把场地围了起来，避免苦役犯们趁乱攻击他们，乃至于抢劫军需库。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犯人们假装暴动，最后突然袭击卫兵，原本就是一种常见的手法。

好在这一次并不是那样。犯人们打累了，浑身疼痛了，没有力气了，也就慢慢罢手，士兵们这才上前一一驱赶他们，命令他们继续干活。

罗春秋透过窗户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很有些感慨，回过头来，狄弦却正站在另外一扇窗户边，手里拿着一个河络磨制的千里镜，看着与斗场相反的方向。

“你在看什么？”罗春秋问。

“我在看坟场那边，”狄弦说，“我一直以为严修明是个大笨蛋，没想到，他也有聪明的时候啊。”

罗春秋不解，狄弦解释说：“显然你活了大半辈子也没看过多少打架，所以才看得津津有味，而我不同，早就看腻啦。所以刚才你在那儿看打架的时候，我在看坟场的方向，因为我在想，这种大规模的群殴，又会把士兵们的视线吸引过去，那样的话，兴许食尸鬼会趁机去捡点便宜，结果我没看到食尸鬼，反倒是看到了老严。”

罗春秋一愣：“他去那儿干什么？”

“他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想要监视食尸鬼的动向啊，”狄弦说，“可见他还没有蠢到家，甚至会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张受过气的臭脸去麻痹其他人，再偷偷摸摸溜出门。”

“这么说来，他是在怀疑食尸鬼其实就潜伏在我们的营地里？”罗春秋明白过来。

“其实我也一直有这样的猜测，不过现在看来，不大像，”狄弦说，“因为老严一无所获，那张脸拉得比老白的马脸还长。所以我们只能作出另一种推测：食尸鬼也许藏在森林里。那就太难找了，或者说，根本防不胜防。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罗春秋问。

“先下手为强，抢在他之前先把要找的东西找出来。”

“那可有点难度，”罗春秋摇摇头，“我们甚至连要找什么东西都还不知道。”

狄弦笑了笑：“那就要看老严够不够聪明，够不够狠了。”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楔子一 殉国的公主

茶楼里的说书先生们，但凡上了点年纪，大约都听过六十七年前发生在卫国王都里的一桩旧事。

那桩事原本是个什么模样，如今已没人说得清。但关于此事的每一段评书，不管过程几何，填充故事的因果始终如一。

因果说，卫国国君早些年得罪了陈国，四年后被陈国逮着一个机会，由陈世子苏誉挂帅亲征，直杀到卫国王城，一举大败卫国。软弱的卫王室选择臣服，卫国最小

的公主叶蓁却抵死不从，盛装立在王都城墙上上斥国主、下斥三军，一番痛斥后对着王宫拜了三拜，飞身跳下百丈城墙以身殉国。

史官写史，将之称为一则传奇，更有后世帝王在史书旁御笔亲批，说卫公主叶蓁显出了卫国最后一点骨气，是烈女子。

六十七年，大晁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当年事隔得太远，百姓们遥想它，已如遥想一段传奇。而叶蓁公主的殉国之举虽感人至深，褪去神圣和风华后，却不如一段风月那样长久令人沉迷。就像在陈卫之战中，最能撩起世人兴致的，始终是她与陈太子苏誉的那段模糊纠葛，尽管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大晁史书对苏叶二人的牵扯有着墨，但着墨不多，只记了件小事，说陈世子苏誉在卫国朝堂上受降时，接过卫公呈上的传世玉玺，曾提问卫公道：“听闻贵国文昌公主乃当世第一的才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尤其画得一副好山水，卫公曾拿这枚传世玉玺与她做比，不知本宫今日有没有这个荣幸，能请得文昌公主为本宫画一副扇面？”文昌公主正是以身殉国的叶蓁的封号，取文德昌盛之意。

史书上记载寥寥，当年的悉情人在这六十七年的世情辗转中早已化为飞灰，这桩悲壮而传奇的旧事便也跟着尘光掩埋殆尽。民间虽有传说，也不过捞个影子，且不知真假。而倘若果真要仔细打点一番这个故事，却还得倒退回去，从六十七年前那个春天开始说起。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楔子二 国破

六十七年前那个春天，江北大旱，连着半年，不曾蒙老天爷恩宠落上半滴雨。大晁诸侯国之一的卫国，虽建在端河之滨，也不过饱上百姓们一口水，地里靠天吃饭的庄稼们无水可饮，全被渴死。不过两季，大卫国便山河疮痍，饿殍遍地，光景惨淡至极。

卫国国君昏庸了大半辈子，被这趟天灾一激，头一回从脂粉堆里明白过来，赶紧下令各属地大开粮仓，赈济万民。国君虽在一夕之间变做圣明公侯，可长年累下的积弊一时半会儿没法根除，开仓放粮的令旨一道一道传下去，官仓开了，粮食放了，万石的粮食一层一层辗转，到了百姓跟前只剩一口薄粥。百姓们眼巴巴望着官府赏赐的这口粥，不想这口粥果然只得一口，只够到阎王殿时不至空着肚皮。

眼看活路断了，百姓们只好就地取材，揭竿而起。出师必得有名，造反的百姓顾不得君民之道，只说，上天久不施雨，乃是因卫公无德，犯了天怒，要平息苍天的怒火，必得将无德的卫公赶下王座。

谣言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一路传至王都深处，深宫里的国君被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砸得惴惴然，立时于朝堂上令诸臣子共商平反之策。众臣子深谙为官之道，三言

两语耍几段花枪再道声我主英明，便算尽了各自的本分，只有个新接替父辈衣钵的庶吉士做官做得不够火候，老实道：“都说雁回山清言宗里的惠一先生有大智慧，若能将先生请出山门，或可有兵不血刃的良策。”清言宗是卫国的国宗，为卫国祈福，护佑卫国的国运，这一代的宗主正是惠一。

大约注定那一年卫国气数将尽，卫公派使者前去国宗相请惠一的那一夜，八十二岁高龄的老宗主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谢世了。惠一辞世前留下个锦囊，锦囊中一张白纸，八个字囫圇了句大白话，说“会盟方已，大祸东来。”卫公捧着锦囊在书房闷了一宿。房外的侍者半夜打瞌睡，朦胧里听到房中传来呜咽之声。

惠一掐算得很准，刚过九月九，一衣带水的陈国便挑了个名目大举进犯卫国。名目里说年前诸侯会盟，卫公打猎时弓箭一弯，故意射中陈侯的半片衣角，公然藐视陈侯的君威，羞辱了整个陈国。陈国十万大军携风雨之势来，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不到两个月，已经列阵在卫国王城之外。

全天下看这场仗犹如看一场笑话，陈侯手下几个不正经的幕僚甚至背地里设了赌局，赌那昏庸的老卫公还能撑得住几时。陈世子苏誉正巧路过，押了枚白玉扇坠儿，摇着扇子道：“至多明日午时罢。”

次日正午，懒洋洋的日头窝在云层后，只露出一圈白光，卫国国都犹如一只半悬在空中的蟋蟀罐子。午时三刻，白色的降旗果然自城头缓缓升起，自大晁皇帝封赐以来，福泽绵延八十六载的卫国，终于在这一年寿终正寝。老国君亲自将苏誉迎入宫中，朝堂上大大小小的宗亲臣属跪了一屋子，都是些圣贤书读得好的臣子，明白时移事易，良禽该当择木而栖。

午后，日头整个隐入云层，一丝光也见不着，久旱的老天爷却仿佛一下子开眼，突然洒了两颗雨。陈世子苏誉身着鹤氅裘，手中一枚十二骨纸扇，翩翩然立在朝堂的王座旁，对着呈上国玺的老国君讨文昌公主扇面的一番话，正同史书上的记载殊无二致。

不过，苏誉并未求得叶蓁的墨宝，他在卫国的朝堂上对卫公说出那句话时，叶蓁已踏上了王城的高墙。苏誉和叶蓁有史可循的第一次相见，在卫国灭亡的那个下午，中间隔着百丈高墙，半截生死。他甚至来不及看清传闻中的叶蓁长了如何的模样。尽管他听说她为时已久。听说她落地百天时，卫公夜里做梦梦到个疯疯癫癫的长门僧，长门僧断言她虽身在公侯家，却是个命薄的没福之人，王宫里戾气太重，若在此扶养，定然活不过十六岁。听说卫公听信了长门僧的话，将她自小托在卫国国宗抚养，为了保她平安，发誓十六岁前永不见她。还听说两年前卫公大寿，她做了副《山居图》呈上给父亲祝寿，列席宾客无不赞叹，卫公大喜。

细雨蒙蒙，苏誉站在城楼下摇起折扇，蓦然想起临出征前王妹苏仪的一番话：“传闻卫国的文昌公主长得好，学识也好，是个妙人，哥哥此次出征，旗开得胜时何

不将那文昌公主也一道迎回家中，做妹妹的嫂子？”城墙上叶蓁曳地的衣袖在风中摇摆，那纤弱的身影突然毫无预兆地踏入虚空，一路急速坠下，像一只白色的大鸟，落地时，白的衣裳，红的血。城楼下的卫国将士痛哭失声。

苏誉看着不远处那滩血，良久，合上扇子淡淡道：“以公主之礼，厚葬了罢。”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 (1)

四月，山中春光大好，消失六个月的君师父终于从山外归来。这意味着，我的前肢和躯干不久就可以拆线了。

六个月来，我一直保持全身缠满纱布的身姿，起初还有兴致晚上飘出去惊吓同门，但不久发现被惊吓过一次的同门们普遍难以再被惊吓第二次，而我很难判断哪些同门是曾经已被惊吓过的，哪些没有，这直接导致了此项娱乐的命中率越来越低，渐渐便令我失去兴致。

两个月后，我已经有些受不了了。

很多同门以为我是受不了每天缠着纱布去药桶里泡四个时辰，其实不然，泡澡有益身心，只是泡完之后还要裹着湿哒哒的纱布等待它自然晾干，令人痛苦非常。这种痛苦随着大气温度的降低而成反比例增长。

后来，我想，所有不世出的英雄们在成为英雄的过程中，总是受到他们师父别出心裁的锤炼，君师父必是借此锤炼我的毅力和决心，想通此处，即使户外结冰的寒冬腊月，我也咬牙坚持，且从不轻言放弃，哪怕因此伤寒。坚持了半年，经过反复感染伤寒，我的抗伤寒能力果然得到大幅提升，和君师父一说，他略一思索，回答：“啊~~我忘了告诉你澡堂旁边有个火炉可以把你身上的纱布烤干了，哈哈哈哈哈~~~”

君师父是君禹教宗主。君禹教得名于君禹山，君禹山在陈国境内。据说开山立教的祖宗并不姓君，而是姓王，出身穷苦，父母起名王小二。后来王小二祖宗从高人习武，学成后在君禹山上立教，但总是招不到好徒弟，一打听才知道，别人一听说君禹教宗主叫王小二，纷纷以为这是个客栈伙计培训班，招的徒弟学成以后将输送往全国各地客栈从事服务行业。王小二祖宗迫于无奈，只好请了个附近的教书先生帮他改名，教书先生纵观天下大势，表示慕容、上官、南宫、北堂、东方、西门等大姓均已有教，东郭和南郭这两个姓虽然还没立教，但容易对品牌造成稀释，效果就跟大白鹅麻糖怎么也干不过大白兔麻糖一样。倒不如就地取材，跟着君禹山，就姓君，也可以创造一个复姓，姓君禹，但考虑创建复姓要去官府备案，手续复杂，不予推荐，还是姓君最好，而且君这个姓一听就很君子，很有气质。王小二一听，心花怒放，从此便改姓君，并听从教书先生建议，将小二两字照古言直译了一下，

少双，全名君少双。王小二化名君少双后，果然招收到大批好弟子，从此将君禹教发扬光大。君师父正是开山祖师君少双的第七代后人。

我从小就认识君师父，那时我还生活在卫国的国宗——清言宗里，我此生的第一任师父——慧一先生也还活得好好的，牙好胃口好，连炒胡豆都咬得动，并未谢世。君师父就带着他儿子住在清言宗外，距雁回山山顶两里处的一间茅草棚中，常来找我师父下棋。师父带我去山顶看日出时，也会在他的茅棚叨扰一宿。他们家只有一张床，每次我和师父前去叨扰，总是我一个人睡床，他们仨全打地铺。这让我特别喜欢到他们家叨扰，因为此时，我是很不同的。后来，我将自己这个想法告诉了君玮，君玮就是君师父的儿子。君玮说：“可见你骨子里就该是一位公主，只有公主才喜欢与众不同。”但我不能苟同他这个见解，公主不是喜欢与众不同，而是习惯与众不同，最主要的是没有人敢和公主雷同。而习惯和喜欢之间，实在相差太远，这一点在我多年后临死之前，有很深刻的体会。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2）

君玮其实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人，他精通历朝历代每一个皇帝的所有小老婆，甚至包括微服私访时有了一夜情却来不及娶回去的。君玮的看法是，家事影响国事，国事就是天下事，而皇帝的家事，基本上都是小老婆们搞出来的事。其实只要皇帝不娶小老婆那就没事，但这对一个皇帝来说实在太残忍，皇帝觉得不能对自己这么残忍，于是选择了对天下人残忍。君玮的思路是，和谐了皇帝的小老婆们，就是和谐了全天下，此后，他一生都致力于如何和谐皇帝的小老婆。除了这件一生的事业，君玮还有一个兴趣，那就是写小说。但这个兴趣很让君师父不齿，君师父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享誉一方的剑客，只要他一写小说，就会没收他的稿纸并罚他抄写剑谱，于是他只好把文学和武学结合在一起，在抄写剑谱的过程中进行小说创作。你会发现经君玮抄过的剑谱总是大为走形，比如他写“每日午时，她用一双素手脱去一层一层繁复的衣衫，将净瓷般的身体裸露在日光下。那是一处极寒的所在，她坐在一张泛着冷光的寒冰床上，冷，很冷，非常冷，她就那么盘腿坐着，面北背南，将气息运行圆满的一周。她不知道，十丈远的重重冬蔷薇后，正有一双漆黑的眼睛，一寸一寸地抚摸她的肌肤。”基本上没人想得到这其实是九州真经的四句剑谱心法“极寒午时正，独坐寒冰床，裸体面朝北，气行小周天”。后来，君玮成为了小说写得最好的剑客和剑术最高强的小说家。

我因独自长在清言宗，宗里的规定是男人不得留发，全宗两千来号人，除了我以外全是男人，导致整个清言宗只有我一个人留长头发。这让我在初具性别意识时，很长时间内都以为女人和男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女人有头发而男人们全是秃头。于是，理所当然，我认为君师父和君玮都是女人，出于同性的惺惺相惜之感，和他们走得很近。很自然的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他们父子俩都是男人，但那种想法已根深蒂固，导致此生我再也无法用男女交往的心态面对君玮，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姐妹，故事本该是青梅竹马，却被我扭转成了青梅青梅。

三岁时，我在偶然的机缘下得知自己是卫国公主，但对这件事反应平静。主要是以我的智慧，当时根本不知道公主是什么东西。君玮比我大一岁，知道得多些，他说：“所谓公主，其实就是一种特权阶层。”我问：“特权是什么？”君玮说：“就是你想做的事就可以做，不想做的事就可以不做。”听了他的话，当天中午我没有洗碗，晚上也没有洗衣服，结果被师父罚在宗祠里跪到半夜。

从此以后，我彻底忘记了自己是公主这件事。也就是在同一年，师父看我心智已开，正式着手教我琴棋书画。师父的意思是，人生在世，能有个东西寄托情怀总是很好。如果我能够样样精通，自然最好，算是把我培养成了大家；如果只通其中一样，那也不错，至少是个专家；如果一窍不通，都知道一点，起码是个杂家。我问师父：“万一将来我不仅不通，还要怀疑学习这些东西的意义呢。”师父沉吟道：“哲学家，好歹也是个家……”

不知为什么，君玮明明没有拜师父为师，却能跟随我一同学习。师父的官方解释是，学术是没有国界不分师门的，君玮私下给我的解释是，他爹送了师父十棵千年老人参。果然，学术是无国界的，国界是可以被收买的。和君玮一起上课，写字画画还能忍受，但弹琴时就很难受。初学琴时，我和君玮一人一张琴，分坐琴室两端对弹。直接后果是，在我还不懂得何为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年纪里，首先明白了何为魔音灌耳腐骨蚀魂。我们纷纷觉得对方弹得奇烂无比，令自己非常痛苦，并致力于制造出更加匪夷所思的声音好让对方加倍痛苦，以此报复。在我的印象中，琴是凶器，不是乐器。这也是为什么我学会了用琴杀人，却始终学不会用琴救人，完全是君玮留给我的心理阴影。而在我学会杀人之后，想要依靠我的琴音得救的人，全部死去了。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3）

我在十岁的时候捡到一只刚睁眼的虎崽，这只老虎跟随了我一生，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一头禽兽的忠诚。虽然回想当年，我和君玮捡它的本意不过是为了把它吃掉。那时正遇上君玮他爹被我师父说动，立志做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并身体力行，搞得君玮三月不知肉味，而我在国宗里鲜少吃肉，正是我们俩对肉最向往的时节。后来之所以没吃成，完全是因为我们觉得还可以把它再养大一点，这样就能既蒸又煮连炖带炒，说不定还有剩。现在想来，能够忍住欲望没有当场宰掉小黄烤烤吃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小黄正是这头老虎的名字，后来经过鉴定，发现它是所属的虎种相当名贵。我和君玮都很高兴，觉得可以把它卖掉，这样我们就发财了，但苦于找不到门路，只好不了了之。等到我们有门路的时候，都已成年，最主要的是纷纷变成了有钱人，不用再拿小黄换钱。这让我们十分感叹，人生大抵如此，发财的道路总是艰辛。

命运安排我每次遇上大事时总是孤身一人，并且必然受伤。师父说：“你听过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伤筋动骨……”我能想象上天降到我身上最大的任莫过于等师父死后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下一任宗主，但后来君玮把宗规偷出来给我

看，宗规里明文规定了女人及人妖均不得在国宗中担任要职，从而破灭了我的一个梦想。很多人在梦想破灭之后迅速堕入歧途，山下就有个刺客因业绩不好而退隐江湖，改行杀猪，还有个书生在科举落第后改写淫秽小说并兼职画春宫图。但我始终认为做梦和娶妻性质差不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并且新的往往比旧的更好，旧梦破碎是因为新梦想即将到来，而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断然没有理由消沉。我对君玮表达这个看法，君玮思索一阵，认为有理，下午便去山下安慰刚死了老婆的王木匠，道：“你老婆死了是因为即将有新老婆来嫁给你，新老婆肯定比你旧老婆好，这是件大喜事啊，你表现得高兴点，别这么伤心。”被王木匠挥舞着扫把赶出了家门。君玮不能理解，且有些受伤，我安慰他：“世人都习惯在真相面前表露出狰狞的一面，以掩藏内心的害羞。”

在宗主梦破灭的那个夜晚，我的做法是，日暮时晃出宗门，前去林中打座打鸽子，转换心情，寻找灵感，建立新的梦想，重树信心。由此也可以见出，我实在要算一个积极向上之人。除此之外，这种积极还表现在一些私生活上，比如我一直毫不怀疑，倘若日后自己有一个夫君，他又不幸死在前头，我势必会在他断气当夜就收拾行装出门，前去大千世界寻找新的夫君。而截止那个夜晚，我受君师父感染，习惯性以为自己将来的夫君必然就是君玮，常常看着活蹦乱跳的他无限忧虑，想着啊呀，我怎么能在面前这个人刚刚断气时就马上出门寻找第二春啊。

好在该想法只持续到我十四岁时、打算重塑梦想的这个仲夏夜。关于仲夏夜，有一切美好的词汇可以形容，最实惠的却往往很残忍，说仲夏夜时毒蛇凶猛，宗里已有三名弟子因在此时节外出而死于蛇祸，望各位弟子引以为戒，各自珍重。我年纪幼小，总相信自己很特别，断不会重蹈那三个倒霉蛋的覆辙，这趟外出便没有携带雄黄，如今想来，当年死于蛇口的那三个师兄必然也以为自己很特别。人人都以为自己特别，看在他人眼中却无甚特别，看在蛇的眼中就更不特别了。估计对于毒蛇来说，只有带了雄黄的人才特别。幼时我们总是追求和他人的不同之处，长大却总是追求和他人的共同之处，如果能反过来一下，岂不正好，至少三位师兄的三条小命说不定能就此保住，哪怕成为植物人，起码不会死得这样萧索。作为同样不带雄黄的人，显然毒蛇对我是很一视同仁的。一尾娇小的白唇竹叶青狠狠在我小腿上咬了一口，毒液通过血液循环往身体各处，我摇晃了一会儿，缓缓倾倒，在意识模糊之际，终于领悟了本段落前半部分陈述的道理。接着我还回忆了一下那副画了两天的山中古寺图是否已裱好，回忆完之后觉得生无可恋，可以安息，遂安详地闭上眼睛等死，并再也睁不开了。就在那时，鞋子倾轧过落叶枯枝的微响由远及近，停在我的身边，一双手臂将我凌空抱起，鼻尖传来清冷梅香，可想象星光璀璨，静夜无声，满山盈谷的，那是二月岭上梅花开。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4）

我醒来时感觉身体内部血液涌动，齐向下腹聚集，手抚上裹肚，阵阵温痛。脚踝处被蛇咬的地方麻木不仁，却贴着一个温软物体，而膝盖弯曲，小腿被某样东西凌空支起，像一根绷紧的皮绳。整体感觉如此古怪，我忍不住要睁开眼睛看看是怎么



回事。结果睁眼偏头，却看见很要命的场景。环境是山洞一个，石床一张，我躺在这张石床上，而白色月光下，右脚小腿正被一个男人紧紧握在手中。他手指修长莹白，从姿势及触感辨别，脚踝处伤口紧贴的正是他的嘴。我的角度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且这侧面还大部分被头发挡住，令人很有一撩他头发的冲动。他没有发现我醒来，一身玄青衣衫，只静静坐在石床侧沿，唇贴着我的脚踝，宽长的袖摆沿着他抬起的我的小腿一路滑下，低头能瞥见衣袖上繁复的同色花纹，周围物什全都失色，朦胧不可细看。他漆黑的发丝扫过我的脚背，可想如果不是这样的场景，一位曼妙少女和一位翩翩公子的相遇，该是像书法大家的草书一样行云流水。而很自然的是，我自以为被人轻薄，顺势便给了他一脚。这一脚踢得太用力，引起连锁反应，身体某个难以言说的部位顿时血流如注。

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我踢了他一脚，结果踢出我自家的初潮。

他自然没有被踢到，在我右脚猛然发力前他已不动声色后退一步，可见他的身手了得。而我完全没发现他到底是怎么突然从坐姿变为了站姿，可见他的身手着實了得。我眯着眼睛看他，在洞口照进的白月光中，他身姿高大挺拔，一枚银色面具从鼻梁上方将半张脸齐额遮住，面具之下嘴唇凉薄，下颌弧线美好。有片刻的寂静。他擦拭掉唇上残留的血痕，唇角微微上翘：“好厉害的丫头，我救了你，你倒恩将仇报。”

但我被身体的大规模出血惊吓，不能说出什么解释的话，张口便是一阵哇哇大哭，并且在哭泣的过程中，过度使用小腹运气，导致下身渐渐有血污渗透裙子，一层漫过一层，越染越严重。而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天我穿的是一条白裙子。他的视线渐渐集中在我的裙子上，顿了半天，道：“癸水？”

我抽泣说：“谢谢，我不渴，但我可能是得了败血症，马上就要死了。”

他继续关注了会儿我的裙子，咳了一声：“你不会死的，你只是来癸水罢了。”

我大为不解：“来癸水是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这件事本该你母亲告诉你。”

我说：“哥哥，我没有母亲，你告诉我。”

很难想象，我会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男人身上获得关于癸水的全部知识。但更加难以想象倘若由师父他老人家亲口告诉我：“所谓癸水，就是指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子宫出血……”时，会是什么模样。连苍天都觉得这太难为一个七十九岁的老人家，不得不假他人之口。

他说他叫慕言。当然这不会是他的真名。假如一个人脸上带着面具，名字必然也要带上面具，否则就失去了把脸藏起来的意义。而我告诉他我叫君富贵，则纯粹是担心这人万一是我那从没见过面的爹的仇人，一旦得知我是我爹的女儿，一怒之下将杀人泄愤。历史上有诸多例子，表明很多公主都曾被他们的老子连累送命，再不济也会被连累得嫁一个和想象出入甚大的丈夫，导致一生婚姻不幸。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5）

就这样，我们在山洞里待了四五天，喝的水是洞外的山泉，吃的东西是山泉里野生的各种鱼类。据说我不能立刻回去，因为毒还没有解完，而慕言表示，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半途而废不是他的风格。我每天需要吃一种药，然后从手腕入刀割个口子，放半杯血。当我放血的时候，慕言一般坐在床前的石案旁抚琴。琴是七弦琴，蚕丝做的弦，拨出饱满的调子，具有镇痛功能。每次慕言弹琴，我总会想起君玮，还有他那令人一听就简直不愿继续在世上苟活的弹琴水平，进而遗憾不能让他来听听面前这位奏出的天籁之音，好叫他羞愤自杀，再也不能贻害世人。

五天里，我一直很想把慕言脸上的面具扒掉，看看面具底下的脸到底长什么样，但一想到结果可能被他砍死，实在不敢轻易造次。这完全是人的好奇心作祟，有时候有些事根本不关你的事，却非要弄一个明白，真是没事找事。

第六天下午，我觉得脚伤已好得差不多，能够直立行走了。慕言撩起我裤脚端详了会儿，道：“是不用继续放血了。明日一早我便送你回去吧。”

没想到分别来得这样迅捷，关键是还没成功扒开他的面具，我一时接受不能，残念地愣在那里。

他说：“不想走？”

我摇头说：“没有没有，但是，哥哥，你不和我一起走么？这个山洞没有太多东西，你也不像是要在此处久居。”

他沉吟说：“我不走，我得留在这里。”

我说：“可你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你一个人，没有人陪你聊天，也没有人听你弹琴。”

他低头拨琴弦：“等人，我怕我走了，我要等的人就找不到我了。”

我顿时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再问下去仿佛已涉及他人隐私，不问下去又一时找不到话题转移。我说：“这个……”

他已从石案前站了起来，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今天可真是运气。”

我抬头看，高阔的山洞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站了一堆蒙面的黑衣人。在我看向他们的一刹那，这些人纷纷亮出自己的兵器。拔兵器的动作就像他们的服装一样统一，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纪律的团队，而难得的是，拔出的兵器也很统一，明晃晃一把把镰刀排得很整齐。当然，后来我知道这些东西虽然长得像镰刀，其实有一个学名，叫弯刀，一字之差，前者用来割草，后者用来割人头。

我因鲜少下山，没见过世面，被前边一字排开的十几把镰刀威慑，情不自禁往后瑟缩了一下。慕言移步将我挡住，身姿翩翩站在我前面，我担心道：“你有家伙没有？”没等他答话，那十几把镰刀已经发难。他将我一把推开，纵身一跃，玄青色长袍在黑衣白刃之间辗转，我看得眼花缭乱。他动作快得没谱，我睫毛都不敢动，也只看得清他偶尔一两个动作，比如从后面握住某个黑衣人的手腕，侧身带着那人转半个圈，手上的镰刀就正好割断身后另一个打算砍他一刀的黑衣人的脖子，鲜血飞溅，他还来得及往旁边腾挪几步闪避骤然飞溅的血浆。

不过片刻功夫，在场的十来个黑衣人已被他解决得还剩两三个。最后一个见大势已去，一把镰刀直直朝我飞过来。师父一生最恨聚众斗殴，从没教过我近身格斗，眼见那刀越飞越快，直取我咽喉，我吓得动都不敢动。这真是最糟糕的状况。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时候我是被吓得腿软，一下子支撑不住趴在地上，那刀打着旋儿一路向前飞过我的头顶，我就正好躲过一劫。可偏偏身体太好，即使被这样惊吓，腿都软不了，简直是个活靶子。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6）

正当我以为必死无疑时，一片玄青色突然笼罩而下，就像雨过天青云破，苍穹从高处压下，我的腿终于软在他这一压之下。慕言将我搂在怀里，腾空用脚轻轻一踢，那镰刀又打着旋儿回去了，且更快更急。“兹——”刀入肉的声音在静空中响起，扔镰刀的黑衣人不敢置信地低头瞧着肚子外头的刀柄，缓缓跪在地上。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而这位大哥明显是不敢相信天道居然轮回得如此有效率。

一片空死的寂静中，慕言道：“真好奇我那个不成才的弟弟平日是怎么教导你们的，如果我是你，在进洞之初就杀了这个小姑娘，先乱了对方的阵脚，还好你最后悟过来了，可也晚了。”肚子插着刀的黑衣人还没死绝，瞳孔越来越大，哆哆嗦嗦道：“你……”

慕言淡淡道：“他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未免太小看我这个做哥哥的了。”

黑衣人不再说什么，只低下头去，颤颤巍巍伸出手指，看样子是想把镰刀拔出来，慕言突然用手捂住我的眼睛，洞里传来一阵难以形容的痛吼，我说：“他在做什么？”

慕言说：“陈国有一个传说，带着兵刃往生的人，来生还得做武人。”

我说：“那他是想做个文人？”

慕言放开手：“也许他只想做一个贩夫走卒。”

此前很多年，我一直坚信，人不能毫无道理地去做某件事，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比如说当厨房做了我不爱吃的菜，我就跑去问掌勺的师兄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不做炒土豆丝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坚持问上一个时辰，一般来说，第二天我们的饭桌上就会出现炒土豆丝。这件事告诉了我们求知欲的重要性，知之才幸福，不知不幸福。从十四岁到十七岁，期间三年，我多次回忆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慕言，结论是他在和我毫无关系的情况下，七天之内连救了我两次。君玮认为我的喜欢不纯粹，只是说着玩玩，而真正的喜欢应该没有理由不问原因。可我觉得理由之于喜欢，就像基石之于楼阁，世上从来没有无需基石的楼阁，也不应该有毫无道理的喜欢。我对慕言的感情建立在两条性命上，这就是说，这世上除了我的命，再不该有东西比它更加纯粹强大。君玮无法理解我的逻辑，主要是因为他自身没有逻辑。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涌泉之恩无以为报，九州的规矩是，无以为报时我们一般以身相许。如果那时我意识到自己情窦初开，在慕言出手相救时就已默默喜欢上他，一定会把自己许配给他。可那个恰好的时刻，在他的手离开我眼睛时，我心如擂鼓，却不知擂鼓的原因。

我问他：“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呢？”

他说：“你还是个小姑娘，只要是个男人就不能对你见死不救。”

我说：“如果我是个大姑娘呢？”

他转身将我拉进洞，笑道：“那就更不能不救了。”

我本来有绝佳的机会，但没有把握住，痛苦的是即使失去这个机会仍一无所知，只是傻傻地看着他微微勾起的唇角，半晌说：“哥哥，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我送你一幅画好么，我画画画得还可以，你要我给你画副画么？”

洞里光线正好，他微微偏头看我：“哦？”

偏头的角度和说话的声调都是那样恰到好处。

我顿时被迷惑，忍不住想在他面前表现一番，四处寻找，可恨洞里没有笔墨。虽可取火堆里的木炭做笔，在草纸上画一副炭笔画，可前几天为了方便，我把所有草纸均裁成了巴掌大小的纸片，勉强能在上面画个鸡蛋，画人就实属困难。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7）

慕言看我在洞里寻找半天，拿着一叠草纸不知所措，大约明白，不知从哪里取来一根木棍，递给我道：“用这个吧，若你真想拿一幅画来报答我，画在地上也是一样的。”

我握着木棍研究了好一会儿，颤颤巍巍下笔，但好比一个绣花的绝世高手，即便再绝世也无法用铁杵在布匹上织出花纹，我和她们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我本意是想画慕言凌空而起徒手撂倒两个黑衣人的英姿，画完后，他端详半天，道：“这画的是什么？像是一只猴子跳起来到桃树上摘桃，又像是一头窈窕的狗熊试图直立起来掏蜂窝……”那时我给慕言留下的印象即是如此，可以将猴子摘桃和狗熊爬树画得如出一辙的自以为很会画画的小姑娘。

如今我已能用棍子在地上画出栩栩如生的人像，却始终没有办法再找到慕言修正他对我的印象。君玮说：“也许他觉得你画出一个东西，能够像任何一个东西，这很有才华呢。”君玮能有此种想法，说明他已是一个剑客的思维，而画画和使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若使剑，你使出一招，在众人看来可以是任何一招，这就是绝世的一招剑术。而画画，你画出一个东西，在众人看来可以是任何一个东西，这幅画就卖不出去。

我和慕言受命运指使，在一起待了将近六天。第六天夜里，我入睡后，他离开了山洞。我独自一人在洞里等了四天，但他没有再回来。四天后我不得不离开，主要是仲夏时分，尸首不易保存，洞口颠三倒四横着的黑衣人们纷纷腐烂，招来很多苍蝇，将人居环境搞得很恶劣。如果我和他相遇在冬天，在我懵懂不知事的这个年纪，必然就此等下去，直到我将为什么要等他的理由想通。想通了就更有理由等下去，直到有一天他来，或者他永远不来，但那都是另一段故事。而事实上，我带着些微惆怅很早离开，离开时我以为自己等他四天只是为了和他正式道个别。显然，这是一个太过纯洁的想法，我早早解放了自己的心灵爱上慕言，却没能同时解放自己的心智认识到自己爱上了慕言，这就是我错过他的原因。

当我走出这个山洞，走出相当一段距离，回头望，才发现它就位于雁回山后山。

此后两年，雁回山后山成为我最常去的地方。而在君玮强迫我阅读了他最新创作的一部意识流艳情小说后，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不时想起慕言，为什么没事就要去后山晃荡几圈，原来我像书中女子一样，春心萌动了。唯一和书中女子不一样之处在于，她在春心萌动前就对自己的情郎了如指掌，而我对慕言萌生爱慕之心

，却基本不知道他家住何方、年龄几何、有无房马，房子和马匹是一次性付款还是分期偿还，家中是否还有双亲、双亲和他是否分开住还是住一起……

自从知道自己爱上慕言，我就一直在找他，然而，像世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即便动用了我亲生爹妈那边的关系，也找不到他。我原本想他或许是陈国人，但在这个更换国籍比更换女人还要容易的时代，也许他今日以陈国为家，明日就是我卫国子民了，总之从国籍入手寻找的想法破产，但除国籍之外，已没有任何线索。如今回想我生前的少女时代，最美好的十五六岁，却都在寻找中碌碌度过，最关键的是这寻找还毫无结果，令人死都无法瞑目。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8）

后山枫树两度被秋霜染红，我活到了十六岁。传说我在十六岁前不能沾染王室中物，否则就要死于非命，由此父王将我托付给清言宗，指望能免我一劫。我能顺利活过十六岁，大家都很高兴，觉得再无后顾之忧，第二天就立刻有使者前来将我接回王宫。临走时，我和君玮洒泪挥别，将小黄托给他照顾，因小黄需要山林，而卫王宫其实是个牢笼。此时，不知道为什么离开君禹教隐居到清言宗附近的君师父已带着君玮认祖归宗，并接手君禹教成为宗主，这就是说，做为君禹教少宗主，君玮已经足够有钱，能独自担负小黄的伙食了。我和君玮约定，他每个月带小黄来见我一次，路费自理。

父王封我为文昌公主，以此说明我是整个卫王宫里最有文化的公主，但师父时常抱怨，我学了十四年，不过学得他一身才学的五分之一。如此看来，我这样的文化程度也能被说成很有文化，说明大家普遍没有文化。我的上面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一直困扰我的难题是，他们每个人分别应该对应父王后宫中的哪位夫人。三个哥哥个个都很有想法，令父王感觉头痛的是，大哥对诗词歌赋很有想法，二哥对女人很有想法，三哥对男人很有想法，总之没有一个人对治国平天下有所想法。父王每每看着他们都愁眉不展，只有到后宫和诸位夫人嬉戏片刻才能暂时缓解忧虑。我初回王宫，唯一的感觉就是，在这诸侯纷争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样一个从骨子里一直腐朽到骨子外的国家居然还能偏安一隅存活至今，实属上天不长眼睛。假如我不是卫国人，一定会强烈建议当局前来攻打卫国，它实在太好被攻克。

我从前并不相信父王的那个梦，和他梦中的长门僧。倘若命运要被虚无的东西左右，这虚无至少要强大得能够具体，比如信仰，比如权力，而不是一个梦境。但命中注定我要死于非命，这真是躲都躲不过的一件事。

我死于十七岁那年的严冬。

那一年，卫国大旱，从最北的瀚荷城到最南的隐嵇城，遍野饿殍，民不聊生，国土像一张焦黄的烙饼，横在端河之滨，等待有识之士前来分割。而那一天，陈国十

万大军就列于王都之外，黑漆漆的战甲，明晃晃的兵刃，他们来征服卫国，来结束叶家对卫国八十六年的统治。

师父在此前两个月谢世，临死前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挽救卫国，我是他的嫡传弟子，这就是说，我们的思维都是一脉的思维，他想不出办法，我更想不出办法。初回王宫时，我认为自己职责所在，花费时日写了一本《谏卫公疏》上呈，发表了对现有政体的个人看法，得到的唯一反馈是，父王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这个字写得还不错，此后将我幽禁。只因卫国是大晁版图上一个边缘化国家，天启城的政治春风在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吹拂了八十六年也没能吹拂到卫国来，即便天启城中女人已能做官，卫国的女人却从来不得干政，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男耕女织的国家，这导致女人一般只有两个功能，织布和生孩子。在国将不国之时，父王终于打算听一听我的看法，但此时我已没有任何看法，给出的唯一建议是，大家多吃点好吃的东西，等到国破时一起殉国吧。再次被父王幽禁。他摸着胡子颤抖道：“果真是在山野里长大，作为一国公主，你就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一丝一毫感情吗？”父王的一顿训斥后，我的无血无泪之名很快传遍整个宗室王族。哥哥姐姐们无不叹息：“秦儿你书读得这样多，却不知书中大义，你这般冷情薄幸，父王错疼了你。”这真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本该正经的时候大家通通不正经，结局已经注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不正经了，大家又通通假装正经，如果能将这假装的正经维持到最后一刻，也算可歌可泣，但大家明显没有做到。而身为王族，他们本该做到。在我的理解里，王族与社稷一体，倘若国破，王族没有理由不殉国。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一章（9）

冬月初七，那日，天空有苍白的阴影。

陈国军队围城三日不到，父王已选择投降，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卫国，亡得这样平静。书中那些关于亡国的记载，比如君主自焚，臣属上吊，王子公主潜逃，全然没有遇到。只是女眷们有过暂时的骚乱，因亡国之后，她们便再不能过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但趁乱逃出王宫，除非流落风尘，否则基本无法生存，况且王宫根本没有乱，一切都井井有条，完全没有逃出去的条件。她们思考再三，最终决定淡定对待。

在内监传来最新消息后，我穿上自己平生以来最奢侈的一件衣裳。传说这件衣裳以八十一只白鹭羽绒捻出的羽线织成，洁白无暇，唯一缺点就在于太像丧服，平时很难得有机会穿上身。

午时三刻，城楼上白色的降旗在风中猎猎招摇，天有小雨。

卫国干旱多时，干旱是亡国的引子，亡国之时却有落雨送葬。

我登上城墙，并未遇到阻挡，城中三万将士解甲倒戈，兵器的颜色看上去都要比陈军的暗淡几分。兵刃是士气的延伸，国破家亡，却不能拼死一战，将士们全半死不活，而兵刃全死了。这城墙修得这样高。修建城墙的国主认为，高耸的城墙给人以坚不可摧的印象，高大即是力量。但如此具象的力量，敌不过一句话，敌不过这一代的卫国国主说：“我们投降罢。”

放眼望去，卫国的版图看不到头，地平线上有滚滚乌云袭来，细雨被风吹得飘摇，丝线一样落在脸上，黑压压一片的陈国军队，肃穆列在城楼之下。最后一眼看这脚下的国土，它本该是一片沃野，大卫国的子民在其上安居乐业。

身后踉跄脚步声至，父王嘶声道：“秦儿，你在做什么？”

一夕间，他的容颜更见苍老。他上了岁数，本就苍老，但保养得宜，此前我们一直假装认可他还很年轻，但此时，已到了假装都假装不下去的地步。

我其实无话可说，但事已至此，说一说也无妨，他被内监搀扶着，摇摇欲坠，我在心里组织了会儿语言，开口道：“父王可还记得清言宗宗主，我的师父惠一先生？”

他缓缓点头。

风吹得衣袍朔朔，稍不留神便将声音扯得破碎，不得不提大音量，三军皆是肃穆，我裹紧衣袍，郑重道：“师父教导叶秦王族大义，常训诫王族是社稷的尊严，王族之尊便是社稷之尊，半点践踏不得。可父王在递上降书之时，有否将自己看做社稷的尊严？倘若叶秦是一国之君，断不会不战而降，令社稷受此大辱。父王自可说此举是令卫国子民免受战祸，可今日陈国列兵于王都之下，自端水之滨至王都，一路上皆踏的是我大卫国子民的骸骨，城中三万将士齐齐解甲，又如何对得起为家国而死的卫国子民？今日在此的皆不是我卫国的好男儿，卫国有血性的好男儿俱已先一步赴了黄泉，葬身阴司。叶秦虽从小长在山野，既流的是王族的血，便是社稷的尊严，父王你领着宗室降了陈国，叶秦却万万不能。倘若叶秦只是一介平民，今日屈服于陈国的铁蹄之下无话可说，可叶秦是一国公主，”雷声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我转身瞧见城楼下，不知何时立了个身着华服的公子，身姿仿佛慕言，一眨眼，又似消失在茫茫雨幕之间。

父王急道：“你是个公主又怎么，你先下来……”

这一场雨真是浇得透彻，若半年前也有这么一场雨，卫国可还会如此神速地亡国？可见冥冥自有天意。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抬头望高高的天幕，一时之间涌起万千感慨，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社稷死，叶秦死，这本该，是一个公主的信仰。”



我从城楼跌落而下，想师父一直忐忑怕把我培养成一个哲学家，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终于还是成为了一个哲学家，走进自己给自己设的圈，最终以死作结。此生唯一遗憾是不能再见慕言一面。那个夜晚，星光璀璨，他抱起我，衣袖间有淡淡梅香。

他说：“好厉害的丫头，我救了你，你倒恩将仇报。”

他说：“所谓癸水，就是指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子宫出血……”

他说：“你还是个小姑娘，只要是个男人就不能对你见死不救。”

他说：“这画的是什麼？像是一只猴子跳起来到桃树上摘桃，又像是一头窈窕的狗熊试图直立起来掏蜂窝……”

也许他早已忘了我，妻妾成群，孩子都生了几打，不知道有个小姑娘一直在找他，临死前都还惦记着他。

风里传来将士们的呜咽之声，和着噼啪的雨滴，我听到戍边的兵士们常唱的一首军歌，深沉的调子，悲凉的大雨里更显悲凉。

我躺在地上，睁不开眼睛，感觉生命正在流逝，有脚步声停在身旁，一只手抚上我的脸颊，鼻间似有清冷梅花香，但已很难辨别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我挣扎开口道：“哥……哥。”脸颊上的手颤了一颤。

我不能像一位公主那样长大，却像一位公主那样死去。

我死在冬月初七这一天，伴随着卫国哀歌，“星沉月朗，家在远方，何日梅花落，送我归乡……”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二章（1）

我死后，据说陈太子苏誉下令将我厚葬，入殓出殡皆按的公主礼制。

父王母妃原本第二天就要被押往陈都吴城，因我的葬礼耽搁，推延一日。

出殡之时，宗室王族均被要求前来瞻仰，回头须写一篇心得体会，谁都不敢缺席。而王都里残存的百姓们也纷纷自发围观，以至于王宫到王陵的一段路在这一天发生了百年难得一遇的交通堵塞，路两旁的住户想穿过大街到对面吃个面都不可得，大家普遍感到无奈。

当然这些我通通不知道，都是君师父后来告诉我。他在卫国被围城时得到消息，带着君玮赶来带我离开，却没料到我以死殉国，自陈国千里迢迢来到卫王都，正遇上我出殡。那时我躺在一口乌木棺材里，是个已死之人，棺材后声声唢呐凄凉，阴沉沉的天幕下撒了大把雪白的冥纸。

君师父说：“卫国分封八十六载，我是头一回看到一个公主下葬摆出如此盛大的排场。”

但我想，那不是我的排场，那是国殇的排场，而一国之死，怎样的排场它都是受得起的。

君师父是个世外高人，凭他隐居在雁回山这么多年也没被任何野生动物吃掉，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雁回山是整个大晁公认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经常会有匪夷所思的动物出没伤害人命。

我自认识君师父以来，只是将他当作一个普通的高人，没有想过他高得可以令断气之人起死回生。这是歪门邪道，违背自然规律，试想你好不容易杀死一个敌人，结果对方居然还可以活过来让你再杀一次，叫你情何以堪。但这件神奇的事归根结底发生在我的身上，只好将他另当别论，因否定它就是否定我自己。

我起死回生的这一日，感觉自己沉睡很久，在一个模糊的冬夜睁眼醒来。

从窗户望出去，月亮挂在枝头，只是一个淡黄色光轮，四周静寂无声，偶尔能听见两声鸟叫。我回忆起自己此前从城墙上跌下，那么高，想这样还能被救活，当今医术实在昌明。君师父坐在对面翻一卷古书，君玮趴在桌子上打盹，灯火如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

抬眼就看到床帐上的白莲花，我说：“我还活着？”

有一瞬间的死寂，君师父猛然放下书，落在案上，啪的一声：“阿蓁，是你在说话？”君玮被惊醒，抬手揉眼睛。

我张了张嘴，发出一个单音节：“嗯。”

君玮保持抬手的姿态，愣愣看着我，半晌，道：“阿蓁？”

我无暇理他，因君师父已两步走到近前，伸出手指探了探我的鼻息，又扣住我的脉门细细查看。

良久，他感叹：“那鲛珠果然是无上的神物，阿蓁，你痛不痛？”

我摇头：“不痛。”

他苦笑一声：“伤得这么重也不痛，是我让你回来，可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会痛，我自作主张，你想醒来么？”

我看着他，缓缓攒出一个笑来，点头道：“想的。”

这不是起死回生，叶秦已经死了。

万事皆有因果，这就是我的因果。

人死后意识游丝渐渐散落，终而灰飞湮灭，这是九州的传说。我从前也不过以为它是传说，直到自己亲自死一次，才晓得传说也有可信的。

下葬三日后，君师父趁夜潜入王陵，将我从棺材里扒出来运回君禹山。那时，残存的精神游丝还盘踞在身体中未能离开，他将教中圣物缝入我残破不堪的身体，那是一颗明亮的鲛珠，用以吸纳灵魂，好叫它永不能离开宿主。基本上，这不过是改变一种死亡状态，除了能动能思考，我和死人已没什么分别。这个身体将再不能成长，我没有呼吸，没有嗅觉和味觉，不需要靠吃东西活下去，也没有任何疼痛感。在左胸的这个位置，跳动的不是一颗热乎乎的心脏，只是一颗珠子，静静地躺在那儿，有明亮光泽，却像冰块一样冷，令我特别畏寒。但能再次睁开眼睛看看这世间，总是好的么。我再不是什么公主，肩上已没有任何负担。君师父重新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君拂。意思是我这一生，轻若尘埃，一拂即逝。我想，这是一个多么凄惨而寓意深刻的名字啊。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二章（2）

此次殉国，我付出巨大代价，把命赔上也就罢了，关键是颅骨摔破，体内脏器也移位的移位，碎裂的碎裂，大出血的大出血。这就意味着此后这幅身体必然弱不禁风，虽我已没有任何痛感，但经常吐血也不是件好事，手帕都懒得洗。君师父用鲛绡修补了我的容颜，被他这么一补，在原来的基础上好看很多，只是颅骨上那道裂痕实在摔得太狠，绞绡也没有办法修整，从眉间绕过额头到左耳处，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君玮初次看我的脸，久久不能言语，半天，道：“太妖孽了，这个样子太妖孽了，从前那个清清淡淡的模样不好么？”我说：“我仔细研究过了，五官还是没怎么变的，就是比从前稍微邪魅猖狂一点儿，没事儿，就当整容失败吧。”

但那道疤痕毕竟是碍眼的，君师父用银箔打了面具，遮住我的半张脸。本来我提议用人皮面具，这样看起来就更加自然，但考虑到人皮面具透气性能着实很差，最终作罢。

我以为自此以后，便能潇洒度日，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当时没想明白，以为人死了便可无忧无虑，但忧虑由神思而来，神思尚在，岂能无忧。君师父花费如此心血让我醒来，自有他的考量。他想要做成一件事，这件事的难度仅次于让君玮给我生个孩子。

他想要我去刺陈，刺杀陈侯。

他将鲛珠缝入我心中，将我的灵魂从虚无之境唤回。鲛珠中封印了密罗术中最神秘的华胥引，这秘术随着珠子植入我的身体。倘若有人饮下我的血，沾染上体中鲛珠的气息，哪怕只一滴，都能让我立刻看出最适合他的华胥调。奏出这调子，便能为他织一个幻境。这幻境是过去的重现，能不能从幻境中出来，端看这个人逃不逃得过自己的心魔。但世人能逃过心魔者，真是少之又少。

君师父想要我这样杀掉陈侯。

站在个人的角度，即便是陈国灭掉卫国，我对陈侯也并无怨恨，在这个人如草芥命如飞蓬的时代，成王败寇，本是理所当然。但陈侯一条命换我在人间逍遥半世，我认为是很值得的。我要去杀他，不因我曾是卫国公主，只因我还留恋人世。

君师父说：“刺陈之事不用着急，华胥引植入你体内不久，运用还不熟练，你且先适应一阵子吧。”

我想这桩事，我还真是不急。

君师父看我神色，大约猜出我心中所想，又补充道：“但你也不能一点都不着急，陈侯身体不好，归天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了，你还是要抓紧时间，不然不等你去刺杀，他就自己先死了，这样多不好。”

我说：“这样挺好呀。”

他看着远山，神色难辨：“不好，那样的话，我的复仇就失去意义了。”

我其实很想提醒他，万一陈侯正被病痛折磨得辛苦，急需谁来给他一刀痛快了结，我去刺他搞不好助他一臂之力，这样就更没有意义了。但转念一想，乐于助人嘛，也是帮君师父积德，便忍住什么也没说。

半个月后，君师父带着君玮下山，寻找一种药材，帮我修补身上的伤痕。临走时君玮安慰我：“你变成这个样子，肯定没人愿意娶你，没关系，别人不娶你，我娶你，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将鲛珠取出，辜负了我和父亲的心血。”

我说：“娶了我你们君家就没后了。”

他疑惑：“怎么会没后了？娶了你我肯定还要再纳几房小妾的嘛，哈哈哈。”

被我乱棍打下了山。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二章（3）

转眼六个月，枯树吐出新芽，我挖出埋在中庭老杏树下的一坛梅子酒，君师父就带着君玮回来，后面还跟着小黄。此前小黄误食君师父养来喂毒的小白兔，不小心食物中毒。那只小白兔估计是全天最毒的一只小白兔，身上百毒汇集，连君师父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只好将它送到药圣百里越处请他试试，清了大半年才将一身毒素清完。小黄初见整容后的我，一时不能认出，呲牙咧嘴很久，我拿兔子肉给它吃，它也没有表现出高兴，反而将雪白的牙齿呲得更厉害。直到君玮抚摸它的耳朵柔声安抚他：“这是你娘，你不能跟爹爹在一起待得太久了就不认娘了啊，怎么你也是她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娃。”小黄果然就过来亲密地蹭我。

我说：“你才怀胎十月生出了它，你怀胎十月生出了他们全家。”

君玮比出一只手指颤抖地指着我说：“我还好心想娶你来着。”

我说：“你能再生个老虎出来给我玩儿么？能生出来我就考虑给你娶。”

他愣了半晌，恼羞成怒地对小黄道：“儿子，咬她。”

但小黄伸出舌头来更加亲密地舔了舔我的手背。

君师父带回的药材果然有奇效，制成膏糊抹遍全身，一天抹三次，五天之后，一身伤痕就消失殆尽。这个结果让我很满意，忍不住抹了一部分到额头上，但那毕竟是骨头里带出来的伤，痕迹依然明显。我看着铜镜里自己的身体，想起八个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谁能想到如此生机勃勃的一副躯体，内里已然腐朽得不行了呢，倘若将鲛珠取出，不到半刻怕是就要化为灰烬吧。我想象这场景，觉得真是恐怖。

第六天一大早，君师父来看我，后面跟着呵欠连天的小黄。

门前两株桃树俏生生立着，枝头花开正艳，叶间还带着晨起的露珠儿。他把小黄打发去院子里扑蝴蝶，转头问我：“这半年来，华胥引揣摩得如何了？”

我老实回答：“没有练习对象，没法长进。”

他沉吟半晌，道：“阿蓁，你也知道蛟珠这件法戒器，凭自身之力仅能撑你三年而已。蛟珠靠吸食人的美梦修炼，如今它既附在你的体中，你要活得长久些，只能利用华胥引织出的幻境来吸食人的美梦性命。你是个善心的好孩子，怕做不来这些，但我千方百计将你救活，绝不想你只活三年。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他怕我想不通，但我很早就已想通，我不能只活三年，也不能滥杀无辜随意取人的性命。可这世上有多少人为过去的人生后悔，华胥引能织出重现过去的幻境，让他们在这幻境里将过去修正，倘若有人沉醉于幻境不愿出来，甘愿奉出尘世的性命，那我们双方都求仁得仁。

我说：“你可帮我找到什么好差事了？”

君师父含笑点头：“不错，近日，你去姜国走一趟罢。”

五日后，我抱着一把七弦琴，和君玮小黄一同出现在陈国的边境小镇。其实君禹山离姜陈两国国境不远，步行三日即可到达，此次耽搁两日，主要在于我们骑了一匹马。这也没什么不妥，只是时刻要防备小黄将代步的马匹吃掉，着实是件痛苦而浪费时间的事。终于，我们做出一个决定，将马匹烤烤吃了，带着小黄步行。大家饱餐一顿，行程立刻变得迅速。

陈国与姜国交界之处，是一座绵延的山峦，因山中经常挖出玉璧，唤作璧山。我们想既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何不叫玉山，问过镇上居民，大家推测可能因为璧字笔画较多，显得有文化。我们到得正是好时候，倘若冬天，整座璧山都铺上一层厚厚积雪，经常发生雪崩，不是经验丰富的老猎户，根本不能穿过，只能绕道郢河。而现在这般，我们沿着山中小路，一边走一边还能欣赏沿途风景，实在赏心悦目。山间有淙淙溪流，我拿出水囊正欲取水，蓦然停住，君玮蹲在一旁掬水洗脸，洗完用衣袖擦擦，注意到我的动向，奇道：“怎么了？”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二章（4）

穿过挡在面前的野蔷薇花丛，我指着前方：“这个你得看看，仔细看看，看人家是怎么搞对象的，也好积累点小说素材。”君玮神思一振，顺着我指的方向望去。

那是对浓情蜜爱的年轻男女。男的一身织锦袍，女的一身云罗衫。因隔得太远，看不清面容，单看身姿，一个临风玉树，一个柳枝轻缠。他们背后大片不知名花海，旁边一株老树下，拴着一匹膘肥体壮的骏马。分神去看小黄，它目光炯炯望着骏马，果然已经在流口水，但被君玮将后颈拎住，不得不表示克制。那男子俯身为女子摘下一朵艳红蔷薇，插在她的发间。女子伸手搂住男子的脊背，两人紧紧贴在一处。

君玮转头来遮我眼睛：“看多了容易长针眼。”我一边锁定目光看前面一边打开他的手：“我也学点经验么。”他不为所动，不遮住我视线就不能善罢甘休，终于将我激怒，一把将他掀翻。

就在此时前方陡生变故，我心中一紧，君玮转回头目瞪口呆：“这么快那男的就被女的压倒了？啊，这女的也太主动了，哎哎哎，怎么才亲上她就翻身跨马走人了？玩儿情趣也不是这么玩儿的，这多不人道啊。”

我说：“情你个头啊情，你没看到那女的从背后刺了男的一刀啊，人是畏罪潜逃了。”

君玮说：“啊？他们不刚还搂搂抱抱的吗？”

终归是我没事找事，我和君玮本可撒手不管，但那男子倒下去的身影，像一座倾倒的玉山，蓦然令我想起心中的那个人，慕言。自我醒来之后，已很久没想起他，并不是心中情谊已经泯灭，只是假使此时重见，也再不能如何了。从前我执着，因我活着，而此时此刻，我一个已死之人，没有呼吸没有味觉痛感，他不怕我已经难得，遑论其他。相见争如不见。

君玮查看他的伤口，表示匕首刺入虽深，但未切中要害，幸亏我们抢救及时，还能捡回他一条命。我看到他的容貌，浓黑的眉，挺拔的鼻梁，凉薄而血色全失的嘴唇，是难得好看的一张脸。脚下的草地很快就被血色浸透，君玮帮他止好血，终于反应过来问我：“关键我们为什么要救他呢？”我说：“你看他长得这么好看，也许我们把他治好之后转手卖掉，可以卖到大价钱？”君玮没有理我，转手招呼小黄：“儿子，过来帮爹爹驮着他。”小黄将头扭向一边。君玮继续招呼：“到镇上爹爹给你买烧鸡吃。”小黄欢快地跑了过去。

这好看的公子在镇上的医馆里躺了两天才缓缓醒来，除了迷蒙中叫过一声“紫烟”，再没别的言语。我揣摩紫烟是个女人的名字，说不定就是刺他一刀的女人。感叹良久，想古往今来都是这般，英雄难过美人关。

君玮说：“这人怎么这样，好歹我们救了他，自醒来到现在，半句感谢也没给。”

我说：“长得好看么，任性点也可以理解。”

君玮瞪着我：“长得好看就可以吃药不给钱啊，长得好看就可以欠人人情不道谢啊？”

我说：“嗯。”

君玮捂着胸口气得要倒了。

我们原本设想将这个人救活，拿点报酬，如果他家离得近就顺便把他送回家，再上路离开。但世事总不能如愿，谁能想到如此打扮的一个贵公子，身上却一个子儿也没。我为难道：“把你从璧山搬回来这事儿就算我们日行一善了，可你伤得不轻，用了不少好药材，都是我们垫着，我们此行路远，还带了一头老虎，开销很大，盘缠也不算多，你看……”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二章（5）

我想他要是再没反应我就要去抽他了。

但他没给我抽他的机会。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兀然接过：“路途遥远？”那一双好看的眉微微上挑，唇边竟噙着一丝笑。

我想，他这是伤情伤傻了么？

他继续道：“既然路途遥远，又是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必是艰险异常了。在下不才，碰巧学过几年剑术，姑娘若不嫌弃，这一路便由在下护着姑娘罢，也是报姑娘的救命之恩。”

我说：“可这药钱……”

他取下手上的玉扳指递给我，摇头笑道：“还真是执着啊，把这个扳指当掉，能得二十个金铢，不仅药钱，在下一路跟着姑娘的饭钱也有了。”

我接过扳指抬头看他：“你不用保护我，既是二十个金铢，已足够报这救命之恩了。”

他淡淡道：“在下的命还不至于廉价得这样。”

我上下端详他一番：“可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赶路了，你身子撑得住么？”

他低笑一声：“明日上路么？无妨。”

君玮不明白为什么这位蓝衣公子一定要跟着我们，想了半天，觉得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看上我了。我本来心花怒放了一会儿，但不经意照到镜子，发现自己已然今非昔比。除非他是个重金属发烧友，否则要看上我这张一半都被银箔挡严实脸实属难能可贵。



君玮听了我的反馈，陷入沉思，道：“不是这样的话，就毫无道理了。”

我开解他：“世间事哪有那么多道理，就好比小蓝，风姿翩翩一表人才，按道理能招惹多少狂蜂浪蝶，结果你也看到了，喜欢的姑娘毫不留情扎他一刀，要不是遇上我们，就曝尸荒野了，挑姑娘的眼光太不济，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要真按道理来，就该没这个事儿了。”

君玮想了想，表示赞同，又想了想，问我：“小蓝是谁？”

我说：“不就是前几天救回来那个穿蓝衣服的么？”说完转身，准备去厨房看药。一抬头看见小蓝，收拾得妥妥帖帖，操着手正闲闲靠在里间的门框上，冷眼将我们望着。背后说人是非，着实缺乏教养，这等事还被当事人抓个正着，我不知作何感想，半天，干笑了一声。他也配合地笑了一声，眼睛里却殊无笑意，转身进了里间。

君玮凑过来道：“我相信他不是看上你了。”

我回头问他：“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是看上你了？”

小黄正好从房门前过，君玮磨了磨牙齿，指着我叫住小黄：“儿子，咬她。”

十天之后，就到姜国国都岳城。

小蓝说这一路崇山峻岭，必定艰险异常。我们研究一番，觉得他的社会经验应该比我和君玮都丰富，盲目地信任于他，一直等待艰险降临。但行路十天，一路平安，连打劫的山贼都没遇上半个。君玮问我：“你说什么时候才能遇上歹徒来袭击我们啊。”我说：“不知道，等着吧。”可等待许久，歹徒依然迟迟不来，着实令人忧虑。

进入岳城的前一夜，队伍中多加入一个女子。说是小蓝的侍女兼护卫，名唤执凤。我们在路旁买烧饼时遇上她。背景是残血般的夕阳，她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飞驰而来。君玮一把将我拉到一旁躲开，她翻身下马，月白的衣袖扫过我面颊。我和君玮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她已旁若无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小蓝面前，眼圈绯红望着他哽咽：“公子，执凤终于找到你了。”

执凤长得眉清目秀，额间有一颗天生的红痣。对于她执意跟着我们这件事，小蓝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君玮点头倒是点得痛快。因执凤着实是个相貌美好的姑娘，十分容易就触动了他一颗恻隐之心。但在恻隐执凤的同时，君玮对小蓝是很不满的，和我咬耳朵道：“这人真正的风流，连护卫都是女护卫。”但我想，话也不

是这么说，离开君禹山时，君师父让君玮好好护着我，就算是我的护卫，照这个逻辑，我岂不是也很风流。

当天晚上，我们宿在一家客栈，睡到半夜，小黄衔着我衣袖将我摇醒，借着月光端详他神情，似乎是邀请我和它一同月夜散步。我们穿过长廊，一只老虎一个死人，脚步轻得要飘起来。正要走进后院，蓦然听到执凤的声音：“那女子并无什么特别，公子为何不愿随执凤回府中？公子可知，你不在的这几日里，二公子那处又有不少动作。执凤深知，紫烟姑娘伤公子甚深，可公子您，您要以大局为重。”

我想，这个八卦我是偷听好呢，还是不偷听好呢。最后道德感战胜好奇心，决定还是不要偷听，但没等我拔腿离开，小蓝已经接下话来，他声音低沉，随夜风传至我耳边，有熟悉之感，他说：“你们，”他顿了一下，“寻到紫烟了？”

我拖着小黄退至月亮门，正听到执凤说：“公子，您对紫烟姑娘情深义重，但她，她是赵国派来的奸细，她一心只想谋刺于你，她……”

她的声音渐渐消失在我和小黄的身后。

廊檐下，我想起方才的熟悉之感，恍惚觉得又回到三年前那个山洞，慕言他就坐在我对面，莹白的手指弹拨一把蚕丝做弦的古琴，嘴角噙着微微的笑。事隔三年，我其实已记不得他的声音，只是那些古琴的调子还会时不时响在耳旁，袅袅娜娜，是我不会唱的歌。

月亮又大又白，我抬手捂住眼睛，就像他的手指曾经蒙上我双眼。但这双眼睛，如今也是死的了。

这件事真是莫可奈何。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三章（1）

三日之后，我见到君师父为我安排的主顾，姜国镇远将军沈岸的夫人，沈宋氏宋凝。说主顾也许并不妥当，因终究不知是她从我这里买一个美梦还是我从她那里买一条性命。

这是城外的别院，传说镇远将军沈岸和夫人不睦，宋凝自两年前就搬来别院修养，此后再未回过将军府。两年间，发生许多事情，诸如沈岸纳妾，诸如宋凝染病。总之，宋凝的身体越修养越糟糕，如今，终于修养得快死掉了。

来迎接我们的老仆表示，夫人希望单独见我，让君玮小蓝执凤他们三个先去厢房休息。小蓝没什么意见，君玮却对此很不满，我明白他是担心我的安全，不明白的是，我目前这个状态，已经是个死人，到底要如何才能更加不安全。大家讨价还价

很久，各让一步，让小黄跟着我。君玮拍拍小黄的头，道：“儿子，好好护着你娘亲。”我也拍拍小黄的头，一抬眼正对上小蓝的目光。他若有所思看着我，半晌，极轻地笑了一声，道：“君姑娘早去早回。”

老仆领着我穿过两进长廊，穿过大片扶苏花木，边走边介绍，这些花木是从何处运来，拥有如何的奇香，我却完全不能闻到。绕过一片莲塘，踏入莲塘上的水阁，四周皆垂了帷幔挡风，躺在藤床上看书的女子抬起头来。我看着她仿似从画中拓下来的一张脸，尽管强打了精神，颜色却白而颓败。即使我不拿走她的性命，她也未必活得长久。这并不是说我会看相，着是因为在这个方面，再没有谁比我这个已死之人更有发言权，那是将死之人的面容。况且，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取走她的性命，近期内，她即使不能自然死亡，我应该也会弄得她意外身亡。

风吹起帷幔，已是五月的天。将军夫人放下书来，咳了一声，静静看着伏卧在地的小黄，半晌，柔声道：“多温顺的一头虎，未出嫁时，在家乡，我也养过一头小狼崽。”她和我比划：“这么大。”手指像兰花一样在虚空中画出一个形状，画完顿了会儿，摇头笑了笑，笑罢抬头看我，眼角神色不置可否：“你就是君拂？君师父口中那位能助我实现心中夙愿的君拂？”

我说：“对。”说对这个字时，其实不能反应君拂是谁。这说明我不是个喜新厌旧之人。我做了十七年的叶蓁，对这个名字饱含感情，即使改名很久，也不能随意忘却。

她将手指搭在藤床床沿不经意轻叩几声，沉思的表情渐渐变得红润，能看到颊边深深梨涡。她笑道：“君拂，我想得到一个梦，你可知我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梦？”

我坐在小黄背上，正色看她：“我不知道，但你终归是要说给我听的。”想了一下又补充道：“可我不是来帮助你，只是来做一笔交易。我不要金山银山，在岳城的这几日，只需你管管饭。我会给你一个梦，你想要什么样的梦，我给你什么样的梦。届时你可自行选择，选择留在梦中，或是离开这个梦。”

她说：“哦？”

我点头：“若你选择离开这个梦，我一个子儿不要，但若你选择梦中……”

她微微弯了眼角：“若我选择梦中，君姑娘你待怎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若你选择梦中，就把尘世的性命送给我做报酬，你看如何？”

她一双秀致的眉跳了跳，旋即望向水阁上空，良久，突兀地笑了一声：“好。”

这一天，我没能如小蓝所愿早去早回，在水阁中待了大半日。因宋凝讲给我一段故事，那是她的心魔，她想要修正这段故事，哪怕只在梦中。当然这纯属自欺欺人，她因不懂得自欺，才渴望一个梦境令她骗过自己。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三章（2）

四檐的帷幔被挑起来，远处是落日湖光。她就着茶水饮下我几滴血，血液牵引她体内生气聚集，化作跳动的音符，在我眼前排成一列，我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牢牢记住，这是宋凝的华胥调。

她在湖光里慢慢回忆，而我透过跳动的华胥调，一幕一幕，看到她的过去。她说：“君姑娘可曾听说，我虽是姜国将军的妻子，却不是姜国人，七年前，我十七岁，如同你这般大，带着满满的情意嫁来姜国，真是花一样的年纪……”

花一样的年纪里，黎国大将军宋衍的妹妹宋凝在姜黎两国的战场上邂逅沈岸。那时，沈岸沈将军是姜国最年轻的少年将军，有冷峻的眉目，了不得的身手，百战百胜的赫赫威名。

宋凝出身武将世家，自小被当作男儿教养，一柄红缨枪使得出神入化，十四岁就跟着兄长征战四方。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姑娘们拿着绣花针为嫁妆汲汲忙碌的时节，宋凝那一双拿红缨枪的手，却已在战场上拿下不少人命。黎国自古男多女少，姑娘总是分外金贵。黎庄公十七年春，凡家有适婚之女的世家大族无不被踏破门槛，但大族之首的大将军府反而门庭寥落，没有哪个贵族敢娶宋凝。大家都害怕娶了宋凝以后若再敢纳个妾，自己将和妾室双双被宋凝打死。黎庄公欲做一桩好事，将宋凝许给丞相府的二公子。丞相二公子听说此事，吓得当即从马背上摔了下去。宋凝在战场上得到这消息，在溪边水旁伫立很久。宋衍找到她，皱眉道：“你不必担心，那不识好歹的混小子，兄长定有办法叫他非你不娶。”她攒出笑来柔声道：“哥哥莫气，王都里那些镇日泡在温柔乡里斗鸡走狗的纨绔，他们看不上阿凝，就当阿凝看得上他们么？阿凝要嫁，也是嫁当世的英雄。”

这话原本不过说说而已，表示她基本上并不纠结被丞相二公子嫌弃这等事。但时隔不久，果然遇到命中注定的英雄，就在那一年，那个冬天。英雄骑着黑色的马，执一把八十斤的重剑，姓沈名岸，字泊舟。

那是黎庄公十七年的严冬，大漠冻雪，黎姜两国交界处发现成群的汗血马，两国都想据为己有，互不相让，以此为引子，引发多年宿怨，终酿出一场大战。宋凝早听说沈岸的丰功伟业，少年心性，心中不大服气，一直想找个时机与他一较高低。

终于这一天，大雪纷飞，两军对战在桑阳关前。时机得来不易，一向稳重的宋凝不顾兄长眼色，率先拍马而出，列前祭出自己的名号，沉声叫阵：“紫微枪宋凝前

来领教沈岸沈将军的高招。”寒风的劲力带着她破碎嗓音传往敌阵，猎猎招摇的旗帜中，白袍将军跨马缓缓而出，英俊淡漠的一张脸，手中泠泠似水的长剑泛出冰冷白光。

这一场武勇的单挑，宋凝的枪法从未使得如此笨拙，不过五招便被掣下马来，一辈子没有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对方却连眉毛也没挑动一丝，只在长剑不经意拨下她头盔时怔了怔：“原是个女子。”

宋凝爱上沈岸，因他打败了她。这也是后来比武招亲不得不流行的原因——世上强大的姑娘越来越多，强大的姑娘们在寻找夫君时基本上都用的一颗独孤求败的心。你想得到她，就先打倒她。你若打倒她，就必须得到她。如果你打倒了她又不愿意得到她，就会演变成一篇虐心文。

总之，紫薇枪被沈岸手中的长剑隔开到两丈外。他坐在马上，探身剑一挥勾起静卧于地的长枪，回手一掷便堪堪钉在宋凝身旁，声音没什么起伏：“你的枪。”风卷着雪花在大漠里横行无忌，他眼睛里是她身后的三万雄兵，她唇角有隐隐笑意，眼睛里却只有他一个人。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三章（3）

沈岸在宋凝心中矗成一座巍峨的高山。黑色的战马，月白的战袍，挥起剑来又快又准，绝不在女子的臂弯中蹉跎人生，她想，这才是她心中的英雄，可惜，是敌国的英雄。

但英雄也有落魄的时候，且总有落魄的时候。历代当得上名将二字的俊杰们皆是如此，不是曾经落魄，就是正在落魄的道路上。于是，沈岸遇到宋凝，此后走在了落魄的道路上……其实也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好，显得宋凝太扫把星。沈岸大败于苍鹿野这事着实与她无关，军事学家们分析很久，能找到的最可靠的理由是沈岸的星命说他那一天不宜出行。

苍鹿野一战，沈岸败在黎国大将军宋衍的手下，所带的五千精兵全军覆没，自己也身中数箭，负险战死。黎明时，宋衍的海东青穿过绿洲戈壁，扑腾着翅膀落在宋凝手中，宋凝从海东青的爪子上取下装着军情的竹筒，手一抖，巴掌大的丝帛掉进泥水，字迹模糊成一道惻惻的阴影。宋凝不相信沈岸战死，因她刚把沈岸定义为心中不败的英雄，不到三天，不败的英雄就被打败，感情上讲，着实让她难以接受。

宋凝带上伤药跨马奔出营地。她想，若他没死，无论如何也要将他救活，若他战死，就让她找出他的尸骨将他亲手安葬，他不能成为大漠里无主的枯骨。他是让她动心的第一个人，和黎国王都里那些醉生梦死的纨绔们都不同的一个人，一个真正的男人。其实她怎么知道他是真正的男人，她也没有试过，一切都只是想象。她却在想象中更加地爱上沈岸。

阴沉沉的天，大漠的风像夹着刀子，胯下战马被狂风卷起的碎石击得嘶鸣，宋凝伏在马背上，平沙莽莽间，她用白纱掩住眼睛，护着怀中伤药咬牙逆风而行，手和脸被汹涌而过的风沙擦出一道又一道口子，她将手上的口子放在唇边舔一舔，继续顶风前行。她想，沈岸就在前方等着她。这信念支撑她用最短的时间走过这最长的一段路，其间还避过了兄长率领回营地的大部队。终归只是她一个人这么认为罢了，其实你想，沈岸怎么可能在等她，沈岸甚至记不得她。

苍鹿野在前方出现，血污被过往风沙掩藏大半，像这战场已被丢弃很久，只是空气中浓重的血腥味让人明白，它还是一个崭新的修罗场。姜国人的尸首将苍鹿野铺成黑压压一片，下马随便一踩，也能踩到破碎的尸块。

宋凝徒手翻开两千多具尸首。这已可看出她和沈岸无缘。倘若有缘，就该第一个便翻到沈岸。但她仍然坚定不移，估计觉得必须翻出他才不虚此行，可能是这种执着的精神终于感动上天，翻到第两千七百二十八具时，她抹净面上满是血污的男子的脸，看到英俊的眉眼，她紧紧抱住他，哽咽出声：“沈岸。”

宋凝没有盲目猜错，英雄们总在该死的时候命不能绝，沈岸还活着。她抱着他听到他被触动伤口时无意识哼出的一声，心中敲过一把千斤的重锤，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我就知道，我是应该来的。”彼时他们坐在大堆尸体当中，沈岸基本没有知觉。即便在战场上也是一副微笑表情示人的宋凝，捂着自己的眼睛哭得满脸是泪。

宋凝救下沈岸。她幼时在府中学过岐黄之术，只可惜这方面天赋有限，出师时也只能勉强医治轻度伤寒，让她的师父很伤感。沈岸的伤是药圣百里越也未必能治好的重症，在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宋凝居然没把沈岸弄死，反而令他渐渐好转，只能说是她的诚意再一次感动了上天……但沈岸一双眼为风沙所伤，暂时不能复原。他坐在苍鹿野近旁一座雪山的山洞中轻轻摩挲自己的剑，淡淡对宋凝道：“请问，相救在下的，是位姑娘还是位公子？”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三章（4）

宋凝始终没让沈岸知道自己是个姑娘还是个公子，黎国大军踏平苍鹿野，灭了沈岸五千精兵，她想沈岸一定很恨黎国人，她怎能让沈岸知道自己是黎国的宋凝。

但天意难测，那一夜，沈岸伤势发作，畏寒至极，不论在洞中升多少摊炭火也没用，她瞧着又急又心疼，沉思很久，终于使出古书上记载的一个古老法子，除下了身上的衣裳，靠近他，和他紧紧抱在一起。洞中四处都是炭火，烧得洞壁上薄薄一层积雪化成水，顺着洞沿滑下来，滴答，滴答。沈岸清醒过来，猛地推开她，她像树袋熊一样搂着他，他推的力越大，她越是贴得紧。他无奈开口：“姑娘不必为在下毁了一身清白。”她心中好笑，用手指在他胸口轻飘飘地划：“医者仁心罢了，不必介怀。”其实她胸中并无半点仁心，只是想着，这是她喜欢的人，她的英雄，

用什么方法救他都是值得的，哪怕是一命换一命呢，何况只是肌肤相亲。沈岸不再尝试推拒，用手轻轻搭住她的肩头：“若姑娘不嫌弃，待在下伤好，便登门向姑娘提亲。”宋凝抖了一下，慢慢将头靠在他的胸口。

沈岸自这一夜发寒之后，情势急转直下，终日昏睡。宋凝手中伤药告罄，逼不得已，打算背着沈岸翻过雪山谋市镇就医。这件事着实危险，首先，要考虑雪山天寒，他们有没有在翻山过程中冻死的可能；其次，要考虑雪崩频繁，他们有没有被山体上滑坡的积雪砸死的可能；再次，还要考虑有没有因迷路走不出雪山而饿死的可能。总之，一切都很艰难。但宋凝思前想后，觉得此事值得一试，虽走出山洞那就是找死，但待在山洞也是等死，两边都是死，兴许找死还能找出一线生机。她没有想过丢下沈岸一个人回营地。

三日里不眠不休，她背着沈岸奇迹般穿过雪山，来到雪山背后镇上的医馆时，已是满手满脚的血泡，放下他许久，也不能将腰直起来。

沈岸仍在昏睡。

宋凝近十日未回营地，宋衍早已急得跳脚，派了手下将领四处寻她。她刚到这小镇就看见兄长的下属，自知不能待得长久，将随身一枚玉佩摔做两半，用红丝线穿了其中一半挂在沈岸脖子上，自己留下另一半，以此作为信物。她将沈岸托付给医馆里一对爷孙，留下五个金珠，缓缓道：“这是你们姜国的将军，治好他，你们的王定有赏赐。”上了年纪的老大夫一下子跪倒在地，一旁的哑巴孙女扶住他，一只手打着宋凝看不懂的手势。

她的手滑过沈岸的睫毛，他脸色苍白，睡得很沉，并不知道她要离开。

她说给我听这段故事，她记忆中没有的那些，我却看到。

就在宋凝离开后的第三日，沈岸在雨夜中醒来，他的眼睛经药水洗涤，已然清明。老大夫的哑巴孙女坐在他床边，他仔细端详她，轻笑：“原来你是长得这样，这么些天，担心我了？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哑女一张清秀的脸霎时通红，咬着唇不好意思看他。

他看了看四周：“是在医馆么？你坐过来些。”

哑女绯红着脸坐得过去些。

他微微皱眉：“你不会说话么？”

她迟疑点头。

他握住她的手：“怪不得一直以来都不曾听过你说话，原是不会说。”

她微微抬眼看他，又不好意思低下头，却没有将手抽开。

黎庄公十八年春，姜国战败，以边境两座城邑请和，黎姜两国立下城下之盟。盟约订立不久，黎庄公将大将军之妹宋凝收为义女，封敬武公主，遣使前往姜国向姜穆公提亲，意欲促成宋凝和沈岸的婚事，结两国之秦晋。宋凝从前不能让沈岸知道她是谁，因隔着国仇，怕沈岸宁死不受黎国人的恩，不让她相救。其实完全是她想太多，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就是说英雄受人恩惠时一般不问恩惠来处。但如今她是要嫁去姜国，嫁给心目中的英雄，她记得沈岸说要娶她，不管他爱不爱她，她要让他兑现诺言。这就是男人们普遍讨厌对女人允诺的原因，因为她们的记性实在太好，并且总有办法将这诺言强制执行。宋凝写成一封长信，信中附了当初摔碎的半块玉佩，请提亲的使者私下送给沈岸。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三章（5）

直到送亲的队伍启程，宋凝也没收到沈岸的回信。但这件事无伤大雅，顶多是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因主流毕竟是很和谐的，主流就是沈岸答应了黎庄公提出的这桩婚事。宋凝在心中反复推论，觉得第一，沈岸亲口提出的要娶自己；第二，沈岸亲口答应的姜穆公会娶自己，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都十分配合，此事已然万无一失。

没想到终有一失，却是天意。这是个很玄的说法，但不玄似乎不足以说明命运的阴差阳错，就如宋凝，就如我。

洞房夜里，圆月挂于枝头，浮云铺在天际，喜烛映照出重重花影。宋凝酝酿半天感情，要在沈岸揭开盖头时给他最明艳的笑。她长得本就绝色，黎国王都的纨绔子弟虽然集体不愿讨宋凝做老婆，但对她的美貌基本上众口一词的肯定，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也可侧面反映黎国的纨绔们审美水平普遍很高，并且趋于一致。因是绝色，绝色里漾出的一个笑，就自然倾城。沈岸挑开鸳鸯戏水的红盖头，看见这样倾城的一个笑，愣了愣。

宋凝微微偏头看着他，笑中溢出流彩的光。他面上没什么表情，是她熟悉的模样。她想，她这一生的幸福都在这里了。家中的老嬷嬷教她在新婚当夜说令人怜爱的话语，比如“夫君，我把阿凝交给你，好好地交给你，请一定要珍重啊”什么的。她想着要将这句话说出口，还在酝酿，却听他冷冷道：“你可知今夜坐在这喜床边的人，原本该是谁？”

她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抬头道：“嗯？”



他眼中寒意凌然：“我听说，是你哥哥向黎公提的议，让你我结亲。为什么是我？就因我曾在战场上胜过你一次？宋凝，难道此前你们没有打听过的，我已有未婚妻？”

她喃喃：“可你说你要娶我。”

他冷笑一声：“终究我也是为人臣子，主上拿萋萋的性命逼我，我焉有不从之理？只是，我不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也烦请你不要从我这里要求什么。”

她望着他：“我没有想从你那里要求什么，我只是……”

他蓦然打断她的话：“那便好。”

他拂袖踏出新房，喜床前一地破碎月光。她看着他的背影，想绝不该是这样。她唤他的名字：“沈岸。”就像在苍鹿野的修罗场，那一刻的时光，她抱着他，声带哽咽，唤得轻而缠绵。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她没有流泪，只是茫然。她一生唯哭过一次，那是她在苍鹿野找到他，发现他还活着。她脱下大红的喜服，叠得整整齐齐，规规矩矩躺在床上，眼睁睁看着一对龙凤烛燃尽成灰，窗外月色戚戚然。

第二日，宋凝前去向老将军夫人请安，听婢女们咬舌头说将军昨夜宿在荷风院，荷风院中安置着柳萋萋，萋萋姑娘。她想，又茂盛又有生气，真是个好名字。

她听说萋萋给将军做的衣，针脚绵密，绣的翠竹栩栩如生。

她听说萋萋给将军煨的芙蓉莲子羹，用荷池里结的第一塘莲子，熬出的汤清香扑鼻。

她听说萋萋虽不会说话，却时时能逗得将军开心。

宋凝对此事的看法其实这样，柳萋萋原本该是沈岸的妻，自己横插一脚毁了他人姻缘，该行为属于第三者插足，着实不该再有所计较。打从自己嫁过来之后，除了新婚之夜那一面之缘，沈岸再没出现在自己面前，也可看出他着实是个专情之人，令人钦佩。她想她爱沈岸，但事已如此，只得将这种爱变成信仰，因为信仰可以没有委屈，信仰可以没有欲望。就像你信仰大教宗古伦俄，但你不会想跟他发生一夜情。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三部分 华胥引 华胥引 第三章（6）

她常听到柳萋萋如何如何。

她虽已想通，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爱情往“我爱你，与你无关”这个方向发展，但其实并不想见到柳萋萋这个人。可有些事不是你想如何就能如何，连天启城中的皇帝也不能想生一个儿子，他后宫里的妃嫔就立刻善解人意地给他生个儿子。生儿生女还是生个叉烧包，这些事，冥冥中都有注定。包括从没有午后散步这个好习惯的宋凝有一天突然跑去后花园散步。于是那一日莺啼燕啭，花拂柳，柳依岸，于是那一日，她碰到传说中的柳萋萋。

故事总有前情，前情是宋凝在花园中拾到一块玉佩，玉佩用金箔镶嵌，拼得如完璧，中间却有一道清晰的裂痕。她拾起来眯了眼睛对着日光端详很久，确定是去年隆冬时节别离沈岸时被自己摔碎的那块。有女子匆匆到她面前，伸出葱段般的手指，一手指着玉佩，一手指着自已。她抬起头来，女子看清她的容颜，一张脸陡然苍白。她想她在哪里见过这女子，微风拂过，拂来一阵淡淡药香，这药香令她陡然想起雪山背后的小医馆。她握着玉佩，微笑看她：“你也在这里？沈岸他果然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你爷爷呢？”

女子哆嗦着嘴唇，转身就要逃开。她微微皱眉，一把拉住她：“我很可怕？你怕成这样？”

女子拼命挣扎着往后躲，背后突然传来沈岸的声音：“萋萋。”

萋萋。她一失神，手中的女子就被沈岸抢去，他护着她，像一颗参天大树护着身上攀附的藤蔓，容色温柔，姿态亲昵。抬眼看着她时，却是一脸的冷若冰霜。他责问她：“你在干什么？”

她答非所问，看着沈岸怀中的女子：“萋萋，你就是萋萋？”女子却不敢抬头。

沈岸蹙眉，目光停在她手中，一顿，冷冰冰道：“那是萋萋的玉佩，你拿着做什么？”

她愣了一会儿，惊讶地望着他：“萋萋……的？什么是萋萋的？怎么会是萋萋的？”她上前一步，将手中玉佩放到他眼前：“你有没有看过我给你的信？你忘了这是我给你的信物，你忘了在苍鹿野的雪山里，我们……”

她还要继续说下去，柳萋萋突然握住沈岸的衣袖拼命摇头。

他眼中冷光闪了闪，不耐烦打断她：“苍鹿野一战，五千姜国人死在你们黎国箭下，姜黎两国虽已言和，可这一战的大仇，沈岸却没齿难忘。”他冷笑：“苍鹿野的雪山里，若不是萋萋救我，如今的沈岸，也不过是战场上一缕游魂，还能娶得了你黎国的敬武公主宋凝？”

柳萋萋仍在摇头，握着沈岸的手，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濡湿双颊，花了妆容。

宋凝不能置信，嗓音从喉咙里飘出来：“怎么会是她救了你，救你的……明明是我。”她以为她说清楚，他就能明白，其实是高估了他的理解力。因世事并不似这样，沟通不是有沟就能通，也许事先被人放了鳄鱼在沟里，就等你涉水而过时对你痛下杀手。

他看她的眼神里满是嘲讽：“你在胡说什么？你救了我？宋凝，我可从未听说你懂岐黄之术。救我的女子医术高明，不会说话，那是萋萋。你以为萋萋说不了话，我就能听信你一派胡言乱语对她栽赃嫁祸？”

她无法向他证明，因她当初救他基本上全靠上天垂怜。而如今，明显上天已经变心，转而垂怜了柳萋萋。

她想他没有看到那封信，信其实送到何处她已明白，如今再纠结此事毫无用处，只是心中不甘，哪怕沈岸不爱她，有些事，她总要让他明白，可她说什么都是错，她做过种种努力，沈岸不给她机会，这实在是一个严谨的男人，半点空子都钻不得，着实令人悲愤。

她不再尝试向他解释，他看她的眼神都是冰，他从不肯好好倾听。起初她心中难过，又不能流下泪来，常常抱着被子，一坐天明。在长长的夜里，想起他将手轻轻搭在她肩上，柔声对她说：“若姑娘不嫌弃，待在下伤好，便登门向姑娘提亲。”那是唯一美好的回忆。她看来刚强，终归是女子，越是刚强的女子，越是要人珍重，过刚易折即是如此。

只是没有想到，新婚不过三月，沈岸便要纳妾。

纳妾其实无可厚非，大晁风俗即是这样，由皇帝带头，臣民纷纷纳妾，你纳我也纳，不纳不行，纳少了还要被鄙视。因君玮性喜研究皇帝的家务事，做出如下分析，觉得皇帝纳妾主要因皇后身为国母，母仪天下，是天下万民的化身。试想一下和国母过夫妻生活时，看着她慈祥的脸，立刻心系苍生，办正事时也不能忘怀政事，真是让人放不开，只好纳妾。但究竟如何，我们也不能知道，也许只是男人色心不死，所以纳妾不止呢？不过沈岸要纳这一房妾，基本可以肯定，他是为了爱情。而这是唯一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首当其冲，不能为宋凝容忍。

宋凝将这桩事挡了下来，借的黎庄公的势，黎国的国威。

她坐在水阁之上，一塘的莲叶，一塘的风，塘边有不知名老树，苍翠中漫过晕黄，是熟透的颜彩，就像从画中走出来。沈岸站在她面前，这是新婚后第三次相见，他蹙眉居高临下看她：“你这样处心积虑毁掉我同萋萋的婚事，你到底想要什么？”

她放下手中书卷抬头看他，像回到未出阁前，战场上永远微笑的宋凝，声音沉沉，颊边却攒出动人梨涡：“我想要什么？这句话问得妙，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是有些东西，柳萋萋她不配得到。”

他冷声答她：“你容不下萋萋，可知我又容得下你。”

她颊边梨涡越发深：“沈岸，你没有办法不容我，终归我们俩结亲，结的是黎国同姜国的秦晋。”

他脸上有隐忍的怒意：“新婚当夜我们便有约定，你我本该井水不犯河水。”

她看着自己的手，语声淡淡：“其实本也没有什么，只是看着你们这样恩爱，而我一个人嫁来这里，孤孤单单的，很不开心。”

他拂袖冷笑：“宋凝，你还记得当初是谁提的这门亲？”

他的背影在拐角处消失不见，半晌，她低头打开手中书卷，风拂过，一滴泪啪一声掉在书页上，墨渍重重化开。她抬起袖子擦了擦眼睛，若无其事另翻了一页。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1）

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

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温度。大家都只是在这里等待……大家？大家说的是谁？哦对了，说的就是“我们”。

我们在等什么呢？

有一个声音似乎在很远的地方呢喃着：

等着，变成“我”。

“我”是什么？“我”与“我们”有什么区别？“我”更重要，更聪明吗？我们迷惑，但是我们坚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我”。

到了那一天，我们将无所畏惧。

——

“这里还有一具！”

“什么情况？”

“也是抢劫。估计是从后面，用布包着石头，干净利落地一下子砸在后脑勺上。”

俯卧在那里的男尸，死因是钝物重击后脑，所以导致头骨被击碎，塌陷下去好大一块。捕快头目宇文晟厌烦地看着地面：

被饥饿的野狗啃食过的尸体，现在看起来还很新鲜。从被撕扯开来的血肉断面上判断，受害者被干掉的时间还不长。鲜血分布的也很规律，应该没怎么搏斗，“砰”的一下，就结束了。衣服和随身物品都被扒得精光，周围散落着一些与血的颜色迥异的汁液，以及高级汤匙和瓷碗的碎片，能看得出来，那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高级甜品。

刚刚进入夏天，死者的数目就不断地增加。这完全是因为夜游的节目多了而已，冬天里早早关门的夜市和欢场，现在都开到了深夜。以前有宵禁的时候还好，行人晚归会受到警告，形迹可疑的还会被立刻抓起来，治安说不上好，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现在呢？每隔两三天就会发生命案。宇文晟心里暗自比较，感觉自己居然跟个老头子似的，讨厌起现在来了。

既然还有为了钱而行凶作恶的穷人在，就不应该给富人们提供那么多享乐的场所。一味为了满足富人而变着法子让他们花天酒地，只能增添他们被害的危险。宇文晟想到这里，扭过头来看了一眼在远远的地方围观的乞丐和流浪汉们，叹了口气，告诉手下说：“去拿鞭子赶散，碍事。”

随着十几条鞭子带起的凶恶风声和渐渐远去的惨叫声，宇文晟直起身来，他是个三十岁出头，正当年轻力壮的中等身材男人，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经年习武，四肢结实有力，拳头攥起来像个铁锤。他干这行有将近十年了，从最低级的菜鸟摸爬滚打升到今天的位置，养成了一双明辨秋毫的鹰眼，和一个随心所欲揍人的强健体魄。宇文晟用布把死者的脸蒙上，本能地扫视周围，在离尸体十几步远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有什么东西一闪，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走过去，在阴影下仔细打量：

是一条野狗。随处可见的那种，饿得精瘦，身上满是斑秃。此时，这个东西栽落在尘埃无声无息，因为它的脑袋，整齐地从脖子上断了开来。

宇文晟眯起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再三打量，甚至伸手翻了翻之后，他断定，这不是错觉，是真的：

这条狗，是被什么极端锐利的武器，一击斩断。而且从新鲜度看，死的时刻应该就是和死者遇难在一刻之间。

是抢劫者的刀吗？还是说是受害者的垂死反击？宇文晟猛地一下站起身来，心中掠过不祥的阴影：

能一刀切下狗头，这肯定不是用来削水果的刀子，屠夫们的刀也做不到这么漂亮迅速的一击。

宇文晟清楚地记得整个天启城持有武器用刀的所有平民，他们不会超过一百人。

至于贵族们有多少，他就知道了。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2）

宇文晟嫌恶地又瞥了一眼那些洒在地上的甜食，猛地一脚，把野狗连头带身子踢进了排水沟，然后喊道：“收工！”

春天结束的时候，空气里暖洋洋的慵懒气息被炎热一扫而空。集市开张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太阳往西一偏，就有人在街上摆出冰山的摊子来——无论是宫里还是宫外的雪库，都开了封，每天川流不息地送到各家府上和集市上。熟练的冰师们，把时下新上的草果在冰水里激一激，研成粉末汁水，兑上糖浆调好，往一碗碗的冰雪酪上一浇，立时送到人前。吃的人用汤匙剜一勺送下，多焦躁的情绪，也都平复了下来。在外面摆着卖的，浇头少，但也能摆出十几样来，糖浆多，鲜果少，买的人一多，两个时辰就没了；在大户人家的宅子里就要好得多，一色都是果泥，掺着冰屑，吃起来还有点儿冻牙。

飞扬着尘土的大街上，到处都有人在买这种降温的佳品。但是每一个付钱的人周围，总有更多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眼巴巴地看着。吃不起的人们里面，除了衣着褴褛的穷人，也有穿得整整齐齐的斯文人。倒是那些被限制不许穿五色衣服的商贾，买起来毫不手软。于是在黑暗的小巷子里，因为买了一杯冻雪而横尸地上的人，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除了冰山雪酪，受欢迎的还有红果凝，是用时下的酢果（大红色浆果，外有刺，里柔软多汁）泡在蜂蜜里，再把牛奶、鸡蛋和粉芡大火烧开调成糊状，滴入些酒，然后搅在一起，分开器皿装好，搁在雪窖里冻几个时辰，拿出来便是娇嫩粉红颤巍巍的一块，吃起来爽滑剔透，沁人脾胃。不过红果凝比不得冰山，做的功夫长，配料也贵，每天做出的分量就那么些，所以吃得的人少。

在这些之外，还有很多花样翻新的精致甜品，它们的做法各异，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吃在嘴里，可以让人忘记了现实与梦幻之间区别的美丽食物。而如果在初夏的

下午，几个人聚在水面的亭子里面，把这些甜食都装在冰盘里摆在桌上，旁边是一溜飘着冰块的水缸，里面泡着早上的西瓜和其他水果，清风送爽，把扑面的凉气和着花果的香味悠然送至——这样的生活，应该是惬意到了极限。

此时此刻，有几个人就正在享受着这样的生活。五皇子素王府的凉亭之上，几名男女或卧或坐，静静地体味着这难得的夏日小憩。

素王白徵明把全身的重量都靠在亭子的栏杆上，手里翻着几页纸的清单。

他是个身材高大、看上去非常健壮的男子，但是看起来对于凸显肌肉没什么兴趣，所以衣服都松松垮垮地堆在身上，只有腰间的装饰玉器垂落下来，偶尔晃动两下。

他敏捷地把清单项目看完，抬眼问面前恭敬站立着的宫女：“给二哥送过去的时候，说了什么没有？”

女孩子歪着头想了想：“二殿下只是点了点头，说费心。”

“大哥那边呢？”

这次女孩子反应很快：“大殿下我没见着，管家说给送进去。”

卧在白徵明不远的地方，正在吃红果凝的一个白衣男子忽然哼了一声，薄薄的嘴唇里说了一句：“挺有谱儿的啊。”

白徵明没搭话，只是又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清单：“没有送漏的吧？”

“没有。送一家我勾一家。”

“好。”白徵明从桌子下面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竹篓，“这是留着，是特意准备赏给你的，拿回去吃吧！”

女孩子欢天喜地地接过来，脸上笑得跟朵花儿似的：“谢谢五殿下赏的糖蟹！”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3）

五殿下白徵明秘方腌制的糖蟹，还没等在天启望族挨着门送过一遍，称赞的声音就传遍了全城。能够得到和贵族们一样的礼物，也难怪她雀跃。女孩抱着宝贵的竹篓，扭头正要飞奔着冲下凉亭，突然迎面撞上了一股强力，她猝不及防，站立不稳，竟然从亭上直跌了下去！

亭上的人都没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白徵明惊叫了一声，还没等起身，女孩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栏杆外面。他急得扔下清单，两步跨过去，要去救这个不幸的孩子。

然而，预料中的水声没有响起。同时，白徵明还没奔到栏杆边，就被人挡住了。他的身材本来就已经够高，但是拦住他的这个人，居然能把他整个罩在自己的阴影下面。

白徵明不耐烦地抬起头看着对方，刚一看见来人的脸，一股反胃的感觉差点儿让他吐出来。这张大脸足有一尺见方，似乎没有任何皮肤覆盖在上面，只有一条条的肌肉痉挛着勾勒出五官的位置，眼珠骇人地从眼眶中凸出，每次转动都好像要掉在地上，鼻子几乎就剩下了两个黑洞，周围粉白的肉随着呼吸不时抽搐，而嘴倒是出乎意料地完整，泛着一层珠光，跟周围结合起来只有一句话：怪异到了极点。

他足足比白徵明要高出一个头，脑袋几乎碰到凉亭的柱顶，浑身上下是一色的漆黑，外面巨大的斗篷遮住了绝大部分身体。

白徵明看着心里直冒凉气：“快点儿闪开！救人要紧！”

怪人纹丝没动。

然而在亭外，刚才报信的宫女冉冉从栏杆后面升了起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揪着她的衣服领子，把她凭空拎起，“啪”地扔在地上。

女孩子早就吓昏过去，怀里依然死死地抱着竹篓。白徵明急忙俯下身探视，发现只是惊吓致昏，这才放下心，把她扶在一边躺下，这才转过身来问：“干什么的？怎么随便就进来了？”口气不像质问不速之客，而是责备下人不小心。

毫无疑问，这是对来者赤裸裸的蔑视。

但是巨脸男就像没听见一样，只是向前迈进一步，闪进凉亭，偌大的躯体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竟然轻得没有一点动静。随着他的动作，周围空气似乎都颤抖了一下，降低了温度。

在场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感到，像有滚雷从地下沉默地经过，震得人心慌意乱。

巨人的声音是从喉咙深处涌出来的腹音，言简意赅，但足以强迫听者印象深刻：“五殿下，回礼。”



白徵明被这强悍的气场慑得心中一动，顿时无名火起，正要大声将其呵斥下去，忽然听见，下面有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仆人们跪在岸边高声回答：“大……大皇子殿下的……”

什么？五皇子哽了一下，气到了嘴边，又吞了下去。

巨人就在他的正对面，低着头，用那双马上要滴下水来的暴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看得白徵明一阵恶心。他不自觉地撤后了半步，脑子里激烈地转着回答的言辞，还没来得及整理，刚才那个一直半躺半卧，专心吃红果凝的男人这才抬起头来，一脸轻佻的笑容，抢先出了声：“大殿下有谱，连个回礼也搞得这么隆重，不愧是带兵之人哪。喂，我说大个子，你叫什么？”

巨脸男暴突的眼睛危险地转到眼角的位置，但随即沉稳地又前进一步，根本没搭理。

仰面躺在亭上另一角的凉床上，用一块纱巾蒙着脸的女子扑哧笑了，话头直指刚才说话的男人：“厘於期，连我都觉得没必要理你，你谁啊你？”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4）

厘於期把手里的甜品扔下，直起身子来，双眼眯缝成一条线：“确实，我是谁不重要，可我就见不得有人撒野，怎么办呢？”

巨脸男就跟没听懂一样，木然不动，甚至连脸上的肌肉纹路，都没有弯折。

厘於期的笑容温度骤降，一抖袖子把桌上剩下的红果凝打翻在地上。

晶莹透明的甜食甫一落地，飞溅开来的汁液顿时染红了地面。然而流淌的液体并没有渗入地面，反而颤抖了一下，像蛇一般窜向了巨脸男的脚下，无数道闪亮的赤浆，眨眼间就要盘绕上巨人的斗篷。

白徵明只来得及跺了一下脚，心里叹了口气：

可怜这大个子的斗篷，要被厘於期的恶作剧给泼一身黏液了。

他猜得十分正确，厘於期就是这么打算的。出乎意料的是，还没等红果凝靠近，巨脸男的眼睛突然睁大了整整一圈，两个雪亮的眼珠里，瞳孔骤然膨胀了两倍。

他那把身体遮得严严实实的斗篷，像是忽然被风吹起来一角，有什么东西在内里探头出来，等厘於期看清的时候，有一道纤细的黑影已经扑到了他的面前。

没有任何声音，甚至连风都没有带起。

那黑影从厘於期的左边腋下猛地洞穿而过，就听见后面的凉亭水帘“哗啦”大响，整面竹编的帘子被齐齐地断为两截，悉数落水。随着这声音，人们看到，刚才本来是扑奔巨人的红色汁液，早就被什么凌厉的劲风吹散，在中途化成水滴溅到了四面八方，没有一点沾在巨人的身上。一切攻势完成之后，黑影又缩回了他的斗篷中，悄无声息。

厘於期坐在那儿没动，但是脸色已经变了，原本轻浮的神色一扫而空，两眼射出冰冷的视线。白徵明看得清楚，失口喊出来：“臭棋！别动手！”

躺着的女人也翻身坐起，面纱从她的脸上滑落，露出她额上一缕鲜艳的红发——她正是当朝大司徒的女儿甄旻，此时脸上也满是紧张。

亭中一时静到极点。

白徵明率先打破尴尬，居然换出一脸笑容来：“大哥的回礼何在？”

巨人默默地解开斗篷，这时人们才看到，他的身上，本来应该是护身甲的地方，全部缠满了一种暗黑色的金属薄片。这些薄片似乎是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的，与身体和四肢密切贴合，天衣无缝。厘於期知道，刚才攻击他的，正是这些既像链子又像软剑的家伙。

厘於期恨恨地想：平时用作护身，进攻时就抛出来当作武器吗？大皇子手下的贵族们都是一群疯子。

这人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样物事，呈给白徵明，后者打开一看：

是一把透明的短剑。

也不知道用的什么法子，锻造这把剑的金属居然被打磨到能透光的地步，隔着剑刃，能恍惚看到后面的景物。剑柄带有一个奇特的环状物，可以让人很舒服地握住，同时不致脱手。但除此之外，连半点装饰也没有，通常贵族们喜欢缀上的剑穗更是欠奉。

巨人的解说仍然吝啬：“将军说，剑不必华，裂骨即可，技不在巧，但求保身，请五殿下笑纳。”

说完，他一躬身，还不等白徵明吩咐送客，就自己大踏步走出凉亭，连个名字都没留下。五皇子皱着眉头看他离开，自己把剑掂量了一下，顺手丢在桌上：“切西瓜吧，看上去挺快的。”

甄旻走过来：“又被教训了哦。”

白徵明郁闷地坐下，自己拈起一片切好的西瓜，但只是看，却不吃：“大哥不送回礼就罢了，一送就让人不舒服，每次都是这些词儿，烦不烦啊。”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5）

抱怨完，他想起来什么，扭头看厘於期：“刚才没事儿吧？有没有受伤？”

厘於期抱着肩膀冷森森地回答：“他还没那个胆儿，从胳膊底下过去而已。”

他躲开甄旻关心的目光，用别的话题把这个事情岔开了。事实上，只有他自己知道，那道软链到底刺透了什么地方：

从心脏的下方，肺的边上，准确地来了个对穿。

厘於期心中暗自咬牙：刚才只想给我放点血吗？要不是白徵明拦着，刚才那些溅在地上的水，足够把这小子扎成个筛子。算了，看在五皇子的份上，更何况自己也及时地把宫女捞了起来，没出事就行了。

由于太生气，他恶狠狠地咬了一口西瓜，红色的汁水从嘴里漏了一点儿出来，淌在他的下巴上，但是除此之外，他身上的白衣却是一尘不染，就连刚才被插到透心凉的位置，也依然洁净如初，没有任何受伤的样子。

与此同时，在离凉亭步行半个时辰的地方，楚道石抬头看了看匾额，再度确认了没错：

这里就是幽馆。

名字叫幽馆，实际上就是藏书馆，是天启城最负盛名的风雅居所之一，这里只有皇室及贵胄子弟，以及受这些人荫庇的门客们，才有资格在这里阅读心仪的典籍。幽馆本身有着庞大的建筑群，光是连绵起伏的矮层书阁就有十几个，外面虽然看起来不显眼，但当年也是专门请了能工巧匠来设计修缮的，一处失火，其他各处均能迅速隔离封闭，不至于损失大量珍贵书籍。且为了安全起见，也选择了靠近水面的地方，便于随时扑灭火灾，真可谓用尽心思。

楚道石是个身材高大，却出乎意料瘦削的年轻男子，在进入素王府做食客之前，只是个从乡下来的占风雨的秘术士，因为常年贫困缺乏营养，空长了一副骨头架子，没什么肉，衣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后来在府里，他跟着白徵明努力吃了不少好东西，这些日子才把凹陷的两腮稍稍养平了一些。在以前，身为平民的楚道石就

算多么想看幽馆里面的书，也是不可能的。而托素王之福，到帝王家书楼看书也变得顺理成章。因为白徵明不仅贵为皇子，就连整个幽馆也都是由他负责。

圣上那边的意图非常明确：反正皇子们里最闲的是老五，他又喜好结交文人，精通书理，正好做这个闲差。明眼人其实都看得清楚，皇子做这种闲职，根本就被抛到了朝政的视野之外。白徵明里也清楚，不过他可是为此深深感激父皇，暗爽不已。于是幽馆一切印刷采办人员之类的事宜，都是由他亲自命人操办，特别是内部摆设，简直就是白徵明式趣味的大舞台，到处都是精致繁缛富丽的装饰，看得人眼花缭乱。

楚道石刚踏进第一道门，就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无穷的书海配上无边的墙壁挂画，几乎让人以为这就是幻境而非人间。而他自己，则像个空前的可怜虫，手里提着刚才五皇子赏赐的糖蟹，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直到一声巨响，把他震醒了过来。

声音是从书架背后传过来的，楚道石急忙转过去一看，只看见几十本书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明显是刚从上面掉下来。

书堆静止了一秒钟，然后开始发出哗哗哗的声音，开始蠕动起来。

楚道石吃了一惊：书难道是活的？

哗哗哗的声音越来越响，终于有几本从上面稀里哗啦地滚下来，露出一张狼狈不堪的脸。楚道石长出了一口气：

只是个因为太笨而被书压倒在地上的活人，还好还好。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6）

被书轰翻的人也看见了楚道石，登时脸涨得通红，他挣扎着往外爬，楚道石也好心地帮他把书搬开，好让他赶紧钻出来。

这是个年轻人，看岁数比楚道石小不少，也就比十五岁的甄旻大两岁，身材不高，站直了的话只到楚道石肩头，娃娃脸，两只眼睛本来就圆，这下连尴尬带被砸，瞪得更是不一般的大，活脱就像一只受惊的小狗。他一边往外爬，一边不住地打量楚道石，不知为何，楚道石总觉得他的眼神似乎并没有对焦在自己的脸上，反而总是在自己的双手附近滑来滑去。

终于，他把所有的书都从身上扫开，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见笑。”

楚道石点点头，客气了两句之后，顺口问道：“阁下可知花鸟之类放在哪里？”

年轻人的脸上有些惊异：“兄台第一次来？”

“正是。”

“敢问您是哪家士子？”

“并非名门，在下楚道石，一介门人。”

年轻人拱手施礼：“既如此，请随我来，在下岳歧锋，幽馆馆吏。”

楚道石不禁失笑：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的书吏？见到他笑了，岳歧锋的脸简直要喷出血来，赶紧弯下腰去捡书遮掩。楚道石也自觉失礼，就弯下腰帮他捡拾，口中道歉说：“岳兄不要见怪，我失仪了。”

岳歧锋把最后一本书捡起来插好后回答：“我习惯了。”

话很简单，但是楚道石总觉得听着不是味儿。但他也不便追问，只是听着而已。

幽馆不愧是白徵明的手笔，所有的书架并非排列成简单的层叠式，而是通过遮挡和设围，形成无数的小厅，只要你走入其中，就感觉到被无数书籍从头到脚地包围起来。楚道石跟着岳歧锋的脚步，也不知道绕了多少个弯，只觉头昏眼花，但看着岳歧锋脚步轻盈，没有丝毫停顿，下意识地问道：“岳兄的辨向之力，令人佩服。”

岳歧锋头都没回：“在这里分辨方向，不要看书，要看画。”

画？楚道石这才意识到，原来在没有书架的空白处，贴满的那些画，题材都是刻意安排的。岳歧锋随意一指，说道：“标明书的内容和次序的，是画。想知道自己走到哪个区了，只要看一眼墙上的画面就可以知道。等你看到工笔花鸟时，就意味着我们到了。”

“这些画都是特别制作的吗？”

“当然不是。每天都会大批的画像垃圾一样从五皇子府里流出来，用在这里，糊墙都嫌多余，天花板上都能贴满，而且都贴得重重叠叠，每幅画的下面都有七八层。每到过新年的时候，还要专门把一年的陈画全都撕下来，预备明年贴新的。”

楚道石脱口而出：“何以靡费至此？”

岳歧锋的娃娃脸转过来，绷得紧紧的：“五殿下喜欢。”

这家伙的浪费之举，每次听见都有新花样。楚道石心中叹气，想起自己当年第一次进皇子府，看见的那个场景，大概就是白徵明正在画堆里挑选，那些被他扔在地上的画，应该就是送到这里当作墙纸了吧。

说着说着，岳歧锋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他盯着墙壁，目光中露出了仓皇的神色。

楚道石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忽然感到眼熟：

那是贴满整整一墙，酣畅淋漓的山水画。绵延的山脉和云气将画面挤得几乎要爆发，浓淡的墨色在纸上肆意翻滚，通篇未用一点其他颜色，但扑面而来的萧索之气，足以把人震慑的心生寒意。

楚道石搜寻着脑子里仅有的绘画记忆，恍然大悟：“凌水阁初冬观雪？”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7）

岳歧锋吃惊地回过头来：“你怎么知道？”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画超凡脱俗，我记得很清楚。”

岳歧锋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楚兄此话怎讲？”

楚道石此时只恨自己对丹青所知甚少，只能勉强拼凑自己会的话说：“我不太懂，但是这幅画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就是难忘。尽管画家可能是个少年，但他心中块垒之气，在画中喷薄而出，犹如攀上峭壁，绝顶眺望，生死苦乐，刹那两忘，就像……就像……”楚道石一时语塞，想了半天才说道，“黎明之时。”

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一股火焰，狂喜从岳歧锋的脸上席卷而过，他两只圆圆的，还没褪尽孩子气的双眼，居然变得湿润起来。楚道石发觉他神色有异，疑惑地问道：“我……说错了吗？”

“不。”岳歧锋低下头，忍了一下才说，“那是我的画。”

当初被白徵明无情扔在地上的，就是这副。

楚道石把自己来的目的放在了脑后，与岳歧锋两个人就在墨色山水围绕的小阁中坐下，一见如故地聊了起来。岳歧锋的身世很简单：他来自于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

，父亲是小地方的官吏，母亲出身名门，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婚嫁，他如果循例，此时也应该谋得官职，娶妻生子。

“那为什么来到天启，做了书吏？”

书吏虽然也带一个“吏”字，但是与地方的官职完全不搭边，说白了不过是给皇子的书馆打杂的奴才，如果遇到地位高些的奴才，书吏还要变着法子赔笑。吃住虽然有人照应，但平时可以说得上赤贫——没有家室，没有钱财，更没有地位。

“为画所误而已。”岳歧锋一脸怅然。

他所擅长的，是大山水写意。但是在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受欢迎的风格。在天启，真正左右绘画和诗歌潮流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五皇子白徵明。

“他们都说，五殿下喜欢的类型很多，但是唯独不包括我这种。”

楚道石默然地听着，不置一词。

“我是不是有点儿死心眼？”岳歧锋自嘲地笑起来，“为了能让五殿下看到我的画，我跟家里断绝了关系，一个人跑到天启来，什么都肯做，只要能接近五殿下，后来想了无数办法，终于做到了幽馆的馆吏，但也仅限于此，再无可能前进一步。”

“做馆吏，虽然很低贱，至少能把画递进五殿下府里去，可结局呢，你也看见了，都被发下来贴墙，自己精心画出来的画，要自己动手把它们刷上浆糊贴在墙上，真是讽刺。”

“那你何必还要呆下去？”楚道石冲口而出，一种共鸣油然而生，“自甘忍受这种境遇，岂不可悲？”

岳歧锋脸上的苦笑扩大了：“敢问楚兄是哪个府上的门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这个时候，受宠的门人都应该陪着主子在闲聊消夏吧？”

话虽然尖刻，但很实在。楚道石无言以对，只得回答：“正是五殿下门下。”

岳歧锋接上了刚才的问题：“就算这样，你想离开吗？”

楚道石无言以对。关于这个问题，任何回答都没有意义，他别无选择。

岳歧锋对此心领神会，于是笑了一下，中止了这个话题，只是把眼睛垂下去，又盯住了楚道石的手中，似乎是终于忍耐不住地发问：

“楚兄，你手里拿的是什麼？”

“哦，是五殿下下的赏賜。”楚道石这才想起来，他把竹簋放在小桌上，掀开盖子，一股清爽的甜香之气飘散开来，一只螃蟹的背甲露了出来，外面用糯米纸较成了连绵不断的盘绕牡丹图样，贴在壳的上面，等把壳打开，里面原来是整整齐齐的蟹肉，连腿子都敲裂了摆在里面，一层层点缀着甜草花，中间还塞着蜜钱包，用来提味儿，不喜欢吃太甜的人，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弃掉。楚道石皱着眉头用里面附送的竹筷翻下去，说道：“真不知道怎麼想的，做成这么精细的东西。明明不是吃螃蟹的时节，非要一意孤行地弄出来……”楚道石自言自语说了两句，发现没回应，抬头一看，才发现岳歧锋的异常——看着楚道石随随便便地扒拉这精美无伦的食物，岳歧锋的脸突然一下子又涨得通红，他一改刚才的萧索神色，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噤着说道：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8）

“怪不得刚才一直觉得好香……”

年轻人两只眼睛里流露出极端渴望的神情，但是又觉得羞涩，企图转过头去不看这诱人的玩意儿，可又忍不住用余光死死盯住，鼻翼也不住地翕动。

益发像小狗了。楚道石这次憋住笑，把糖蟹往前一推：“给你吧。”

岳歧锋支支吾吾地说：“殿下赏赐，我怎麼能要……”声音越来越小。

“我不爱吃。我牙齿不好。”这倒是实话，楚道石从小就不喜甜味，上一次吃糖果的经历还要追溯到他三岁的时候了。

在一番推让之后，岳歧锋终于拿起了筷子。

在吃的时候，他没有说一句话。等抬起头来时，挺大的人已经是双目含泪。

楚道石吓了一跳，以为这螃蟹有问题，毕竟是靠厘於期用法术催熟的：“呃……你没事吧？”

岳歧锋吸了一下鼻子：“楚兄，我要回礼，你一定要接受。”

“岳兄，何必如此？”

年轻的画家低着头轻轻说道：“我……喜欢吃甜的东西，而这是我长到二十五岁以来，吃到的最好吃的。”



“吓！二十五？！”这才是把楚道石吓了一跳的事情。

等楚道石提着空空如也的竹篓回到五皇子府时，已经是太阳偏西，暮色渐露的傍晚了。在离府门还有十几步的地方，突然从身后传来了马蹄和车轮的声音。

楚道石回头一看，是一部漂亮的轻便马车，两匹身高腿细的骏马并排驱驰，眨眼间就已经到了切近。驾车的人看见他在前面走，丝毫没有减速的想法，只是敏捷地一调马头，擦着楚道石的身边就跑了过去。秘术士被马车的惯性险些带个跟头，心中顿时一阵恼火：心想难道又是厘於期玩的新花样？非收拾他不可。

他正要发作，马车猛地一跳，有人拽住了缰绳，两匹马被带起了半个圈，蹄子一扬停了下来。一个轻快爽朗的声音传了出来：“兄台见谅！在下有使命在身，恕不能全仪赔罪了！”

一头说着，从车上跳下个人来，他一把把缰绳丢给外面的仆人，随即绕到马车另一边去。从外表看，这人虽然有些肥胖，紧束的腰带把肚子的形状暴露无遗，可是入时的穿着和空前矫健的动作，一点也看得出来有笨重之处，而从瞥到的面貌来看，大概有三十左右，一对肉泡眼，鼻子和嘴也都肉乎乎的，显见得发福，满面都是红光，看得出来平日保养有方。他伸手一拉，又拖出一位，后者比他足足小上两圈，不但个子矮上一头，更是瘦得可怜，耸肩哈腰，似乎抱着什么东西，被那个胖子半拖半牵着，踉踉跄跄地下了车，直奔府门而去。

拜见白徵明的？楚道石对此不甚关心，只是点点头，示意刚才的事情他不介意，就缓步也跟进府门去了。等他来到凉亭时，先来的那二位已经围绕在白徵明身边，桌上正放着一个包裹，应该是瘦子刚才抱着的物事。

不用说，正在扯开嗓门欢快地闲聊的，肯定是那个胖子。

“五殿下！二殿下的回礼，您可要当着我的面儿打开尝尝呀。”

白徵明的耳朵估计被震得嗡嗡直响：“我知道了。敖之今，就你精神头儿足。”

胖子大大咧咧地陪着笑：“五殿下，您的糖蟹二殿下赞不绝口呢，他说您别的倒罢了，在美食方面那真是万人之上哪！”

这话听得白徵明脸色登时就变得铁青，但是五皇子仍然没有发作，只是岔开话题：“旻旻，你打开看看吧。”

“咦？五殿下您不亲自开吗？”

甄旻凑过来：“你回去问问二殿下，他的东西我拆不得吗？”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9）

“哟！旻郡主您这话见外了，我也是奉二殿下的命啊，要是专送给您的，您就地扔了都成，别说拆了。”

厘於期在后面“啪”地摔了今天第二个碗，站起身就要过来，被甄旻挡在身后：“那你回去说吧，就说我非要拆他的东西，让他来找我。”

胖子转了转眼珠，正要再度开口，被身后的瘦子拽住了衣袖。这个场景，白徵明等人没有看见，但是站在后面的楚道石看得清楚，瘦子低声哀求道：“哥哥，别说了。”

胖子果然没有再开口，只是嬉皮笑脸地一躬身。

甄旻用手按住桌上的包裹，也不管从哪儿下手，随便找了个地方狠命一撕，把外面漂亮的布封拽下来，顺手就扔亭子外面了，又看到了密密麻麻缠绕着的丝绵，也统统扯烂丢在地上，一边使劲拽甄旻一边还说：“二殿下平时送东西没那么麻烦，肯定是哪个多嘴的畜生出的馊主意，改天我派人送信过去，就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可不能受畜生的气。”

对这种明摆着的讽刺，胖子的脸不红不白，倒是瘦子，本来就发黑的面庞几乎变成了紫红色，低着脑袋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等包装拆完，才发现，里面是一个描金的瓷匣，原来外面的重重包裹，都是为了保护瓷匣不在运输途中碰碎。揭开上面的滴水满绿翠顶盖子，才发现装着一匣金黄色的晶莹格状膏体。

白徵明看了一眼，立刻挑了挑眉：“蜂巢？”

敖之今马上接过：“对！这是春天里新下的桃花蜜，从蜂王的身边取下来的，二殿下说五殿下一定喜欢。”

白徵明顿时把刚才的不快抛到了九霄云外，笑着说：“谢谢二哥，我收下了。”说完，他心情大好地用下巴示意问道，“你后面这位是谁啊？”

敖之今这次很乖巧地回答道：“在下弱弟，敖之昔。”

瘦弱的敖之昔还是一副瑟缩的样子，似乎连眼神都不敢与白徵明相对。

白徵明微笑着客套道：“令弟前途无量，今不如昔嘛，呵呵。”

敖之今笑得脸都开花了：“他刚从乡下来，还早得很哪，我正带着他见见世面。”

白徵明点点头，示意周围的人送客。敖之今带着弟弟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这才洋洋得意地出了凉亭。楚道石就在他们身后，又与这二人擦肩而过。

敖之今过去时倒没什么，当敖之昔在近距离与他错身离去时，楚道石突然感觉有什么地方狠狠一抽，他吃惊地转过头去，正与敖之昔的视线正正对上。

一直低着头的敖之昔，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也正好猛地抬头。

两个人的眼睛相遇，同时打了个寒战。

敖之昔看着楚道石，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狐疑；而楚道石的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这人为何感觉不到生气？

他虽然站在那里，能动，能眨眼，可为什么如此死气沉沉？没有热度，没有心跳，甚至连血液的流动都察觉不到？就算是厘於期那样的魅，他也能从其身上体察到鲜活的生命气息，这个人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像，一个漆黑的深渊。

敖之昔迅速恢复了常态，他礼貌地向楚道石一拱手，在放下手的同时，有意无意地一甩胳膊，碰到了楚道石的手。后者清晰地感到：

是热的，没错。

那么说，刚才的感觉错了？绝不可能。

楚道石只能目送这兄弟俩离开凉亭，心事重重地来见白徵明。

五皇子此时见没了外人，刹那间乾坤大变身，从桌子上抄起一把勺子，奔着瓷匣里的蜂巢就是一口，结果被甜得直伸脖子：“二哥虽然嘴下从不留德，东西还是顶级的哪！”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10）

甄旻哧哧直笑：“他手底下这个敖之今，我早看不顺眼了，偏偏最趁他的心。”

厘於期半天没说话了，这会儿总算气呼呼地过来泄愤：“一群兔崽子。等我过去他们主子的府上，一个个看不弄死他们！”

白徵明舔着勺子，声音含糊不清：“臭棋，你要走吗？”

“我受够你了，天天夹着尾巴。”

白徵明哑然失笑：“夹尾巴有好处的，臭棋你还不清楚？”

“你夹你的，我去看看那些翘尾巴的，有几天蹦跹头儿。”

甄旻哼了一声：“我才不信你待得住，你一不谙习武，二不通经济，去了在那儿耍嘴皮子吗？”

“就我这张嘴，就够他们喝两壶了！”

“确实，在跟人喝醉了耍酒疯上，你是不输人。”

“瞎说！”

几个人你来我往，围着一桌子吃的战到不亦乐乎。楚道石默默无语地凑过来，也不搭话，只管在那儿若有所思地喝水，直到白徵明注意到了，把蜂巢挖了一块递给他：“你去哪儿了？”

楚道石看着泛着油光的蜂巢，后槽牙直泛酸水：“幽馆。”

“哦。不错吧？我吩咐人弄的。”白徵明对自己的品位素来自信。

楚道石忍不住单刀直入：“你为什么把那么多好画都贴在墙上？”

“那个吗？”白徵明用刀子 in 瓷匣里把蜂巢分成整齐的四大块，“天启城不需要那么多的垃圾，就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画送出府，你不喜欢，有人喜欢啊。”

“买得起画的，只有贵族吧。外面的愚民，比起山水来，更喜欢便宜的春宫才对。如果让民间来挑选画者，那么最后只能养出一堆迎合低俗的春宫妙手，岂不是更浪费他们的才能？还不如让他们在宫里糊窗户，总强过在外面被糟蹋。”

楚道石被这奇怪的理论弄得头昏：“岂有此理，简直莫名其妙。”

白徵明用一个瓷盘把四分之一蜂巢盛出来：“你不晓丹青事，别搅这浑水，其他都好说，在这些上面，我寸步不让——这个给你，拿去吃吧。”

蜂巢在剔透的瓷盘子里呈现半透明的嫩黄色，六角形的格子在其中闪耀着小小的光亮。白徵明提醒说：“留神，里面还有点儿蜂蜡，咽不下就吐了。”

楚道石皱着眉头看着，说道：“虽然是小物，但是想来一春辛劳，也就此付诸东流。”

厘於期在旁边听到，嗤笑了一声：“养蜂的人采蜂巢，都是用砂糖来跟蜜蜂换的，真饿死了，下次采谁去。”

白徵明叼着勺子，口齿不清地补充：“蜂蚁之类，意志最是坚强，兔鼠之流，要是冬粮被挖，能活活气死在洞中，可是那些虫豸，就算被毁了窝，也能东山再起，重建家园，所以这世上有绝了的畜生，却没有绝了的虫子。”

厘於期翻了翻眼睛：“畜生可是有脑子的？昔年我读《异志远文》，讲有人掘蚁穴，才发现里面蔚然宫殿，深处竟然有大片良田，有蚂蚁在里面种植蘑菇和其他植物，这些小玩意儿，虽然单论一只可谓是微贱到可怜，但几千几万攒起来，比人都想得长远，比畜生可是强的太多了。”

甄旻听得有趣，也插进来：“这么说，那些蜜蜂、蚂蚁什么的，一大窝聚在那里，也是聪明极了的？”

厘於期接下话茬：“万物有灵，可不是玄乎的说法，只要数量够多，真能拼凑出来个强者也未必不可。”

甄旻用勺子扒拉自己的那块蜂巢：“这样说来，书中生蠹，数量也是极多，要是群聚就能生大智慧的话，它们岂不是最强悍的？——啃书本啃得多，喜欢出来卖弄啊。”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一章（11）

厘於期心知甄旻刻薄他，正要反击回去，没想到白徵明却十分正经地回答道：“确实如此。人说蠹食书中神仙字样三次，就会化作脉望，如连绵不断的中空纸环，吃掉它的人可以获得永久的生命和无限的智慧，确实很强啊。”

这个传说，甄旻和厘於期岂能不知？他们纯属斗口，但是素王人老实，居然还以为他们真的是在认真讨论。甄旻憋着笑，顺着话头逗白徵明：“真的吗？那我就去

养一大堆，把神仙字样全剪碎了喂给它们吃，等养出一筐豚望来，到时候上街一卖，可就发财了呀！”

厘於期接过来：“你就这么卖可不成，品相太差，得让殿下给你切碎下开水焯熟，过一遍冰，拌了浇头，再搁半块卤蛋三片腊肉一朵香菇，估计，能卖个二十文一碗。”

白徵明困惑地挠挠头：“怎么觉得……跟凉肉面似的……”

那两个人实在憋不住了，一起拍着桌子狂笑起来，白徵明这才知道被作弄了，却不生气，反而也跟着笑了。

倒是楚道石，被刚才这个话题触动，不觉神游天外，直到甄旻笑够了，拍了他一下：“你吃不吃啊？”

秘术士忽然想起了什么：“哦……我带回去吃。”

敖之今确认自己离开凉亭已经够远的时候，满不在乎的笑容跟变戏法一样消失了，他绷着脸，也不回头，语气硬邦邦的：“追远，不是为兄说你，你瞅你那草鸡样子，你还真把这地方当回事儿了？”

追远是敖之昔的字，他这会儿仍然保持一种僵硬的姿态，丝毫没敢放松：“大哥，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来其他的皇子府……”

“所以我才带你到五爷这儿嘛！要带你去大爷那里，还不得吓死你？”

“可是大哥你……”

“哼。”敖之今从怀里掏出一块大手绢，擤了擤鼻涕，“五爷就是个摆设，你以后记住了，对他甭太客气，反正今后江山没他的份儿，顶多也就是一装饰品，给咱们天启吟个诗啊，画个画什么的。”

“啊？……”

“二殿下亲口跟我说过的，对待五爷就得跟对待孩子似的，拍一巴掌给个豆儿，别让他太把自己当个人——怎么，你还不信咱们殿下的话吗？”

“怎敢……”

敖之昔正要继续跟大哥讨教，忽然脚下一停，伸手拉住了敖之今的胳膊。这个时候他们正好跨出白徵明府的府门，看门人在他们的身后闭锁了大门，通往大路的小街上，静悄悄地只有他们两个人，和无数正值繁盛期的树与花。

“怎么啦？”敖之今不耐烦地问道。

“不太对劲。”敖之昔畏怯的表情一扫而空，一张窄瘦的黑脸耷拉下来，两只三角眼神色渐戾，他低了下头，再抬起的时候，瞳孔间放出了黄色的微光，在傍晚的霞光之下闪闪发亮，他大幅度摇头，用眼睛扫射四周，拽着哥哥的手始终没有放松。敖之今也吃了一惊，便默默地站住等待，好半天，弟弟也没有出声，两个人就像雕塑一样站定不动。

突然，敖之昔突然抬头，盯着一个方向，咬着牙说：“在那儿！”

敖之今眼疾手快，一把把弟弟的眼睛蒙上，自己冲着上面喊道：“谁！”

旁边枝繁叶茂的大树悄无声息，只有鸟儿的鸣啭悠闲地回绕。但是敖之今显然十分信任弟弟的判断，继续厉声咆哮：“有种的出来！”

敖之昔的身体颤抖起来，他不顾哥哥的钳制，猛地把身子掉转过来，敖之今随着他一转，才发现，在他们的身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个彪形大汉。

巨大无比的身材，没有皮肤的脸庞，漆黑的装扮——正是刚才替大皇子送剑的信使。

敖之今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态度很强硬，断喝对方的名字：“渎貉！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这儿可不比大殿下府前，让你随便砍了人都没事！”

渎貉的回答一贯精炼：“二殿下，什么回礼？”

“你没必要知道。”

“什么回礼。”

“关你屁事！”

渎貉的目光改为注视敖之昔：“弟弟？”

还没等敖之今回答，渎貉的斗篷中伸出的黑剑已经毒蛇般扑了出来，从敖之今的手里把敖之昔一把拽出，配合的台词还是那一句：“二殿下的回礼？”

敖之今的脸都绿了，他不敢靠前，看着渎貉的剑若有所思地在他弟弟的眼睫毛附近徜徉，顿时缴械投降：“是吃的。”

“什么吃的？”

敖之今又犹豫了一下。但是一直没有惊叫出来的敖之昔眼神却变了，眼睛二次再度冒出了异光，而剑锋反应迅速，又向前推进了毫厘，几乎贴在了眼球上。

“蜂巢！是蜂巢！”

黑剑松开了。敖之昔的身体落下来，正摔在土里，瘦弱的年轻人被勒得直咳嗽。敖之今赶上来，先确认了弟弟没事，这才怒目瞪着渎貉：“你小子有种！你要是敢动他一根寒毛，我就把你剩下的皮一点点拿铁板烙下来！”

渎貉暴突的双眼漠然地打了个转：“请便。”随即一转身，安静地跳上树消失了。

敖之今心疼地把弟弟扶起来，对于刚才的事情没有评价，只是嘱咐道：“以后不许用你的手段了。”

“可是……”

“这不是好事，以后你会倒霉在这上面的。”

“但是刚才那个家伙……”

“他只是看见而已，估计不知道你的底，你只要以后不再用，不会有人注意的。”

“他是什么人？”

“一条狗呗。”敖之今轻蔑地看了看身后，“当年为了救主子，脸皮都烧没了，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替主子背了黑锅，就这样还摇尾巴呢，贱命。”

敖之昔的咳嗽停下来了，他看着哥哥：“多谢大哥。不过下次再遇见这样的狗，你不要再拦我了。”

“那可不行。”敖之今笑了起来，“不拦你，多少畜生也不够死的啊，这好歹是皇子府门前，可不能给二殿下添麻烦。”

“嗯，我记住了。”



“你小子要是以后没了大哥我，可咋办啊，哈哈。”

敖之昔的眼神变得有些惭愧，低声回答道：“我会好好保护大哥的。”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1）

楚道石第二天再来到幽馆时，岳歧锋没在一楼，但他刚从楼上的窗子里看见，就一溜烟地跑了下来。等跑到跟前时，他却缩着手，不肯接楚道石拿给他的礼物：“我还没洗手呢！”

楚道石有点儿纳闷：“至于这么隆重嘛？”

岳歧锋把手伸出来给他看：“还没干哪。”

比常人小一圈的白皙双手上，沾满了墨迹。楚道石也笑了：“快去洗了，又有好吃的。”

岳歧锋把楚道石引到阁子间里：“你先坐下，我的回礼还得过一会儿才能拿出来见人。”说着，忙不迭地跑去洗了手，又跑回来。楚道石笑着问：“是送给我的画吗？”

“嘿嘿。”岳歧锋搔了搔头，“我只能送这个了。”

“我很喜欢啊，多谢了。”楚道石说罢，把袖子里揣着的白色瓷盒拿出来，“府里赏赐的蜂巢，能把人甜晕过去，我吃不了这个。”

岳歧锋的眼睛瞪得溜圆：“蜂巢？那也能吃？”

“里面还有一些蜂蜡，吃的时候咬不动就吐出来，其他的都没问题。”

二十五岁的甜食爱好者小心翼翼地把一块蜂巢送到嘴里，第一口又差点儿掉眼泪，哽噎着说：“太……太好吃了……”

楚道石看着直起鸡皮疙瘩：“我说……你不觉得太甜了嘛……”

“怎么会！？这个甜度，刚刚好！”

可是吃了一口，岳歧锋就不吃了，他把瓷盒慎重地盖起来，揣在怀里：“楚兄，这礼物太贵重了，我要每天沐浴更衣完毕后，才吃一口。”

楚道石真被他逗乐了：“你再给它上炷香好了，全齐。”

“好啊。”岳岐锋笑着答应了，随后问道，“楚兄你今天来是……？”

“上次光顾着聊天，书忘了借。”

“我都给你包好了，一会儿拿出来给你。”

“哦？”楚道石颇感意外，“你怎么知道我看什么书啊？”

“这太简单了。”岳岐锋摩挲着怀中的“至宝”说道，“我深谙此道，你回去看了，不喜欢的话尽管找我来，我倒立一天给你看。不要忘了，整个天启的士子们看的书都经我的手，说几句话，我就知道你喜欢看什么了。”

“你难道把幽馆这么多书都吃透了？”

岳岐锋听到这句话，笑容僵了一下，但旋即又接着微笑下去：“我倒希望这辈子吃书为生，可惜身不由己——我不能放弃蜜饯啊！”

楚道石大笑：“有理！改日你挑些义理之辩的书，在里面抹点儿蜜饯，给蠹虫们改善改善，拜托它们把这些干瘪无味的东西都吃掉吧！”

岳岐锋作出一副苦相：“终日吃糟烂的书页还不够，你还勾引人家吃这些枯燥的东西，人性何在啊！”

“你身为书吏，倒为死敌说话，胆子不小嘛！”

“你去告诉素王好了，就说我们给他老人家养脉望呢，如果他再不命人筹集樟脑给我们的话。”

“你也知道啊！”

两人笑得声震满室，良久才一揖而别。

楚道石把书拿回去之后，果然，全部命中，都是他最喜好的类型。秘术士赞叹了一声，又打开岳岐锋送给他的画：

是一副《晨起倚窗望暖阁外静山无音》。

中等大小的画轴，满满地挤满了由墨汁泼洒而成的淋漓山水，画面右下角的小阁子中，怅然远望的人也只得几笔简单的勾勒。一线水迹忽隐忽现地从压迫性的群山

中蜿蜒而出，气韵绵长。一种无与伦比的宁静气氛，从画面中像潮水一样喷涌了出来。

甚至连题款都只能缩在最上面的边角中，笔锋枯瘦，笔画之间连接的地方像被人用力地向两面拉扯，写着：楚兄一览。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2）

没有诗，更没有其他，装裱自然也是没有。住在幽馆阴暗的阁楼里面的岳歧锋，就只能为自己的画做到这些了。楚道石很郑重地把画卷起来，决心第二天去找人好好装裱一下。

就悬挂在自己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的的地方。楚道石下了决心。

以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楚道石在白徵明府里忽然变成了甜食的热烈拥护者，白徵明和甄旻以及厘於期被他的转变吓了一跳。五皇子说，他每次看到楚道石一脸严肃地把五彩缤纷的甜食收好带走，就浑身觉得不自在。甄旻的意见是楚道石终于有了人的气味，而厘於期的评价是：天启要毁灭了吗？不过说归说，既然他喜欢，白徵明和甄旻就下意识地支持，虽然厘於期还是风凉话多多，但是那两个人兴致可是无比高涨，难得楚道石终于有了跟他们同调的行为，于是几乎每天都要摆一大桌子放在那里随便吃。可是他们从来没见过楚道石张嘴，他只是默默地把他的那份统卷起来带走。这些甜食的流向，毫无疑问，都到了岳歧锋的肚子里。岳歧锋的回礼通常都是自己的画，后来渐渐多了，竟然贴了满墙。楚道石知道自己这方面欣赏水平有限，但是每天早上睁眼，看到气势磅礴的山水充溢目中，也觉得风生两袖，神清气爽。而从此，跟岳歧锋的友谊，也一天天深厚起来。

在楚道石所有的圈子中，岳歧锋既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跋扈的同僚，更非有求于己的趋炎附势者，他只是在书馆中画画的小吏。他们每天的谈话，只限于花草山水，随时拱手而去，偶尔结伴同游，一方兴尽，另一方也不加挽留。楚道石清楚地意识到，在这里只有岳歧锋是自己的朋友，而白徵明，则从来不是，至于厘於期，他也许该归入“对头”的范畴。

他猜得不错。这样的轻松日子没过多久，厘於期果然有一天忍不住挖苦道：“这么多甜食，你是不是在外面送小娘儿的啊？”

白徵明和甄旻马上凑过来，两眼放光。楚道石露出一丝冷笑，马上反击：“除了小娘儿，你不知道别的了吗？”

厘於期不甘示弱：“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书呆子，也来指责我吗？”

“一堆酒肉朋友，不要也罢。”

“那也总强过孤家寡人！”

“我可没说过要陪着你打光棍，花花公子！”

“对自己的女人缘心虚了？”

“只有你才会为那种无聊的东西天天操心吧！”

.....

.....

白徵明困惑地问甄旻：“我说.....他们俩在吵什么？”

后者捻着自己的一绺红发，望天说道：“男人之间的对话果然很深奥，女人不懂。”

“我也是男人啊，为什么还是听不懂？”

“你掺和进去的话，那你们中间就一个明白的都没有啦！”

几个人正在说笑，忽然听到凉亭外面有一阵骚动。有人在下面用很大的音量喊道：“快去报给五殿下知道！”

“五殿下正在纳凉，这种小事你们处理不就可以了么？”

“这里面有五殿下的人！”

“旻郡主还在上面，你们不能进去！”

“莫大人随后就到，请让我们上去见五殿下！”

“那等莫大人来了再说！”

“已经到门口了！”

吵嚷声把闲适的气氛破坏殆尽，白徵明很不高兴地叫人过来问：“怎么了？”

经过几道传话，一个漂亮的小宫女气呼呼地进来回：“大理寺那帮傻瓜，非要跟您通报什么案件，又不说是怎么回事，连个人话都不会说！”

白徵明安抚她说：“好了好了，我去看看，带他们去前厅，这边桌上的吃食全归你们了。”说罢，他向甄旻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她留下来，随即带着厘於期和楚道石直接赶赴前厅。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3）

前厅这个地方，是白徵明其他的门客白日里聚集的场所，因为五皇子很不喜欢太空旷的客厅，所以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成了巨大的书房，中间空着的地方可以用来接待客人，要是碰上无聊或者烦人的应酬，也方便他随时神游四方，及时溜号。没有客人的时间，就全供给白徵明的门人们闲坐消遣，畅谈诗文书画琴棋花草，总之，除了有用的，什么都聊。而且四时常供美食甘露，不怕你聊不动，就怕你没的聊。如果白徵明有心情，就会过来参与，如果感到有些厌倦，他就在后面与至近之人相处。只要不是太重要的客人，白徵明也不会让他们离开，关键时刻还可以让他们陪聊，省掉自己不少力气。

大理寺的人上门，没什么特别的，就让自己手下人把他们打发了吧。白徵明这么想着。当他进来的时候，前厅一时安静，所有人都向他施礼。

客人的座位空着，但是在前面却站着一个身材结实，从里到外都透着肃杀之气的人，他没有穿官服，但是白徵明还是一眼认了出来：“莫大人？”

正是大理寺丞莫宇焱，那位当初很不幸地被白徵明胡闹一通，硬生生抢走死囚犯的正直官员。他现在死盯着跟在白徵明身后走进来的楚道石，下巴上有一条肌肉在微微抽搐。楚道石不自觉地低着脑袋，没敢跟对方对眼神。

白徵明见是莫宇焱，也有些胆怯，但还是笑着准备客套，但是大理寺丞干脆地阻止了他这一企图：“有件事必须通告五殿下。”

听着这口气，白徵明不知怎么地就觉得心虚，口气软了半截：“好说好说。”

“幽馆是您的治下吧？”

“不错。”

“那馆吏也应该受您的节制喽？”

“正是。”

“那就好说。”莫宇焱冷冰冰地转过身来，“请殿下允许我的一个手下进入前厅。”

白徵###中此时已经开始有些不快，但他按住性子，还是点了点头，立刻有人出去将莫宇焱带来的人引进。来人五短身材，长相精悍，也没有穿官服，而是一身轻便的短打装扮。莫宇焱指着他介绍道：“宇文晟，大理寺的捕快。”宇文晟向上施礼，但也没多说话，只是把身后还牵着的一个人推上前来。

看到这个人的长相时，前厅人们顿时一阵骚动。楚道石出于好奇，也抬头看了一眼，彻底被吓了一跳：

这个人身材不高，非常单薄，孩子气的面孔上，一双圆圆的眼睛大大地睁着，似乎还含着眼泪。楚道石几乎喊出声来：岳歧锋？

白徵明对岳歧锋倒是没什么印象，他困惑地看着，不知道莫宇焱什么意思。厘於期在后面提醒：“这就是那个喜欢画大幅傻乎乎的山水的。”

“哦！”白徵明这才想起来，问莫宇焱，“他怎么了？”

莫宇焱冲宇文晟点点头，后者谦卑地向上施礼，回答说：“小人接到密报，前往荡平黑市时，意外遇到此人，查获一些不堪之物。”

莫宇焱接着话茬往下说：“正要带往大理寺处置时，有人告诉他说，这是幽馆馆吏，是您的人，而且还遇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大理寺不敢轻率，决定还是送回请五殿下您酌情处理吧。”

“什么不堪之物？”

宇文晟恭敬地把身上包着的几卷画轴递了上来，白徵明展开一看，脸色马上变成青紫色，猛地一甩手扔到了地上，似乎拿到的是炭火。周围离得近的人看得很清楚，在露出来的画面上，赤裸的男人和女人四肢纠缠在一起，摆出种种欢爱姿势。

九州志·葵花·玄之殒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4）

莫宇焱见到白徵明失色，脸上浮现出不怀好意的微笑：“本来，这种小事算不得什么，平时抓了，教训两句也就放了。但是五殿下您手下的人个个都是饱学之士，怎能与粗鄙村夫相比？”

白徵明脸上像打翻了染缸，所有的颜色都出齐了。莫宇焱乘胜追击：“人先交还五殿下，万望以后严加管教。”岳歧锋在下面站着，一条胳膊被宇文晟拉着，只是低着头，瘦弱的身体不停地颤抖，似乎随时都可能倒下。下面的议论声音越来越大，所有的人都用嫌恶的眼神注视他。而楚道石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友，干着急没有办法，只有忍着听白徵明如何发落。

莫宇焱估摸着把五皇子也郁闷够了，这才凑过来，低声在白徵明耳边说了两句，五皇子的脸色立刻停止了变化，他一甩袖子，冲厘於期和楚道石一点头，直接离开了前厅。那二人不明就里，但是立刻随后跟来，楚道石虽然担心岳歧锋，也只能一边回头，一边弃他而去。

跟他们同时离开的，还包括从大理寺来的二人。宇文晟刚一放开岳歧锋，后者就跟踉跄着跪倒在地上，他抬头望向白徵明一行人，正好与楚道石的眼神遇上。

一瞬间，岳歧锋眼睛中闪现的，是彻底的震惊，和无穷无尽的屈辱。

楚道石转回头去，心中唯有叹息。

等来到白徵明的私人书房，厘於期把门掩上，确认无人偷听后，莫宇焱单刀直入：“黑市上死了人。”

“详细情况？”

“就是因为这个小子。宇文你来说。”

宇文晟拱手：“二殿下的人查办黑市，羞辱这个姓岳的小子，渎貉忽然冒出……”

“渎貉？”

“大殿手下那个从不报名，高大壮硕的无脸男。”

厘於期哼了一声：“我有印象。”

“后来？”

“渎貉不知何意，似乎有心庇护，与二殿下的人起了冲突，剑伤了其中一人。”

白徵明皱着眉头：“这也没什么啊。死了人了是什么意思？”

宇文晟的脸上明显有汗液微微渗出，似乎那一幕依然还在眼前盘旋，他低声说：“围观的两个人，脑袋立刻从身上掉了下来，溅了一地血。”

“什么？！”白徵明惊得一抖，“脑袋搬家？那个渎貉当街斩人？”

“怪就怪在这里。”宇文晟说，“包括属下在内，都没看见他用的什么手段。”

厘於期上前问道：“他不是用的软剑吗？动作虽然快，也不至于看不清。”

宇文晟摇摇头：“大概这位公子眼快，在下无能，没有看清。”

莫宇焱瞥了一眼厘於期：“如果连他都看不清的话，恐怕能看清的人也不多了。”后者不屑地一摆头，没回话。白徵明用手使劲顶着脑门：“你刚才说他为什么动手？”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宇文晟搔搔头说，“只能感觉，他好像有意打抱不平。”

“不，我看不像。”莫宇焱抱着肩膀，“大殿下手下的人都很谨慎，没有上面授意，他们不会擅自行事。”

白徵明若有所思：“这么说来，倒是那边有意要找这边的事儿？”

莫宇焱点头：“这就要看您几位的判断，我的话就到这里了。”

“后来怎么解决的？”

宇文晟继续回答：“二殿下那边是敖氏兄弟和几个官吏，也带了自己的打手，但明显不是渎貉的对手，两方面正要打起来之际，小的觉得再不出面，一定会闹大，所以就带着人从中制止，把那两个死者抬出去埋了，抓了姓岳的小子，把围观的人赶散了。”

莫宇焱接过话头：“我把人给五殿下送过来，也是演戏给人看，主要是过来提醒您一下，大殿下回到天启后，和二殿下最近屡有摩擦，上头不管，估计是想看戏，您千万留神，可别站错了位置。”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5）

白徵明感激地望着他：“谢谢莫大人提醒。”

后者摇摇手：“昔年冀妃殿下一言之恩，臣下至今未忘。”

二人心知肚明，不再搭话，只是彼此一拱手，莫宇焱带着手下快步离开了五皇子府。

白徵明目送他离去，半晌无言。厘於期在后面忍不住，打破寂静道：“终于开始狗咬狗了啊。”



白徵明没回头，肩膀抖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笑：“反正跟我没关系。”

楚道石忽然跟了一句：“一个父亲的儿子，怎么能说是没关系？”

厘於期呛他的话头儿：“有关系也不能把自己往血海里推，人生在世，还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楚道石走到白徵明背后：“看戏虽然舒服，但是你能彻底撇清吗？为了长远打算，要早做提防，仅仅自保绝对不够。”

白徵明惊讶地转过身来，像是不认识地看着楚道石：“楚兄，第一次听你讲这些。”

“有些话，迟早都要说——就比如说现在，人犯我跟我犯人之间比起来，还是后者比较安全些吧。”楚道石的话语，带着奇妙的说服力，一字一句听在了白徵明耳朵里。

厘於期心头一紧，某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他急忙趋前打断：“姓楚的，你想要陷殿下于不义吗？这种事情不是你我应该讨论的。”

楚道石冲着他含义微妙地一笑：“当然还是由殿下本人定夺，我只是建议而已。”

白徵明的神情已经显得犹豫不决，厘於期深吸一口气，决心祭出杀手锏：“要是老三老四还在的话……”

“别说了！”白徵明脸色骤变，他厉声打断厘於期的话头，“你想说的我知道了。”

楚道石心中一动：在前阵子的饮露宫梦变事件中，白徵明似乎也提到过“没了的三哥四哥”，这其中难道有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看上去这是白徵明的旧痛，厘於期不惜刺伤于他，也要拦住我对他的暗示，究竟欲以何为？

他用眼睛扫了一眼厘於期，后者的双眼中射出了胜利的光芒，楚道石在肚子里冷笑：

螳臂当车吗？

一阵空虚感瞬间笼罩了秘术士的心：如果可能的话，真不想就此匆忙地踏上人生。

这春天的尾声，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细细体味，而酷热的炎夏，就要无情地来临了。

“呃……岳歧锋，不在吗？”

“在。”回答楚道石询问的，是另一位陌生的幽馆书吏，年纪看上去约莫十###岁，但是应答非常干脆，“但是他最近都不见人。”

“你就说是我，楚道石。”

“他说五殿下命他在屋中反思，谁也不见。”

“我没听说五殿下有这样的命令。”

年轻的馆吏上下打量了楚道石几眼：“您是楚先生吧。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您，说您看了自然就回去了。”

理所应当的，是一个卷轴。楚道石接过来展开一看，居然是一幅设色梅花。

鲜艳的，似乎在喷射着火焰的朱砂，装点 在枯墨连成的梅枝上，但是，这并不是 一棵树，而是一截巨大的断枝。像是被人从根部劈裂，整个倾覆在地上的绚烂梅花，在纸面上妖艳地绽放着。在它上方，是大片空旷的留白，在右边，则是洋洋洒洒的落款，与往日的干枯虬劲不同，这次的行文夭矫飘逸，仿佛是曲折流淌的泉水，轻浮地漫溢而下：

受桃而无李，委曲图之，羞杀梅花！

楚道石掩卷长叹：岳歧锋，你这么说，是责怪我的礼物害了你吗？我从来没有想从你这里取得什么回报，你又何苦为了回区的回礼而做出那种下等之事？更何况，你大概还没有意识到，你只是那些贵族积怨中小小的导火索罢了，这算得了什么？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6）

想到这里，楚道石便恳求拿画过来的馆吏：“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但是有件事情还想跟他说明，能告诉我他住在幽馆的什么地方吗？”

后者不屑地微笑着回答说：“楚先生您还真奇怪，狠狠地把他挖苦侮辱了一番的，不就是您和五殿下府里的其他先生们吗？虽然我也觉得小岳这事儿办得挺恶心的，但是也不至于用那种手段对待他吧。”

楚道石心中一惊：“你什么意思？什么手段？”

“把他所有的画都一点点撕碎，一边说着不堪入耳的话，一边把纸屑全都洒在他的头上，不是这样吗？”

什么？！所有的画？楚道石不待对方说完，立刻冲进幽馆，在他熟悉的，常与岳歧锋开心地聊天的地方，墙壁变成了一片空白。

从前那些壮丽的，豪迈的，充满了蓬勃生机的山水画，一张也不见了。

后面一路跟来的年轻馆吏，用一种看好戏的口气，轻描淡写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一群人同时光临幽馆的情景还真是壮观哪，弋轲先生和襄穀先生一张张把画揭下来，才发现后面居然贴了十来层呢，连天花板上的都加上，算下来怎么也得有一百多张。当时来了二十多位，每个人分到手里，都要撕五六张呢。有的画特别大，足足有三尺见方，撕起来特别费力，幸好有位婪偲先生想起来用脚踩着撕，这才省了手上的力气：只要用脚踩住一端，用手指扞破纸腰，往四面八方猛地拉扯，多大的画，也要哧的一声裂成两半，然后从中间撕开，就流畅地多了，重墨涂染的地方要是手感不好，可以先从留白开始撕起……”

“够了！”楚道石被这逼真到令人疼痛的描述彻底刺伤，他转回头来怒视着叙述者，“为什么没有人阻止？”

年轻人耸耸肩：“凭什么呢？”

楚道石气得浑身发抖：“你们没胆量拦着就算了，殿下还没有说如何处理，这些人何以使出如此手段？”

“这就要问您了。”对方回答的尖锐刺耳，“您当时在哪儿呢？”

秘术士无力反驳，只得继续询问：“他在哪儿？”

年轻馆吏懒洋洋地抬起一只手：“君字楼，最上面的阁楼里。”

君字楼，是幽馆排名第二大的藏书楼，主要藏书内容是论辩道德与义理之书，白徵明到这里的频率是半年一次，他的注意力都在烹调和绘画以及诗歌这些方面。这座楼仅次于天字楼，大概有四层普通阁楼高度，实际上内部只有两层，为了营造光明亮丽的通透感，让天窗里射进来的日光普照在房间各处，故将内部上下打通，只起了四根柱子，梯子就攀附在上面，如需取书，可环绕而上。除了这些，巨型书架上挂的一色都是轻飘飘的悬梯，平时卷在书架的顶端，用时一拉绳子即可放下，不用了再一拉，即可自动缩回。人如果站在天井里，只觉四面皆书，沉沉如幕布垂下。

而岳歧锋的住处，就在这恢弘的建筑的上方，一个类似赘疣的逼仄阁楼里。从君子楼的底下，楚道石可以很清楚地透过那扇根本没有纸的窗户里，看见一个枯坐着的瘦弱背影。通往阁楼的梯子，就在被楼挡住的阴影中，看得出锈迹斑斑，有脚印的摩擦痕迹。这里是幽馆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却讽刺地存在于最壮观的建筑之一身上。抬头望去，大概是昨晚尚未燃尽的一缕残香，像幽魂一样从窗中溢出，静静地飘散在空气中，把整个景象衬托得格外凄凉。

楚道石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有试图爬上梯子去劝慰好友。他要告诉岳歧锋说，“你不过是个用来借口挑起纷争的牺牲品”吗？还是要说，“没关系，画没有了，再画就是”这种话吗？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7）

这些话，怎么说，都是苍白无力的。失去的东西不会再来，碎成粉末的自尊心也无法补得完全。说什么“我理解你的感受”，都是假惺惺到恶心的扯淡。

楚道石终于还是离开了，临走前，他没有借助梯子，把手拍了拍，刚才从甄旻那里得来的甜食纵身一跃，自行落在了阁楼的窗前。这次，是一些异域小国贡来的甜糕，它们被整齐地裹在入口即化的糯米纸里，晶莹闪亮，里面的果酱和杏仁清晰可见。

用一些弱智的食品就可以让他重新振奋起来吗？楚道石都觉得自己很滑稽。

白徵明似乎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他压根没提要怎么处理岳歧锋，默认让他继续在幽馆供职，既没有将他赶走，也没有任何惩罚措施。楚道石则仍然在每天早上白徵明点名之前，按时去幽馆看望岳歧锋，说是看望，不过是在阁楼外面远远地看上几眼——岳歧锋至今仍然拒绝见他，事实上，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据他的同僚们说，只有每天晚上，他才会出来整理图书，而且也不再与任何人讲话。有人看见，他整理完了之后，就一个人坐下来读书，很久也不翻一页，整个人都呆呆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最近的事态令人难以捉摸，所以楚道石每天晚上要陪白徵明谈到很晚，当他终于解放时，皇子府的大门就已经关了。他想过要不要偷偷潜出去，可是又觉得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伤痕此物，终究是要靠自己治愈。

敖之昔早上睁开双眼的时候，不小心牵动了腰间的伤口，疼得一咬牙。

这伤口是在四五天之前，在跟着大哥敖之今查看黑市时，被一把黑剑造成的。他只要闭上双眼，那柄毒蛇一样扑过来的剑，还历历在目。不过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只要能挡住大哥不受到伤害，那么以后的日子照常过。

同时被深深刻入记忆的，还有那张丑陋不堪，令人反胃的剥皮脸。

不会饶过他！敖之昔下定了决心，一旦自己真正在天启立足，就要杀了这小子，要按照大哥的意思，把他剩下的皮一点点剥下来，然后再涂上辣椒，串在铁钎子上烤得精熟。可是在这之前，他要靠着大哥的庇护，忍耐地度过每一天——没有大哥的话，他敖之昔目前什么都不是。

这几天里，大皇子和二皇子府里仍然是静悄悄的，双方都在假装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敖之昔对这些虚伪的贵族很厌烦：既然彼此看不顺眼，为什么不挑明了公开战？手下打成这样，还要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算了，这些事情不是我所能理解的。敖之昔想罢，挣扎着从床上披衣起来。他目前寄住在哥嫂的家中，这处房子就在二皇子白矩的居所外围，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三进小院，虽然实际居住面积不大，但是因为巧妙地修了遮挡视线的影壁，所以显得幽深盘绕，颇有气派。他和几名男仆住在最外面的院子，中间是敖之今的书房，而最里面则是他和妻子的卧室，因为敖之今至今没有孩子，所以那里只居住着夫妇俩和两名丫鬟。

敖之今作为一个普通的天启士人，有读书的习惯，每天绝早起床，也不叫仆从起来，自己踱到书房去看书，等到天光大亮，才会从来喊人扫院子做饭，安排一天的事务，去二殿下身边帮闲。

前几天还在床上养伤的敖之昔，今天醒得格外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觉得焦躁，特别想跟大哥说两句话。所以，他不顾伤口疼得钻心，自己捂着就一瘸一拐地到书房来。然而，他还没有真正地走进书房，绕过影壁后，在院子里隔着窗户就看见：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8）

敖之今把头垂落在面前摊开的书本上，静静地一动不动。

恐惧突然抓住了敖之昔，他放开手，也不知道怎么迈的两条腿，连滚带爬地撞开门，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书房已经变成了血的海洋。所有的书，都浸在鲜红的液体中。

大哥敖之今，就像往常一样，端正地坐在椅子上，两只手随意地搭在膝头和扶手上，然而他的脑袋，却孤零零地枕在书上，与他的脖子，远远地分开了。从颈椎处露出的白色脊髓，和周围正在干涸的血肉，像是在冷笑似的，盯着发抖的敖之昔。

他甚至都没有惨叫，眼前一黑就昏倒了。

在早饭之前，白徵明府里就接到了照会，有仆人来到正在酝酿早膳的白徵明面前，报告说二皇子已经知会了大理寺，说是一定要捉拿凶手，严惩不贷。

白徵明听到这话，并没有叫身后给自己梳头的女孩子停下来，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了。等彻底梳完了，他踱出卧室，看见厘於期正坐在那里喝早茶，就问：

“好喝吗？”

“隔夜茶，涮肠子都不要。”厘於期冷冰冰地回答说，“这种破事儿也值得闹，看来是要跟那边对上了。”

白徵明没接话茬：“楚道石呢？”

“不知道。”

“一会儿把早上的点心全吃了，不留给他。”

正说着，楚道石一挑帘子进来：“你敢。”

白徵明大笑：“这儿我说了算！我就敢！”笑罢，他问道：“我说，你干吗去了？每天一大早都不见人影。”

楚道石从厘於期那里把茶壶抢过来给自己倒水：“我去幽馆看岳歧锋。”

白徵明一皱眉：“那小子？他怎么了？”

“没什么事儿。”

厘於期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茶壶，忽然问道：“他今天早上在幽馆吗？”

“当然。”楚道石嗤笑了一声，“你以为他跟你似的，天天神不知鬼不觉？”

厘於期笑了，带着一脸寒气十足的笑容凑过来，说道：“那你跟他报个喜，就说当时在黑市上欺负他的人，今早脑袋搬家了。”

“什么？”楚道石手一抖，茶水险些没泼出来，“你什么意思？”

白徵明有点儿烦躁地解释：“二哥家的那个敖之今，今天早上被人发现在书房里，被人砍了脑袋。”

“凶手是谁？”

“不知道。”

楚道石把茶杯放下：“这事儿也太……”

厘於期利索地接过来：“太蹊跷，太诡异，太凑巧了。”他看了一眼白徵明，后者立刻挥手把周围的仆人遣散，于是他接着说，“事情一闹出来，我就尾随着大理寺的人去看过了。场面非常惨，血溅得到处都是，但是不得不说，活儿还不赖。”

“你什么意思？”楚道石被厘於期这种残酷的口气弄得很不舒服。

“一刀，整齐地把头切了下来。”厘於期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似乎是根本没发现凶手靠过来。现场和整个二皇子府乃至方圆多少里都翻遍了，除了侍卫们身上佩带的，也没找到可以用作凶器的刀剑。从脖子上的切口来看，应该是正面精准的一击，不过有趣的是，正面不应该割喉就够了吗？但是这人还是继续发力，就像是切豆腐一样，从颈椎一刀透骨，把骨头都从中劈为两块。”

楚道石听得脖子直冒凉气：“有必要说这么详细吗？”

厘於期露出了他整齐雪白的牙齿，笑容灿烂：“我只是想说明，凶手毕竟还是个粗人。”

“怎讲？”

“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刀锋从骨缝里滑过去。以无厚入有间，这才是艺术。”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9）

秘术士厌恶地看着厘於期心醉神迷的眼神：“谁这么变态？”

后者把自己的茶水慢慢地送下去：“比如说，我。”

楚道石陡然站起身来，冷冷地说：“你离我远点儿。”

厘於期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口气，一句话也不多说。两个人的对峙，让屋里的温度骤降。白徵明本来就有些心烦意乱，被他们这么一搅和，也不像往日那样过来打圆场，只是低头转自己的念头，片刻，忽然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凶手是谁？”他刻意地强调了“觉得”二字。

楚道石摇摇头，他毫无头绪。而厘於期则用轻快的口气应道：“除了那个没脸的家伙，别人都差点儿。”

白徵明站起来踱步：“是吗？”

“他跟敖之今有仇，当场还切了两颗过路人的脑袋，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嘛。换成那些普通的贵族和侍卫，杀个鸡都困难，哪儿比得上大殿下手底下训练有素的那帮牲口？”

素王的脚步骤然刹住：“大哥不会交人的。”停了一停，他说，“我真希望，凶手另有其人。”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准备好看他们打架。”五皇子落寞地坐下，一脸黯然。

厘於期从素王府里出来以后，天光已经大亮，街上来往的人渐多。从僻静的小街出来拐两个弯，就是天启的官道，道路两旁已经有专人例行洒扫完毕，浓厚的树荫把早上清新的阳光筛成漂亮的形状打在地上，人走在里面神清气爽。他就沿着路右侧有些漫无目的地走过去，心中想着早上看见的景象。

泡在血泊里的尸体，周遭浸湿的书本，哭嚎着的家人和奴仆，这些惨状自不必提，但是他很在意的是，那个在现场一直处在呆滞状态的瘦子。他应该是死者的弟弟吧，上次敖之今带他来送回礼的时候也见过一面，看上去似乎是正在被大哥拼命提携进入官场之中。然而现在大哥就这么突然死了，做弟弟的，就像是被吓傻了一样，甚至连眼泪都没有。

那种燃烧着烈火的眼神，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觉得很讨厌。

从此以后，这小子怕是要跟那个没脸的家伙结上梁子了，可是普通人，终究是赢不了怪物的。如果不依靠秘术，就算身经百战的自己，也不敢说就有百分百把握能轻易放倒渎貉。这个看上去可憎的男人，从他沉默而有效的攻击来看，是一个从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回来的幽灵。厘於期清晰地记得，一直在外征战的大皇子麒王白猊，他身边多出这么一个人来，也就是最近的事情。

一直豢养在外面，终于带回来给人看的野狼吗？厘於期冷笑着想。

除此之外，令他留意的是另一件事：



那个捕快头，叫做什么来着？宇文晟的，对莫宇焱私下里讲的一番话。他是这么说的：

“这种断头的手段，我前几天见过。”

当时，习惯于通宵不睡整夜在外游荡的厘於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之后，并没有露面，而是隐藏在墙壁之中，从石头的缝隙中窥视。这段对话清晰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你见过？”

“是的，不过不是杀人，而是一条野狗，脑袋也是这样被一刀砍断。”

宇文晟一边说，一边还用手势比划给上司看：“当时有人在巷子里被人砸闷棍，而旁边的狗却是被刀砍了脑袋，我以为里面会掺杂着那些显贵们的丑闻，所以就没出声。”

莫宇焱没有责怪手下知情不报，他只是摇了摇头，回答说：“是不是巧合，要查查才能知道了。”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10）

练习。——厘於期的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了这个词儿，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有强烈的感觉认为：

杀狗正是凶手在练习，才有了今早的实战。

但如果是读牒的话，何必要练习呢？

厘於期被自己的思路搅得头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大路的中央，甚至连身后传来的密集马蹄声都没有听见。直到有人声在他身后粗暴地大吼，几条皮鞭带着风声兜头抽下来时，他才恍然一惊，轻盈闪身，在毫厘之间避开鞭打。

有人随即喝止：“住手！”

厘於期闪到树荫里，少有的没什么心思挑衅，心想让开就算了，但是车中人似乎对他颇感兴趣，有人从车上跳下来，一脸殷勤地凑上前：“是厘公子吗？刚才奴才们眼瞎了，没看见，对不起。”

“哦。”厘於期心不在焉，但是抬头一看，发现眼前这辆马车装饰得似乎有些夸张。

巨大而华丽的紫色车幔，颜色丰富到恶心的车围，还有造型刻意的车轮，连拉车的马都披着刺满金丝图案的披风，车夫手里拿的马鞭，仿佛都是由昂贵的材料制成的稀罕物品。而负责跟厘於期打招呼的，则是一名看上去地位颇高的武装侍从，腰间悬的宝剑与其说是武器，还不如说是一根缀满了玉器宝石的棍子。

厘於期一拍脑门：这种风格，岂不摆明了是……

“我家翼王殿下让小的问您一声，给您的帖子，您看了吗？”

“哦，我看过了。”厘於期避无可避，只能回答，“殿下美意我心领了，只是担心我到府上去，会不会影响二殿下。”

声音不高，但是车中人显然是听见了，因为里面有人咳嗽一声，侍从赶紧低头弯腰，听里面发话。说话的人声音不高，透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慵懒，比一般男性声音显得清脆漂浮：“厘公子，我可是诚心。”

厘於期象征性地拱手：“在下明白。”

“你要是来，我这儿正好有空缺，今早刚空出来的。”

掉了脑袋的敖之今吗？厘於期暗自想着。

“我找你，不过是闲谈而已，要是小五不放，我去跟他说。”

厘於期抬起头来，“二殿下不必费心，我一定登门拜访。”

车中人似乎是笑了，随即突然问道：“素王觉得是谁杀了我的人？”

问题来得猝不及防，但厘於期很镇定：“五殿下不善断案，猜不出来。”

“哦。要是查起来，小五不会护短吧？”

“想来不会。”

“我觉得也是。”厘於期仿佛能感到车中人的笑容戛然而止，“护短这种事，我最讨厌了，可有些人却偏要做。”

说罢，也不等厘於期回话，在车里的白矩挥了一下手，车夫利索地一带马头，继续前进。

读谿没有被带去大理寺问话，莫宇焱也没有硬着头皮去坚持。

从沉默寡言的大皇子麒王白貌那里传来的话简明扼要：“读谿不会做出此事。”无论怎么解释这件凶杀案的重要性，对方的回答就这么一句，莫宇焱等人能怎么办？这种消息被当成八卦在天启的官场里传播，无论说的还是听的，都缩缩脖子，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

麒王和翼王的矛盾，终于要明朗化了吗？两个人都是深得圣上欢心，身为国家肱股的实力人物，本来早就该轰轰烈烈开展的皇子大战，居然拖到现在才浮出水面，也算是奇迹了。

这种复杂的事情，一贯勇于旁观的白徵明，只要想一想就觉得头痛。这几天以来，他一直嘀咕着“离远一点儿”，“哪边也不要去”，“还是读书比较好”这类话，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甄旻那里，和幽馆之中。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二章（11）

到后来，连甄旻的大姐甄昱都开始有点儿烦他，每次一看见白徵明登门就把手中的巨型石头香炉和石锁放下，冲着他喊：“五殿下！今天不要吃烤猪了，天天油水这么大，受不了啦！”

甄旻的二姐甄晏就跟着在旁边说风凉话：“五殿下下来就是吃一看三，每天打包回去的菜攒起来都够吃半年了。”

说归说，素王一点儿都不生气，相反，他倒是很喜欢甄旻这两个有些奇怪的姐姐，所以尽管自己比她们岁数都大，还是摆出一副小弟的表情来，照蹭饭不误。

通常来说，素王除了早饭在自己家吃之外，基本上都不呆在府里。而他如果去幽馆，楚道石就一定会跟着去。白徵明知道，秘术士是在担心自己的朋友，岳歧锋。

自从岳歧锋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楚道石并没有执意要去打破这层障壁。但他把弋轲等人凌辱岳歧锋的事情告诉了素王。白徵明听了之后叹了口气，也没有责问任何人，意思是把这事儿搁过去就完了。楚道石几次试图向白徵明称赞岳歧锋的画，素王都只是笑着摇摇头，说：“你不懂就别瞎掺和。如果你想挂他的画就挂吧，别让我看见就行。”

白徵明不喜欢岳歧锋的风格，这一点他从不掩饰，相反的，在各种场合，他都要严厉地批评这种所谓的大写意，认为这种画风不过是试图隐藏自己绘画技巧不足的手段而已，对事物缺乏精细的观察，气韵粗放世俗，没有淡远清逸之风，概不足取。

有的时候，楚道石把素王说得烦了，白徵明就吊着眼睛打断他的话：“他这么厉害，幽馆要容不下了！”

楚道石只好闭嘴。特别是后来有一次，白徵明私下告诉他：

大理寺也在查岳歧锋。

“我还没想好怎么办。”素王烦恼地把书页翻得哗啦哗啦直响，“莫大人那边给我面子，没有公开，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这个朋友还是有嫌疑的。”

楚道石心里非常不痛快，但还是压着火说：“他有什么嫌疑？”

“最近跟敖之今结仇的，应该也包括他吧——黑市那件事，不就是因他而起？”

秘术士甚至都懒得去辩护，只是冷冷地丢出两个字来：“就他？”

矮小、懦弱、25岁仍然像个孩子的岳歧锋，在楚道石的眼里，就连甄旻都能轻易打倒他。白徵明应该也想到了，所以并没有反驳，只是说：“我当然知道他是个什么用场都派不上的废物了……”

楚道石的怒火，瞬间达到了极点：“是啊，在皇子们的眼中，穷人当然是废物了，因为他连一把刀都买不起，怎么杀人呢？托人的福，他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废纸，恐怕以后也要永远地废物下去了。”

白徵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但是他毕竟是皇子，是楚道石的主人，再容忍也是有限的，听完之后脸立刻沉下来：“难道是我让他变成废物的？才能这种东西，没有就是没有，就算画一千张，一万张，画一辈子，画到死，也都是废纸！”

楚道石站起身来：“我不舒服，恕告退。”

白徵明气得把书一扔：“早退不管饭！”

楚道石连理都没理，转身几步跨下凉亭，在身后就听见白徵明喊：“光说没用，他就是有嫌疑！”

秘术士把头转过来，冲着素王方向咆哮道：“那天早上，我看见他在阁楼里坐着，这总可以了吧！”随即，楚道石迈着僵硬的步子用最快的速度走出了白徵明的视线。

然而，两个人都明白，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岳歧锋而争吵。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楚道石在试图推动白徵明，向一个方向前进：

更宽容，和更怜悯。

但是白徵明却不愿意沿着这个方向前行，他觉得没必要。他已经是个很仁慈的皇子了，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去同情一些弱者，甚至猫猫狗狗花草草。但楚道石认为这样还不够，他希望素王的同情心，要来自于一种下意识的责任感本能，而并非只是心情好。

要从内心，爱护这些软弱的人，替他们思考，为他们提供保护，和他们一起高兴，与他们一起悲伤，在他们呼救的时候伸出援手，在他们绝望时，给予他们希望。

这是一个帝王，必须具备的本质。

白徵明不想具备这些。他相信自己的两个哥哥，哪个都比他更帝王。为全天下殚精竭虑，每天都过着疲劳到死，被巨大责任感折磨到死去活来的日子，这种事情绝不能落到他的头上。

谁想同情弱者就去同情吧，我这里只有决不妥协的绘画，和残酷到底的诗歌——这就是素王的人生原则。所以从始至终，他对楚道石的这种暗示十分反感。围绕着岳歧锋发生的争吵，更多的潜台词实际上是白徵明警告楚道石：

不要试图改变我！

而楚道石则要拼命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想走上岁正为你安排的道路？

这种分歧，一时半会是决不出胜负来的。楚道石除了拂袖而去，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天，双方都不肯低头，彼此保持沉默。厘於期自从上次跟楚道石唇枪舌剑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露面，似乎在外面不停地奔走，就连素王特意请他，也托辞说有事要办。本来热闹的素王府，竟然一时肃静下来。

率先按捺不住的，是最年轻好动，耐不住寂寞的甄旻。

以前不是有说有笑的吗？怎么现在变成这样？活泼的女孩子最近几天，只是在深夜时跟厘於期碰过一次面，把素王和秘术士吵架的事情告诉了他。后者听完后只是微微地一笑，罕见地没有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情，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就好像这

是理所应当早就该发生的事情。甄旻见厘於期没放在心上，自己也不好意思表现的太着急，眼珠一转，她计上心来，跟厘於期说：“你说，他俩谁先投降？”

厘於期剥开一片橙子：“你要赌吗？”

“正是此意。”

男人闭上眼睛沉吟片刻，把橙子瓣吞下去：“殿下。”

“是吗？”甄旻成竹在胸地回应，“我赌楚道石。”

厘於期伸手把甄旻案头的《赌事纪》拿过来，就着砚台里未干的残墨，潇洒地写了几行字，随后展给甄旻看：“你要赌什么？”

“我要是赢了，一年之内，我要是叫你过来玩，要随叫随到。”

厘於期大笑：“好啊！不过，你要是输了……”

甄旻求赌心切：“说吧，什么都成。”

“你要答应我，无论楚道石说什么，都要当着殿下的面反对。”

郡主困惑地眨眨眼：“这算什么？”

“很简单，就是要殿下听你的，不要听楚道石的。”厘於期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手捏着毛笔，用力到连笔杆都要发出碎裂的颤音。

“这有何难。”甄旻笑着点了头。她自信，持续了几天的尴尬僵局，从这个赌开始，就要被她小小的手腕打破了。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1）

楚道石把手中的甜品放下，正要转身离开幽馆时，忽然听见头上的阁楼门发出了难听的转动声。他惊诧地抬头看，发现有半扇窗从里往外推了开来，有人在里面低声呼唤他的名字：“楚……楚兄……”

岳歧锋憔悴的脸，从上面露了出来。

十几天不见，本来圆圆的孩子气的脸，已经变得形容枯槁，一下子老了十来岁，头发也蓬乱得可以，衣服似乎是没有洗过，领子和袖口的污垢明显可见，身上还飘出来一股难闻的气味，可能是熬夜被劣质灯烛熏的，闻起来刺鼻不已。但是年轻书

吏两只本来就又大又亮的眼睛，不知怎么变得格外漆黑深邃，在那张瘦削的脸上特别突出。

楚道石见他变成这样，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张着嘴愣在那里。岳歧锋从他的阁楼探身出来，艰难地挪动身体，从生锈的楼梯上爬下来，动作就像木偶一样僵硬，下到中途时还差点儿踩滑。

然而等他站在楚道石面前时，后者才体会到上次事件对他的打击有多么彻底：

岳歧锋整个脱了相。从前那种虽然压抑，但仍然鲜明地跳动着的熱情消失殆尽，现在的年轻人安静地让人觉得可怕。他抬起眼睛看着楚道石，后者心寒地发现，那双幽深的眼眸中没有半点光芒，瞳仁似乎一下子褪了色，疲惫而暗淡。

他对着楚道石说话，眼神却总显得漂浮不定，声音也转为嘶哑，吐字变得不很灵活：“好……好久不见。”

“你受苦了。”楚道石真心实意地回应。

岳歧锋摇摇头，脸上现出了苦笑：“不……我只是运气不好。”

“你送给我的画，我都好好地保存着，他们不敢动的。”

“谢谢。”

思考了一会儿措辞，楚道石小心翼翼地建议道：“素王那边，没有怪罪你，你不用把自己再关起来了。”

“谢谢五殿下。”回答里面没有半点感情的波动。

“还有，”秘术士心中斗争了一下，还是决定说些安慰的谎言，“我跟素王殿下提了你，他很感兴趣，以后你不用画那些，也会过得不错的。”

“谢谢素王殿下。”岳歧锋的语调，就像被熨平一样，呆板平淡。两个人一时陷入沉默，良久，岳歧锋忽然问道：“最近是不是有人死了？”

“啊……对，你怎么知道？”

“幽馆里有人在议论。”岳歧锋的态度变得主动起来，“还有人告诉我，有人想问我的话。死的人是谁，跟我有关系吗？”

楚道石语塞，但还是说道：“是那个在黑市上抓到你的人，二殿下翼王的门人。”

“这样啊。”岳歧锋点了点头，“难怪他们想要问我的话了。为什么他们现在还不来问呢？”

“五殿下那边挡住了，我可以给你作证，你与这件事无关。”

岳歧锋呆滞的面孔上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他微微咧了咧嘴角：“谢谢楚兄。另外，有一件事，我还想请你帮忙。”

“你尽管说吧。”

“这些天来，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岳歧锋低着头，口气渐渐由犹豫转为坚定，“是在画画。”

楚道石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无论如何，我想再试一次。我想让五殿下看看我的画。”

充满了斗志，宛如最后一搏的恳求。

“如果这次再不行，我就死了这条心，回老家去，听从父亲的安排，不在天启这里丢人现眼了。”

楚道石被话里话外的决心震动了，他回答说：“好，我一定会设法让殿下重新评价你的画。”

岳歧锋轻轻地，疲乏地笑了：“谢谢楚兄，在天启，只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2）

楚道石离开幽馆奔赴素王府时，宜人的清晨正好结束，他估摸着，白徵明此时此刻应该刚刚吃完早饭，心情正属于不错的时候。虽然目前为止，他还没想好怎么跟素王结束冷战，但是为了帮助境遇悲惨的朋友，就算先低头也没什么，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一条狗而已，跟主子摇摇尾巴有什么难的。可临到了素王门口，楚道石的脚步还是放慢了：

真的要去跟那个顽固不化的天真家伙道歉吗？我开头该怎么说？“对不起，上次我不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还是“其实，我最近偏头痛，所以才不想说话。”



想着想着，楚道石觉得自己的脑袋真的开始抽筋了。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一阵清脆的铃响，从小街的另外一个方向，驶来了一辆轻便的马车，装饰风格淡雅秀丽，十分俏皮，地下跑的是两个健步如飞的武装侍女——原来是甄旻的马车。见到楚道石在前面，甄旻老远就把帘子撩开，喊着：“楚道石！你上来我跟你说话！”

虽然甄旻贵为郡主，可是因为彼此混得很熟，也就不太在乎礼节。楚道石见甄旻叫她，一纵身就登上来，蹲在车门口问：“郡主什么事？”

“那个，你还在跟五殿下僵持吗？”

楚道石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呃……”

甄旻一笑：“他这人是有点儿钻牛角尖了，可能现在正在想着怎么转圜呢。不过不管怎么说，都是皇子，还是你先道歉比较好吧。”

“郡主教训的是。”

“那么，说好了，你一会儿见到他，要抢先赔不是。”

“抢先？”

甄旻自觉失言，急忙改口：“嗯，嗯……就是说，你一定要先给他台阶下。”

楚道石平素为人正直，对甄旻这其中的小九九从来就弄不明白，一头雾水之下，没有立刻答应。甄旻为了能够赌赢厘於期，心中焦急，见楚道石迟疑，以为他看出问题，赶快悬赏：“你要是觉得委屈，日后我会补偿你啦。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尽管包在我身上好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秘术士还有什么说的，何况本来也就是这么打算，自然一口应允下来。

“那我走啦！别说我来过。”就像做了什么坏事怕被人发现一样，甄旻甚至连素王府的门儿都没进，吩咐车夫掉头就走。摸不到头脑的楚道石只好自己一个人踏进门去，决定就以最普通的“请五殿下恕罪”开始。

他刚穿过两层院子，走到第三层时，从他的身后，冲过来两个惊慌失措的仆人，其中有一个刹不住脚步，正撞在他的肩膀上，把秘术士撞了个踉跄，而这个人也狠狠地一屁股摔在地上，但不知怎的，这个男仆竟然手刨脚蹬，在地上连滚带爬了很久，硬是挣扎不起来，就好像被什么可怖的景象吓到四肢瘫软。

另外一个人已经不管不顾的，直冲进白徵明的书房去了。楚道石把摔倒在地的那个拎起来，厉声问道：“出什么事儿了？慌什么？”

后者颤抖了很久，这才带着哭腔说道：“弋……弋韧先生死……死了！”

楚道石手一松，男仆掉在了地上。

弋韧，楚道石第一次跟白徵明的门客们见面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虽然遭到了他的质问和鄙视，但是后来楚道石才知道，他是整个天启城最好的诗人之一，以吟咏风物而著名，是白徵明每次游园，不可或缺的人物。尽管平常两个人经常白眼相向，可同为素王门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算得上熟人。

可是，他死了？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3）

城中士人，一旦被皇子们赏识，只要本人并非贵族，多数会选择直接投奔在皇子门下，一应衣食住行，都可由皇室提供，这种待遇，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卓尔不群的身份。就像敖之今的住处在翼王府的范围之内一样，包括弋韧和楚道石在内的门客，他们的住地都在素王府之中，虽然地处边缘，但还是在高墙之内。

也就是说，素王府中死人了？

楚道石奔到弋韧的房间外面时，只看见厘於期的背影，跟一堵冰冷无情的墙那样，封住了门口。听见背后的动静，厘於期慢慢转回身来，秀丽的脸上绽开了一个残酷的狞笑：“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谈谈。”

然后，他把身体侧开，让楚道石好一目了然地看见房间里的情景：

弋韧破裂的头、上身、和连着两条大腿的骨盆，分别横倒在房间的不同位置上。

所有的伤口断面，都毫无牵连撕拽的迹象，就像用锋利的快刀切夏天的嫩藕，凌厉、轻松，没有任何阻碍。包括骨骼和筋脉在内的难断之处，也都是畅快地一刀到底。

厘於期在楚道石的身后，伸出一只戴着华美戒指的手，行云流水般比划着：“死之前，弋韧应该是坐在书桌前看书，第一刀，没有击中脖颈，而是劈在了鼻梁上，但因为是竖切，硬是从头颅中间破开，把脑袋分成了两半；第二刀，从锁骨穿进，从肩胛骨穿出，把头整个从身体上给掀了起来扔在一边；这个时候，人应该已经被推离桌面，于是刀锋从腹部刺进，把脊椎骨砍断，连带着一部分骨盆，都给剁了下

来，可能是用力过猛，所以除了腿倒在椅子下面之外，其他部分都飞了出去，最后这一下，把紫檀木的椅子背都连带砍下来半截，真是粗暴的手段哪。”

楚道石铁青着脸看着淌满鲜血的地面，身体摇摇欲坠。

“另外再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实，如果我的经验没错，这三刀几乎就是在同一时间发出的，似乎凶手就站在弋韧的书桌上，从容不迫地在极短的一刹那，迎面挥出了三刀——砍骨头都不含糊的利刃，可惜我们又无缘一见了。”

“你今天早上在哪儿？”厘於期冷不丁地问。

“幽馆。”楚道石随即反问，“你今天早上在哪儿？”

厘於期仰天大笑：“麒王府，你信吗？”

白徵明的武装侍从，这时已经从外蜂拥而至，负责带队的头目厉声喊道：“殿下有令！请厘公子与楚先生速到书房，此处就地封闭，严禁各类人等出入！”

“你能先说说，你怎么会在麒王府呢？”

白徵明的第一个问题，是问厘於期的，那两个人都能听出来，他正在拼命逃避真正的问题。

厘於期不准备让素王有什么喘息的时间，有人敢在他眼皮底下杀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我去查那个渎貉。我想知道，杀敖之今的到底是不是他。”

“他是吗？”

“很遗憾。他不是。”厘於期掀起袍子，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敖之今死的那天早上，他就在麒王的身边。”

白徵明露出了释然的表情。但是他并不知道，厘於期隐瞒了绝大部分的事实。

这几天，厘於期一直在天启游荡，特别是晚上，他就像一只巨大的猫头鹰那样，睁开两只绿色的眼睛，悄无声息地四下巡视。他的重点针对目标，就是麒王府和渎貉。

麒王府的修建，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因为麒王白貌在边关作战，大部分时间都只住着一些仆人，负责清扫打理。去年冬天结束的时候，麒王的一次重要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才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班师回朝，渎貉就是跟随他回来的贴身侍从之一。因此，麒王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豢养斯文门人，却

带回来很多沉默寡言的武夫，这些人个个感觉灵敏，一般人想顺利地潜入殊为不易。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4）

但厘於期就相对容易一些，不过他盯了几天，实在看不出来渎貉有什么问题，这个没有脸皮的大个儿，白天像忠犬一样跟白猊左右不离，晚上就拄着地坐在麒王的卧室门口，像只大狗一样闭着眼睛休息。没有任何嗜好，也没有亲朋好友，似乎他的生命里就只有麒王白猊一个人，除此一无所有。

这样下去的话，就算质问他，十有###也会被麒王听见动静，出来为他辩护。厘於期可不想跟当朝的大皇子结下梁子，他只能耐心地等待。然而，就在昨夜，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正在厘於期潜伏到后半夜的时候，渎貉忽然睁开了眼睛，猛然把身体直起。

他骇人的视线对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瘦弱的黑影。

厘於期险些叫出声来：他居然没有发现？身为魅的自己，竟然在感觉上输给了人类？

这个黑影跟渎貉相对注视了片刻，低低地说出一句话来，厘於期集中了全部精力，才勉强听清。

他说：“你杀了大哥。”

声音非常熟悉，听得厘於期一愣：是敖之昔？

这个人怎么到麒王府来了？厘於期脑子里电光石火地一转，立刻意识到：

他是来寻仇的。看来，他已经把渎貉认定为杀害大哥的凶手，但是他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潜入麒王府，这个人绝非外表看上去那么没用。

渎貉硕大的黑色瞳孔，在惨白的眼底上动也不动，他回答道：“不是我。”

在撒谎吗？厘於期紧紧盯着对峙的二人。

敖之昔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全部变成了剧烈的喘息声：“我当时就该杀了你。”

渎貉不为所动：“你没有瞄准。怪物。”

“那两条命要算在你头上！”敖之昔从喉咙深处嘶吼着向前走了一大步。渎貉几乎在同一瞬间，手中闪出两道幽暗的光芒，把院子中间作为装饰的石人雕像抓过来挡在自己面前。然而，巨大沉重的雕像跟豆腐一样，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切开成了两半，滚落在地上。

敖之昔：“你躲也没有用，我要把你的皮一点点剥下来！”

渎貉在石像落地的前一刹那，用自己的软剑抓住裂开的巨石，轻轻地搁在地上——他在避免产生任何动静，惊扰麒王的睡眠。然后，用镇静到不像话的口气回答道：“我从不杀人。一个月之内，我只杀过一条狗。”

敖之昔的笑声嘶哑地几乎不出来声音：“鬼才相信！”他再度前进，渎貉再度用一半石像格挡，坚硬的大理石被看不见的锋刃切割到更小。看着眼前的死战，厘於期顿时觉悟：宇文晟在描述黑市遭遇战时，提到过有两个路人的头突然被切了下来，原来是在场的敖之昔所为！而那条死在陋巷的野狗，才是渎貉的手段。

那么，凶手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吗？寻仇的敖之昔，不可能杀死其兄，然而渎貉的凶手嫌疑，已经在他心中开始动摇了。

石像终于变成碎块之后，渎貉突然弯曲双腿，偌大的身体像黑色飞鸟一般，向厘於期的方向直纵上来。厘於期仓促之间，只能向下伏身，把身体整个渗入墙壁之中，注视着外面的异变。敖之昔动作不快，但是他把脸转过来，用目光扫视时，厘於期虽然在墙里，还是突然感觉脑子一阵尖锐的刺痛传出，他急忙用双手捂住耳朵，闭上双眼，用力将这股强力弹开，才堪堪免去疼痛。

在月光下，敖之昔的两只眼睛闪耀着暗金色的光芒，他看到渎貉越墙而去，立刻直奔墙而来，但是他一没跃起，二没攀登，而是静静地用眼直盯着墙壁上的石头。厘於期隐身在其中，顿觉有无数压力从四面八方推挤过来，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撕裂这面墙。很快，表面的石头已经发出吱吱的声音裂了开来，如果进一步把整面墙都崩碎，厘於期就算侥幸不死，也会受到不轻的伤害，搞不好还会把现有的躯壳击散，即使是他，重新聚拢形体需要花极大的精力和代价。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5）

间不容发之际，厘於期的眉毛竖了起来：他起了杀心。

敖之今死了不假，你复仇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此时此刻威胁到我，那么就要算你小子倒霉了。厘於期甚至还没有等这个念头转完，一张嘴，一道暗红色的光芒直刺向了对方的面门。就像窥伺已久的爬行动物，伸出长舌捕获刚刚展翅的昆虫，这

道光芒从敖之昔的左眼贯穿了进去，发出了轻微的“噗”的一声，随即带着一个湿淋淋的圆球，以同样的速度收回。

与此同时，厚重的石墙已经经不住压迫，中间的几块石砖塌下来，露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石头的碎块还没有全掉下去，从墙的另一侧，一道毒蛇般的黑色窄剑，就贴着厘於期的脸颊，带着不善的风声，直刺进了敖之昔的右眼，同样闪电般收回。

来自两个人的突袭，几乎发生在同一瞬间。

厘於期感到，在剑回撤之时，有一些温热的液体溅到了自己的脸上。再看敖之昔，他的脸上原本是眼睛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两个黑洞。

厘於期把嘴里还在颤动的眼珠，一口吞了进去。

敖之昔捂住双眼，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痉挛地蹦起来，鲜血如泉水般从他的指缝中渗出，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嘴大张着，一头栽倒在地，随即消失不见。从他出现，渎貉逃跑，到他的两个眼珠都被取走，这之间不会超过两秒钟，所有事情，就像是同时发生。

厘於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已经清楚地判明：

渎貉不是杀人者。

他看过现场，很熟悉凶手的力量，如果渎貉就是那个人，为了保护白貌，他应该立即将敖之昔的头斩掉，然而到了性命攸关之际，他仍然只选择刺瞎对方的一只眼睛。如果没有自己锦上添花，敖之昔不过是一目失明，平心而论，这种伤害在搏命之时算不了什么。

敖之昔该有段时间不会出现了。厘於期微微一笑：他的能力应该就来自于那双眼睛，失明之后就是个废物，报仇这种事情，就交给老天吧。

他甚至有点儿高兴：天启城中的怪异人物，少一个是一个。

在厘於期身后的渎貉，大概只是看到自己剑上的眼珠，和敖之昔捂着流血的双眼逃跑的情景，并没有看见隐于墙中的魅。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小心地把血淋淋的眼球取下来，然后蹲下，在墙角处挖了一个深而窄的小坑，把它放进去，妥善地埋掉了。

如此尊重人的身体。厘於期哼了一声：他离一刀断头，血溅三尺的境界差太远了吧。

明确地排除怀疑对象之后，厘於期轻快地离开了麒王府，他现在脑子里就剩下一个想法：以前只想到用刀可以杀人，实在是太浅薄了。

他下意识地摸摸腰间悬挂着的玉佩上的流苏，对自己说：本来这世界上，杀人的方法就有很多种。那么，敖之今到底有多少仇人？里面有多少异人呢？

想着想着，东方已经渐渐地明亮起来，就在他困惑不已地回素王府时，一股强烈的血腥气息直冲进了他的鼻孔。等他赶到时，弋轲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最先发现尸体的宫女昏死在地上，厘於期只好将其摇醒，命令她出去找男仆过来，而又等了很久，楚道石才到。

这下追查凶手的理由又多了一条，原本只是想借机接近翼王白矩看看而已，现在真要把它当回事了。厘於期一边喝水一边想。

听到厘於期否认了渎貉的可能，白徵明忽然抬头看了楚道石一眼，却什么都没说，眼神里满是狐疑。楚道石被这眼神扫到，脸色骤然苍白，神色显得极为动摇。两个人同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6）

同时有可能憎恨敖之今和弋轲的人，目前他们认识的，只有一个。

楚道石用手按住额头，低声说：“殿下，属下亲眼所见，今早岳歧锋就在幽馆，未曾离开半步。他就算腾云驾雾，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走个来回。”

厘於期心中一动：岳歧锋？那个卖春宫画被扭送回来的小子？他出声问道：“那小子跟弋轲有过节？”

素王把茶碗往桌子上一放：“弋轲带人撕了岳歧锋所有的画。”

厘於期一个没忍住，噗的乐了：“就这事儿？你们俩太高看他了吧。”

楚道石应声附和：“他只是个废物书吏，手无缚鸡之力，连画都裱不起，哪有钱买刀？”

白徵明听见楚道石又刻意提起“废物”二字，气就不打一处来，冷笑道：“有没有问题，交给大理寺一审便知。”

厘於期表示反对：“不妥。重刑之下，他要是招了，我们怎么跟二殿下那边解释？不管是不是他干的，现在都不要说出去，我有办法弄清楚。”

楚道石：“他压根儿就是无辜的，你怎么弄清？”

“我当然有办法，你容我想想。”

“弄清楚了你又想怎么办？”

“不是他，我们保持沉默，等真凶出来；万一是的的话……”厘於期沉吟了一下，随即莞尔一笑，“我们悄悄把他处理掉，让这事儿变无头案。”

说完，厘於期把杯子一放，起身出门去了，屋中只剩下白徵明和楚道石大眼瞪小眼，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尴尬至极。过了很久，白徵明像是下定了决心，率先打破沉默说道：“我想见见这个家伙。”

楚道石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看着恢弘壮丽，摆放有序的书架，白徵明的表情有一点厌恶：他很不喜欢这里，差不多所有的书都不爱看。那些讲着如何遵守道德，辩论世间真理的书籍，在他看来都是一些玄之又玄的无聊闲谈——吃饱了没事情做的话，关注一下现实人生如何美妙更重要吧。为什么要去追求什么挂在半空中的空谈呢？

岳歧锋就站在天井的当中，静静地等待着。柔和的阳光打在他眼神游移的脸上，闪耀着干涩的光芒。在他身前身后，十张巨大的山水写意像布帘一样悬挂起来，随着通风孔吹进来的微风，轻轻地摇晃。远远地看上去，就像无数黑色乌云，密布在明亮的空间中。

因为已经事先有人通知，在好心同僚们的安排下，岳歧锋把放在阁楼里，最近新画的所有作品统统拿了出来。仅仅十几天，他就画了这么多，而且基本上没有任何重复，仿佛令人恐怖的创意之泉，正在毫无道理地从他的身上源源不断喷涌而出。

白徵明站在那里，并没有靠近，他在距离岳歧锋十步左右的地方停住了脚步，抬起头，用剃刀一样锋利的目光从左边看到右边，随后叹了一口气。楚道石明白：

素王不肯投降。他仍然不能容忍与他不同的人。这最后的努力，还是要以失败告终。

虽然觉得岳歧锋很可怜，但是秘术士告诉自己：尽人事，听天命。丹青是小事，这次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洗清岳歧锋身上的杀人嫌疑。

他抢在白徵明开口之前，向前一步，问岳歧锋：“你这两天离开过幽馆吗？”



岳歧锋安静地看了他一眼，眼睛似乎对不上焦：“没有。”

“你有证人吗？”

旁边站着的，是那个曾经向楚道石抱怨岳歧锋身受不公待遇的年轻书吏，他一拱手：“恕小人插言，岳歧锋确实不曾离开，小人每日清早负责打扫幽馆君字楼周围庭院，自东方发白至天光大亮，他始终在阁楼之中。”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7）

敖之今和弋轲，在早上进入书房的时间，都是在晨光初现之后，因为现场都没有燃着的灯烛，可知他们是借天明晨读，不会存在后半夜杀人的可能。

楚道石询问地看白微明，但是后者根本没在听，只是出神地死死盯住那些悬挂着的巨幅画面。过了很久，才猛然一惊，冷淡地回答说：“嗯，我知道了。”难道他要改变判断了吗？楚道石疑惑地看着过于聚精会神的素王。

岳歧锋显然也对洗清自己的嫌疑毫无兴趣，他只是啜嚅地问道：“殿下，这些画……”

白微明低了低头，提高了音量，语气与往日判若两人，冷静地有些过分：“我想了很多办法，试图让你明白，你在丹青之上毫无作为。但是，你似乎一直执迷不悟。”

岳歧锋的面孔变得惨白。

“才能这种东西，不是说靠拼死坚持，和付出无数代价就可以得到的。就像一个天生的哑巴，哪怕练破自己的喉咙，读烂无数的曲谱，也不可能唱出美妙的歌声。勤能补拙这种说法，不过是安慰那些愚者的说辞罢了。没错，你可以变得熟练，变得快速，但是你永远抓不住那种感觉，这就是天才与平庸的区别。人人都可以做到不坏，但是从‘不坏’到‘好’，到‘完美’，还隔着天与地之间一样的距离。”

“我只能说，你不适合现在这个世界。你真的知道人们想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吗？画，是你要展现给人们的一双眼睛，不是一团不明所以的浓雾。”

“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后，人们会理解你这种画面，还可能为你如痴如狂，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起码在我活着的这段时间里，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岳歧锋脸上的肌肉，像被人撕扯一样抽搐着。

白徵明点手叫来随侍在外面的仆人：“你们把准备好的东西拿来。”还没等在场的其他人明白，仆人们已经迅速地抬进来一张巨大的桌子，摆上文房四宝，有人熟练地把墨研好，白纸铺开。白徵明站在桌子前面，提起笔，头也没抬，说道：“岳歧锋，我希望你用自己的眼睛，好好地看清楚。”

在他落笔的一刹那，楚道石闪电般地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可以轻松的学习并拥有任意一种才能的白徵明，要从岳歧锋这里夺走他仅有的东西了！

一种飓风般的痛苦和恨意攫住了秘术士，他冲上前试图阻止素王，但是后者用一个空前严厉的眼神拦住了他：

你没有资格阻止。在这里我是王，而你是条狗！

楚道石刹住了脚步，一股无能为力的空虚感，从背后沿着脊柱，冰冷地伸展到他的脑子里。

白徵明屏息凝神，并没有抬头看任何一幅画，在雪白的纸上走笔如飞，墨汁飞溅着，像细碎的冰雨，喷射到四面八方。不到半个时辰，他骤然停笔，直起身来，把笔一扔，掉头便走。在这之间，岳歧锋就像木偶一样，呆呆地站在自己的画中间，没有挪动一步。

所有的人都跟着素王旋风般离开了，只有楚道石，痛苦地看着桌上的画，和石雕状的岳歧锋。良久，岳歧锋才像刚刚破除了定身咒一般，困难地牵动着四肢，几乎是一步一拖地走近过来。楚道石伸出手拦住他，试图不让他看素王留下的画，但是他粗暴地把楚道石的手臂推开，像恶狼吞噬羊羔一样扑在桌子上。

淋漓的，丰沛的墨色，沉郁而饱满的沟壑山水，似乎要迎面倒下来的巨大岩石，充满了令人憎恶到骨子里的熟悉。风格一般无二，却绝非临摹的精确仿作。它跟岳歧锋所有的画都不同，但就连作者自己，都不敢相信它并非出于自己之手。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徵明的更好。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8）

被抢走了。像支柱一样支撑着自己生命的重要才能，就这样被抢走了。

素王用这幅画清楚无比地告诉岳歧锋：你根本算不了什么，你引以为傲的能力不值一提。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岳歧锋终于抬起头看着楚道石的时候，秘术士几乎不忍心与他对视。

一个恍恍惚惚的，破碎的微笑挂在他的嘴边，岳歧锋的脸孔，奇异地变得十分柔和平静，就连原本纠结在一起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轻声地向楚道石道谢：“楚兄，承蒙你费心，这次我死心了。”

哀莫大于心死。楚道石一时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岳歧锋回身，用挑子一张张把画挑下来，用最慈爱的动作把它们一张张卷好，抱了满怀，走到楚道石面前：“明天我就动身回老家。说起来真是羞愧，最后的最后，还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

“如果不是五殿下，我大概还在固执地坚持错误的想法，幸好殿下一语点破梦中人，让我认识到丹青并非属于我的道路，这种大恩大德，比拯救性命更为重要。这些画，对我都没有用了，我也不想带回去，可是一想到要被那些愚昧的下人碰这些心血，我就觉得难受得要死，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请五殿下亲手代为销毁这些画，无论是糊窗户也好，丢进火盆也好……被五殿下这样真正的名家毁掉，也是这些画的福气。”

“呃……”

“听上去挺可笑的吧？如果为难的话也不必勉强。”

“不。”楚道石起了恻隐之心，“举手之劳而已。”

当楚道石抱着这些纸卷离开幽馆时，他回头观望，君字楼外面那个鸽子笼一样的阁楼里，岳歧锋的背影正在伛偻着忙碌，似乎在收拾行李。

但愿他回家之后人生平淡安稳。楚道石回过了头：就把这不幸的天启之旅，当作一场黎明时飘渺的梦境吧，流着眼泪醒来，总比昏蒙地睡死要强许多倍。

为了妥善地运送这些画，完成岳歧锋的心愿，楚道石来到天启的大道上之后，决定叫一辆马车，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可以雇佣的车子一辆也没有。秘术士正在心焦时，一眼看到从路的尽头，驶来一辆轻捷漂亮的四轮马车。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甄旻的车。

所有的侍女和马夫们也都认识他，等车临近，有看见他的人通报了甄旻，后者喝令马车停下，隔着帘子问：“楚道石，你抱着什么啊？”

楚道石大致把原委说了两句，甄旻也没听明白，不过倒是知道他想雇车去素王府。郡主小姐大大咧咧地说：“别等了，我把你一块送过去得了，反正我也闲。你上来。”

虽然是还没有结婚的贵族小姐，但是天启的这个时代，意外地比较宽容，兼之甄旻身份特殊，门第显赫，受宫中宠爱，就更加不在乎外人眼光。她把楚道石招呼进车，中间落了道薄帘，一边让下人们改道素王府，一边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楚道石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些画的来历，当然背后的杀人命案等等，他统统没说。甄旻听得直皱眉头：“这小子又用他那招郁闷别人，真太坏了。”

“五殿下只是直率而已。”

“你甭替他辩护，我明白了，那可怜人就是希望让他给把画处理了对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呃？”

“不过，我才不让他毁掉这些画，我要挂起来，强迫他看，哼哼哼。”

这下楚道石倒真意外了：“那样……好吗？”

“什么好不不好的，人家学画画容易吗？他就这么糟践人家，简直没有人性，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下。这些画回去都挂我屋里，然后我每天请他吃饭，非看傻他不可，哈哈。”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9）

楚道石有些踌躇：这么做，虽然跟岳歧锋约定的有所不同，但对这些漂亮的画来说，倒是个不错的归宿。而且，也算是曲线达成了让白徵明看到的目的吧。

“不过，”甄旻狡猾地放低声音，“上次说的那件事情，你可要办到哦。”

秘术士恍然大悟：旻旻是要他向白徵明主动低头，挂画这件事，只是交换条件罢了。想到这里，他释然一笑：“这太容易了。旻旻你又跟臭棋打赌了吧？放心，这次一定要你赢。”

私下时，楚道石也会称呼甄旻的小名。甄旻在帘子那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似乎是露出了被看穿的尴尬笑容：“嗯，被你发现了。但是，约好了哦！最近输得比较多，这次一定要赢回来。”

“那是自然。包在我身上。”

于是，等到了素王府，楚道石一个人跳了下来，所有的画，都交给甄旻带回甄府去了。临走时，甄旻叫人进去约请素王晚上一起吃饭。她与楚道石心照不宣地眨眨眼，就轻快地坐车离开。

楚道石跟下帖子的侍女一起进了白徵明的书房，后者对郡主的打赌也是心知肚明，笑咪咪地在一旁站着，等看好戏。秘术士十分自然地走到故意装作看书不理他的五皇子面前，咳嗽了一声。白徵明也不抬头：“有病喝水，别到这儿来流毒。”

楚道石徐徐跪下，向上拱手：“属下罪过，让殿下生气了。”

白徵明没吭气。

“世有黑白，人分高下，人都是有自己的极限的。这个道理，我想通了。”

五皇子这才露出喜色来：“其实，我刚才也有些过了。楚兄起来吧，你跪在那儿我看不习惯。”

二人相视一笑，多日的隔阂，就此冰释。旁边看着的侍女掩着口乐完，也过来施礼：“五殿下，旻郡主请您晚上一叙。”

“哦！”白徵明的精神头儿来了，他丢下书，“什么菜码？”

“八百里加急送来的鲥鱼，一路冰着，一点异味没有。”

白徵明一听大喜，霍地站起身来，往外便走：“不早说！告诉你们厨子，一律连鳞清蒸，他要是敢往里面兑鸡汤烹煮，我就杀他的头！套车套车！”

没一会儿，门外就响起了辘辘的车轮声，四匹马拉的快车，拉着一个急着吃的素王，一路疾驰而去。

楚道石觉得好笑，看着白徵明走远了，摇摇头准备回自己的房间。他刚一转身，正对上突然从墙里冒出来的厘於期。后者一脸灰尘，像是从什么土坑里刨出来一样，满面忧色。他见了楚道石，劈头就问：“白徵明呢？”连敬称都省略了。

“去旻郡主那里吃饭，怎么了？”

厘於期沉吟了一下：“嗯，那还好，不是去幽馆就行。你坐下，我跟你说件事情。”

说着，他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布包来：“你看这是什么？”

里面是两本书。楚道石有点儿迷糊：“书啊。”

“我知道这是书。这是我从岳歧锋屋子里翻出来的。”

楚道石心中不悦：“你擅自翻别人的房间？”

厘於期嗤之以鼻：“我说过我要去查他的，翻他的屋子没什么问题吧。大理寺给素王面子，没搜他，我可没这个忌讳。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岳歧锋为什么要把书带回自己的屋子？”

“他想看呗。”

“他是书吏，想看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坐在馆里看？”

“晚上读书，馆中禁灯烛。”

“好吧，就算这样。”厘於期退让了一步，他指着第一本书的名字说，“你是他的朋友，我想问问你，他可能会看这种书吗？”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10）

封面上清晰地写着：《天启济世算笈》。楚道石愣了一下：“这，这是什么？”

“别说你，我，连素王殿下也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厘於期把书翻开，指着里面一行行数字说道，“这是天启城贩夫走卒以及各色商铺的报价罗列，把这个跟天启的税收比对，就会推算出一系列数字，由此可以预测接下来市井光景如何。”

“啊？”楚道石显然一头雾水。

“书的前面写了说明，应该如何与税收结合推算，但是整个天启，最终的税收数字在上达圣听之前，只可能上报一个人。”

“你是说……”

厘於期的眼里闪出光来：“没错，二殿下翼王白矩。”

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掠过楚道石的心头：“你的意思是……”

“岳歧锋不应该也不可能会看这个，事实上，可能从幽馆借阅此书的，只有二殿下的人，而且还要是翼王的左右副手肱股之人，才可以替他分忧，及时明了市面上的情况，并且汇报给他知道。”

楚道石像被一闷棍打在头上，愣愣地看着书。厘於期继续跟进：“而且，你知道我在他房间里还看见了什么吗？风物诗集。近十年来，全部的，所有流派的。死了的那个弋勃，没记错的话，就是个风物诗人吧。”

岳歧锋说过的话，清晰地浮现在楚道石脑海里：“不要忘了，整个天启的士子们看的书都经我的手，说几句话，我就知道你喜欢看什么了。”厘於期看着他呆傻的样子，冷笑道：“你也觉出来不对劲了吧。这里面，一定有古怪。”

“而且，我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些灰烬，就在桌子上。开始我以为是香屑，但是那穷鬼连个炉子都没有，他拿什么点香？最后确定，那些都是纸灰。当然，量少得很。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桌上烧纸，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想说什么？”

厘於期龇牙一笑：“人就是岳歧锋杀的，但他到底怎么做到隔空杀人，却是个谜。所以我想跟你联手，再现岳歧锋的手段。”

白徵明刚一进门，就被甄旻拦了下来：“瞧你急的，就知道吃是吧？”

素王陪着笑脸：“不是我着急，鲋鱼离了水便死，一时三刻就馁败了。春末的时候吃‘头膘’，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味儿，后来母上那里出事，三月时就忘了吃，现在虽然已经不是稀罕的东西，但上次那个厨子居然给我刮了鳞，把鱼脂都浪费了，这次可不能再出这种事情。做得不好，就让他们再送一趟，我要亲自下厨。”

“六个羽人架着冰匣，倒班飞过来，中间还摔死了一个，你当是马车呢！”甄旻笑着打断他说，“放心了，我年后就请了一个当地的好厨子，上个月刚到，这次绝对给你吃好的。不过之前你先别忙，到我屋里来一趟。”

“哦？什么好东西要给我呀？”

“今天有人送给我很不错的画，我拿来贴在房间里，你给我看看好不好。”

“是大哥还是二哥？要是大哥送的，肯定是刚烈过剩，要是二哥送的，搞不好就香艳过头啦，哈哈。”

“去你的。看了才知道。”

白徵明跟甄旻一边说笑着，一边走进甄旻的书房，女孩子顺手掩上了门。这是一件带小套间四敞的大屋，里面小屋的最尽头是一张拔步床，平时甄旻看书累了，就会在这里小憩一下。床上铺的是外邦贡来的异样枕席，据说是用一种稀有的玉截成整齐的片，用金线串起来，再在底下用坚韧的竹子打底，虽然沉重，但是睡上去清凉宜人，铺上床单以后，玉又会变得极暖，相当珍贵神异。在这个小屋的外面，就是甄旻读书作画的地方，沉重的巨大沉香木书桌，高耸林立的紫檀书架，各自都是用一整块原木雕刻而成，花纹秀美轻盈，被夕阳从窗中一照，反射着幽幽的光芒。

#### 九州志·葵花·玄之殇陨 第四部分 楚道石传奇 楚道石传奇 第三章（11）

现在在这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满了画卷。白徵明一眼看见，脸立刻沉了下来。甄旻知道他看出来了，马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不好看吗？”

素王忍了忍，赔笑说：“不是不好看，但是，不觉得太晦暗了吗？”

“不觉得呀。”甄旻存心整他，“这壮阔山水，早上朝阳一出，看上去多气派。”

五皇子烦恼地拍拍头，心想，楚道石这小子，原来道歉是假的，敢情是与旻旻合伙来气我……但是现在不能马上爆发，旻旻会不高兴的：“呃，那个，还是太大了吧，要是外面刮风，会被吹的噼里啪啦地响，很吵人的。”

这个借口，完全是信口雌黄，胡诌出来的，可是，出人意料地是，话音刚落，屋子里的画居然真就“刷啦”、“刷啦”地响了起来。

白徵明像是得了什么了不得的把柄，赶紧跳起来笑道：“你看，是不是？很响吧？”

甄旻瞪大眼睛看着：“可是，窗子都关上了啊，怎么可能有风？”

四周高高悬挂的画，益发猛烈地摇晃了起来。

“我不相信他会杀人。”楚道石闭着眼睛，试图做最后的辩护，在他的脑海里，浮现的仍然是那个喜欢吃甜食，从书堆里钻出来的矮小身影，“岳歧锋是书吏，也许他只是想恶作剧，把憎恨者需要的书都统统拿走。而且，你要是觉得把敖之今和弋刳的头斩下来的是秘术，那么可以怀疑的对象有的是。岳歧锋你也看见了，他身上哪有一点会秘术的迹象？他只是个普通人。”



厘於期站起来：“说到底，你还是被朋友这两个字蒙蔽着啊，这样也对，查不出他的手段，我不甘心，你也不服，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他把书丢给楚道石一本：“你翻这本，我来看这本，找找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幽馆的藏书，都在书的扉页有统一的印章，使用的纸张是最好的等级，拿在手里，没有那些市井流通的劣质纸张的轻飘飘感觉。流畅飘逸的黑色字迹在雪白的纸上整齐地飞舞，翻得快了，就像许多乌鸦的翅膀翩然扇动。楚道石粗略地翻完之后，忍着心中的恶心一页页地检查。

蠕动着的书堆。尴尬的微笑。吃到好吃的甜食时，快要流下眼泪的样子。

“这种没劲的书，看得下去才怪！”厘於期的动作越来越快，眼神却越来越专注。

笑着递过画来作为回礼时的喜悦。打成包递过来的书。像小狗一样容易开心的家伙。

“喂，我说，楚道石，你别愣着啊，快点儿翻。可别又妇人之仁，放过了蛛丝马迹！”

被抓住时泪汪汪的双眼。饱含着期望的信任。枯瘦与飘零的字迹。

“你翻到什么了？不许瞒着我。我这边太厚了，麻烦啊，这得翻到什么时候？”

酣畅淋漓的画面，漆黑如夜晚，而蓬勃如黎明一般的画面。

这一切，都如同褪了色的织物，苍白地瘫软在回忆的深处，再也不动了。

楚道石慢慢地抬起头，低声说：“是这个吗？”

他的手里，拈着一枚透明的书签。残阳的微光从它这一面，肆无忌惮地射穿到另一面。

“这些画……好像有点不对劲！”

白微明下意识地挡在了甄旻的前面，紧张地看着无风自动的挂画。甄旻也发觉出异常，赶忙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看不见！”

像被什么外力突然猛抻，所有的画陡然笔直地在空中挺成了直线。然后，第一幅画缓慢地挣脱了挂钩的束缚，在空中颤抖着旋转起来。随后，是第二幅画，第三幅画，第四幅画……它们齐刷刷地漂浮于空中，以令人心寒的速度由慢到快，渐渐转

成了十个看不清边缘的圆形漩涡！最先转动的画轴率先作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它斜着切向那二人面前的紫檀书桌，像切葱一样把整个书桌破为两半——所有的画，已经化为了无坚不摧的利刃！

白徵明一把抓起甄旻的胳膊，几乎是半拖半抱地把她和自己一起塞进了尽头的小屋，一把把门拍上。在空气中高速旋转，发出蜜蜂般嗡嗡声响的画刃，就像被什么指引，毫不犹豫地悉数直扑门扇。小屋的门是木质饰物架和落地玻璃镜组合而成的回转门，第一把利刃劈过来之时，背后镀银的镜子表面就发出“咔嚓”一声大响，变成了无数碎块，第二把利刃随后跟进，只用了一击，就将饰物架斩开了半边，紧接着，所有的遮挡物都在闪耀着刺眼白光的刀锋中化整为零，十把利刃稍稍迟疑了一下，接着毫不迟疑地突进！

白徵明和甄旻此刻已经退到了拔步床上，背后就是墙。甄旻在慌乱中灵光闪动，一把抠住床上的席子，叫白徵明：“用这个！”白徵明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本来需要四个成年男人才能够顺利安放的豪华玉席，被他一个人双手抓住，硬生生地给抽了起来，然后高举过头，在顶上画了个半圆，“哐”地栽在了他和甄旻前面，斜着支在墙上，形成了一个可以容身的空间。

刚刚架好，他们俩就听见外面“叮”“叮”乱响，就好像有人用无数大锤猛力敲砸，白徵明拼死顶着玉席，每响一下，他就觉得两臂发麻，两肋发涨。甄旻尽管力量较小，但是也用肩膀和头死死扛住，同时使出全身力气不断尖叫呼救。说来也奇怪，能把所有硬木家具变成木柴的画刃刀锋，对这张玉席，一时竟也奈何不得，但是它们不存在体力问题，只是一味狂乱进攻。

白徵明把背转过来顶住席子的中央，手却要紧紧抓住席子的边缘，免得它向后翻覆，不消一会儿，眼前就觉得开始发花。甄旻喊的嗓子都要破了，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到来，眼泪止不住地从她的眼中大颗大颗地涌出。

“大……大概……都去吃鱼了……等……等鱼吃完了……就来了……”白徵明在这个关头，仍然没有忘记替她宽心。

甄旻“哇”的一声哭出来。

“别哭！妆……妆要花掉了……”

声音更大了。

“你一哭我就手发软哦！”

声音果然小了点儿。

“乖！快说……你下次生日要什么礼物？”

甄旻带着哭腔回答：“什么都不要！”

“必须要！”

“我不知道！”

“说，你还要一个玉琢的席子！”

“什么？！”

“弄个新的给你！”

甄旻用尽了力气喊道：“我不要那个！”

“那……你要我吗？”

“废话！”

玉石撞击的凄厉声音中，白徵明忽然由衷地笑了，他看着哭到浑身颤抖的甄旻，大声说：“别着急，鱼还没熟呢！”

背后坚硬无比的猛击，一下比一下更沉重了